

許傑短篇小說集

中 冊

許 傑 著



吉順

上

吉順和他的兩個朋友忽忽的走上了三層樓，就在向東的窗口擇了一個茶座。堂倌跟來，問他們要吃什麼東西。吉順吩咐他先泡兩壺綠茶，再拿幾碟瓜子和花生。

三層樓是我們縣裏新興的第一間酒菜茶館，建築有些仿倣上海，帶着八分鄉村化的洋氣。牠的地址極好，是全縣商業最繁盛的中區。風景也不錯：左邊靠着五洞的西橋，與縣城的西門相連，倒翠溪從東北掠來，迤邐成曲折的綠帶，到西橋的下面，就折而向南，再轉向東南流去，與赭溪匯合；右邊是一望的平野，疎柳與蘆葦，綿亙到赭溪瀾邊。若是在三層樓的屋頂上，往四周一望，全縣的屋舍，就鱗接的毗連着，幾樹疎散的果樹或桑葉，從人家的園中升起，稀明的如寥落的汀洲水草。倒翠溪與赭水合流的渚口，流水洄成幾個漩

渦，淙淙然別有一番風韻。合着野鴨入水，落雁翻空的清音，時時在空氣中徊翔。而樓下西橋上的市集，小販的喧囂，人聲的擾攘，卻又帶着十二分的都會氣味。

三層樓的顧主，都是防營裏的士兵，衙門裏的司法警察，和一些吃大煙的賭徒。凡是上那裏的人物，都有其行中的衣鉢，受過嚴重的戒律的；隨便什麼人，想不顧身手的在那裏魯莽，必有墮入他們的籠中之一日。吉順能夠這樣輕易的踏上那裏，自然也是他這兩年來日夜在賭場中生活的成績。

那時已是傍晚，落日的餘暉，從三層樓的西窗射入，光線穿過室內的塵煙，結成幾株方形的光柱，投在吉順們坐着的桌上，和他的朋友金夫的臉上。吉順指點着金夫換個位置時，堂倌就殷勤的送上兩壺綠茶和三碟瓜子到他們的桌上了。

他們開始喝起茶來，瓜子片片地飛揚；在的的地嗑瓜子的聲音中，吉順們的談笑無序的聲音便錯雜着起來了。

吉順是一個二十八九的泥水匠，住在離這裏三四里遠的楓溪村。楓溪是赭溪的別名，因為這一枝溪流的澗底，都積壘着紅色的卵石與大岩；流水在石上走過，澗底蕩漾着紅色的石礫，正似滿天楓葉，在秋的晴空顫動。楓溪的村名就是從這裏來的。吉順的父親是一個木匠，在楓溪一帶是以吝嗇起家擅名的；後來拋棄了本業，就在楓溪村上開了一間小雜貨店，人們號爲「腳酸店」的，竟然積蓄了許多錢財，買了幾畝田產。在吉順六歲那年，他的父親就死了。吉順的老婆，是他父親在時給他定下的；他的丈人是一個泥水匠。他母親撫養到十一歲的那年，就留下他父親的財產和田業，交卸了代管的責任，又自己寂然死去了。他的丈人見他只有孤苦一人，就把他接了過去，住在他的家裏，一面就跟他學業。他從小就很伶俐，無論學什麼工藝，一學便會；到十六歲那年，就是一個上好的稟有伶俐的匠心的泥水匠了。

但是吉順既佔有他父親的遺產，又稟有他一身的好手藝，對於經濟的收入，感得十

分輕易而豐裕，所以對於金錢的重視，也沒有他父親那麼見錢如命，那麼鄭重而寶貴了。他在二十歲的那一年上，便由輕視金錢的心思，演成揮金如土的事實，與幾個墮落的朋友，日夕在賭博場中徘徊。他覺得他的丈人屢次告誡他的討厭，聲言不要他的丈人再來多事，就把他的老婆與三歲的孩子帶回楓溪居住。從前，他在一年當中，總還有做半年的工作；近幾年來，他簡直以賭博爲正業，以茶樓酒館爲家庭了。他除了偶一晚上回家以外，差不多整一個月都不回家。現在，他有四個兒子與一個女兒；而他父親所遺下的田產，卻早已售罄。他老婆在他每况愈下，困苦艱難的家境中，雖然要掙扎着給人家服役，以自養活與支持家務，卻爲定期的每隔一年的生育兒女所困厄而不得超昇。她每想勸誡她的丈夫，叫他不要這樣長住在賭場與茶館中。以賭博爲正業，以至家庭的生計和財產破壞到這樣空虛。但是他的性格，變得與從前大不相同，談話的時候，都要輪拳反眼，凶狠暴戾的罵她多管閒事，罵她吃得太安穩了，要問他討一頓惡打和謾罵。他告誡她，只要好好的

住在家裏，他自然會賺錢來養活她們。但是有錢的時候，他是沒有閒暇的時間回到家裏；若是在無錢坐不下賭桌時，回到家裏，卻又是多一番家庭間惡聲的謾罵。幾回她吩咐大兒子追到賭場，也挨得幾個巴掌，哭喪着回家。從前在賭博贏了之後，也有幾次買幾斤豬肉回去，大家吃得一個寫意；但是現在可沒有了。

金夫是吉順近幾年來在賭場中時刻不離的好友。他是長方臉兒，高偉的身裁，正方形的下頷的四週，連到耳根，長着半臉的曹操鬍子，陰森森的直立着如一個壯毛的刷子；目光稜稜的眼睛，尖角而矗立的眉毛，橫廣而多皺紋的高額；到處都顯露出一種凶狠的氣概。他曾在鄰縣的關局，當過一名護哨。因為同別人同時愛上一個山村婦女，以致用尖刀把那人殺死，才逃奔回家。以後，他曾經開過一間小店，但是，不知怎的，沒有幾時，便把店門關了，盡日的沉湎在賭博場中。

平春，大家都叫他小平，是中等身段的中年後生；比較起來，只有頭部特別的小；但是

面部各部分的位置和大小，卻是十分勻稱；眼珠分外的伶活，與滿臉帶有發光的油臉相輝映；說話時，常常帶着猥笑，——笑得眼角的皺紋分成燕尾般的三叉——兩頰格外的豐潤而油滑，顯出一種奸滑的，時常弄小巧的小鬼神氣。他不像他的兄弟們那麼勤儉敦厚；他從小就要背着他父親偷偷的逃去擲骰子和拔籤，雖然他父親嚴重的責罵他，他轉眼間又如水注鴨背一樣，毫沒有影響的去了。他父親剛死了一日，他還跑去賭博。他說：「我父親在日，這樣打我罵我，我還要賭；現在可沒有人打罵了，我不應該盡量的賭一個痛快嗎？」

他們三人，現在是剛從忘憂軒賭場出來，因為在那裏獲了一次微倖的勝利，所以應該到三層樓去享樂一下了。

「今天的運道真不差啊！」吉順說，「那一定是財神跟着了。這是什麼「手風」——連會贏到十幾盤，——我們的心還是不狠；要不然，莊家早被我們敲倒了。」

小平笑欣欣的，好像在得意自己的成功說：「第三盤不是依了我的配法，不是把你配好的重新配過，那不是被莊家吃去了嗎？我知道莊家的心苗，只有這麼配的。」

金夫喝了一口茶，又把頭部斜着轉來，噙着瓜子。他把一片瓜子壳吐了出來，低垂的眼光，跟着看到地下，他抬起頭來，瓜子的白沫，結在他嘴角的黑鬚子旁邊，很明白的上下搖動着。他說：「我們吃什麼點心呢？」

「隨便什麼。」

「喂！堂倌來！」

金夫的聲音有些驚人，他說話的時候，正與小平相反，常常是板着一副呆板的臉孔，眼睛圓睜着的。堂倌剛欲往樓梯走下，被他這麼一叫，便縮住了腳，急忽忽的跑到他們的桌邊。

「吃什麼先生？」

「你店裏什麼東西有？」

堂倌念了一大頓的菜名，在每一個菜名下面，加上一個好嗎的問句，叫他們細心的選擇。他念菜名，比鄉村私塾裏的學生，背百家姓或三字經還要純熟。他說了之後，順便又用胸前夾着的抹布，反復的在桌上無意的揩抹。

吉順和小平都說隨便，金夫就隨便點了幾碗菜。堂倌殷勤的退去之後，在樓梯頭就往下叫起菜名來，金夫又重重吩咐他一聲「快些！快些！」堂倌也如應聲蟲一般叫了一聲，「快些！」

吉順呆呆的注視着壁上的日影，又從這一枝輝耀的光線，追溯到那向西的樓窗。他眼光在樓窗門徘徊了一回；窗外的屈折的楓溪，溪邊的疎柳和蘆葦，蘆葦叢中的一聲聲的斷雁，斷雁聲中的悲哀情調；牠們都在枯黃的夕陽和將老的秋景色中，引誘他追想到近年來家庭衰落的情景，和妻兒們在窮困的境遇中過活的情形。

吉順的幻想的心，忽然長出雙翅，恰巧得像鴻鵠一般的飛出窗外，丟開那些夕陽荒草，疎柳叢葦的景物在腦後而不一顧，翩然的在那株多葉的樟樹邊沿落下，走入那樟樹蔭下的小門。那正是他自己的家庭——近來已經一月沒給錢養活她們，半月沒有回去看她們了。他是在三年以前才搬入這間小屋裏的，他從前住的他父親遺下的老屋已經押給房族的大伯，所以他只能住入這間小屋裏過活。他從那扇小門走進，他的老婆背着兩歲大小的幼兒，坐在靠牆的牀前那條闊而矮的凳上打草鞋；她眼眶裏飽含着奇異的絕望，與偷生的泪珠，不時的潛潛滴下。五歲的女兒與七歲的孩子，沉默的坐在灶下，從他們的呆視中間，便知道他們心中正埋着一種絕粒的悲哀，欲訴無門的苦痛。地上雜亂堆着的稻草，正如他們心中結着的複雜的悲哀。他走了進去，老婆開口就問他要錢，告訴他這幾日來大家絕食的情形，如兒女們的哭泣。坐在灶下的兩個兒女，聽見他們的父親回來了，就搶着跑到他面前，緊緊的牽住他的衣襟，非常親暱地叫着爸爸。他胸中覺得有一

枝非常悲痛的箭，驟然從對面穿入，同情而自責的心思，與自己卑薄而翻悔的決心，就同時如蟒蛇一般的在他胸中亂滾。他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只能沉默的撫摸着孩子們的可愛的頭顱。他正欲把一切的慾念撇出，把孩子們的父親的責任，與重整家業的慾念撇去，心願過着眼前的獨立生活，仍消磨自己的悲哀生活在賭博與酒煙的興奮中，就棄了孩子們，回頭往外走時，他的伶活的第二個兒子，又哭喪着走入屋中，悲哀的拖住他的父親，說他並沒有偷過那人的東西，那人偏偏要說他偷過，要抓住他打，求他的父親搭救。他想，我的兒子，難道就做了賊嗎？這不是我所造成的成績嗎？在三四個小孩的哭聲中，他正埋葬着悲哀的沉默，忽然他的大兒子的那個主人，又牽着他的大兒進來，說要交還他，說他的大兒沒有家教，幾次教訓他都不聽，這種壞的脾氣，是生成永久不能去除了，現在就要交還他們。他一時不能決定，複雜的悲哀，自卑與自負的心思，又把他重新繫住在可憐的妻兒們悲哭着的家庭中。他沉默着好久，看看亂髮蓬鬆，面容憔悴的老婆，看看哭喪

着臉，眼淚從枯黃的面孔當中奔流的兒女們，他們好像都在討伐他，責問他，咒咀他；他們悲哭着的聲音，他們帶着泪痕。遲鈍的閃着的目光，都如利箭一般的穿透他的心坎。悲哀在他心頭旋繞，酸泪從他的心坎中湧了出來，撲簌的落在他前面，牽着衣襟而悲哭的兒女們的頭頂。忽然，一陣超逸的遐思，正如他屋外樟樹梢頭吹過的清風，在他腦際一閃，他想到忘憂軒賭場中賭友們哄笑歡呼的情形，三層樓上喝酒猜拳的樂趣，與他們終日哭喪着的臉是大不相同的，不免又生起退避的思想：我還是療救自己罷——至少自己是可以安適的，快樂的過去。

吉順把停着在嘴邊的那隻手放下，那裏還夾着一粒未嗑的瓜子，他不過在那裏一停，一時間並沒有想到嗑瓜子的事。現在他無意中放下那隻手來，視線也無意間隨着轉移，注意從幻想中飄了回來，棲集在那粒未吃的瓜子上。他又在瓜子的四週再一飛翔巡視，他明瞭的知道自己正坐在三層樓上，金夫和小平們正坐在他面前喫茶。

那不過是一瞬間胸中的幻影，只在他們的一個默坐中生出來的心像。酒菜還沒有送上來，堂倌正送來酒杯和竹筷。他們看着他一雙雙的放好，又看他走開。

小平拿起兩根竹筷，如播鼓一般的在桌沿上猛敲，帶笑的兩唇間，滑稽的咕嚕着紹興戲的開台鑼鼓的曲調。

「晚上再把那人拖下來，」金夫稜着眼角說：「那我們可以『出山』了！」他聲色俱厲的又說。「不是我不客氣，自己誇口，要是我的手——『紅』起來，我一定三五日可贏；今晚我一定把那人抖了『鈔』再說。」

小平的頭頸微微的一斜，油膩的笑暈又在嘴角邊蕩漾；他無意識的緩了紹興戲鑼鼓的敲打，翻動了輕薄的雙唇。「那自然，運氣來了不拿錢，還等幾時？老順，我們今晚的台價可以高他幾倍。老順對嗎？」

今日的主人是吉順，而小平們不過是幫助他贏了那人的錢罷了。小平的嘴吧雖然

在平時說得那麼伶俐，但是他的家裏畢竟還有長年的兄弟，不敢任意的自己做主。拿出錢來大賭；況且今天又是吉順贏了，有了本錢；所以他在談話中，口口聲聲要喊吉順，得他的同意。金夫和小平的言外的意思，自然要討吉順的好，一面又表示自己各有高人頭地的識見。可是他們談話的時候，吉順都沒有聽見。及到小平最後喊着他的名字時，他才含糊地問一聲「什麼？」他似乎是進入昏迷狀態，一時全失了意識。他追想着眼前幻覺時的心像，依違兩可的心事，正如幻覺中所表演的一樣。他想趁現在有錢的時候，先到家裏去一趟，給她們幾塊今天贏來的錢；恐怕再同平時一樣，第二次就連本錢都送了，不能伸手，後悔無已；但是，他又恐怕；若是除了現在喫的菜錢，今夜大賭的本錢就不能再減了，本錢少了，那裏還能贏得大注的洋錢呢？今夜贏來之後，自然可以多拿幾塊錢到家裏去了。有錢的時候，家庭裏父和夫的責任，自然是想當負的；沒有的時候，是沒有法子。他自己決不是那些忘了來源去路，不顧良心不負責任的流氓。

小平見吉順坐着有些呆氣，料定他心中是在計劃着今夜大賭的妙計，自己也不便再問，又無意識地念起鑼鼓的曲調。

在菜館中的靜默，若是被動的靜默，那末心思的唯一的潛逃所，就是無意的脣齒的咀嚼，與津液的分泌。小平和金夫們，自然脫不了這種生理上與心理上的支配，小平伸手去拾那附在碟上的一粒無肉的瓜子，送到口裏，好像是很有滋味。他又舉起那雙筷子，重重的在碟上打了幾下，磁器的響聲，丁丁然走入樓下；他討厭似的說——可是這時臉上好像沒有油光了——「菜還不來。」急躁的金夫，卻被他引動了，覺得喉嚨癢得很，好像什麼梗住似的，就驟然如爆裂般的喝了出來，「喂！喂！好了沒有？」

金夫的喊聲，差不多就有罵的神氣，引得樓下三兩個堂倌，齊聲而同調的答應。「好了！來了！」

在這一陣混亂的聲音中，樓梯上的的噹噹的脚步聲響了上來；在他們期待而緊張

的垂涎心情中，早就預料到堂倌送上熱氣蒸騰的好菜來了。

他們都回頭注視着，注視那用木柵欄住的樓梯；從一柱柱的木柵的空隙中，他們先看到一頂時式而破舊的呢帽，然後，再看這呢帽一步步的高了上來，就是油膩發光的緞馬褂，和積了許多油漬的灰布大衫；他只是空手，卻沒有什麼好菜奉獻——但是他不是堂倌。

金夫正欲向那人發一頓皮氣，眼睜睜的釘住那人的動靜。好像在這一瞬間，驟然被他搶了許多寶貴的財物，比在賭場中人家把他的賭牌看了還要發火，非使他見個辣手不可。那人在樓梯的最上一級停了一停，立刻就自然的翻過身，向着他們走來。

「老順先，你真的在這裏？我找你呢？」

他搭訕着走近他們的座旁。吉順就拖了一條圓凳叫他坐下。他是個半文人。在村莊上不緊要的講事場中，是時常列席的；他的嘴吧很會說話，又會自己吹噓。他時常誇口說，

某一場人命案是全靠他收場，某人的訟事是全靠他獲勝。他現在時常在某邑紳家中出入，和幾家富室門前行走，隨便的人，是不能獲得叫一聲「老某先」的。——老某先的先字，實在就是先生二字的縮音；是尊重非文人們的稱呼。——吉順現在被他叫了一聲

「老順先」，頓時覺得身上一熱，眉宇間就現出一絲絲慌張的血紋。

吉順把他重新看了一眼；心裏想着：「他難道曉得我贏了錢，要我的生意嗎？」他想知道他一聲，今天爲什麼要找他呢？他想叫他的名字，質彬，聲音發到喉頭的時候，又縮轉來。他想：「直接叫他質彬，似乎太唐突了，還是同大家一樣的叫他別號罷！」

「文輔先生！你找我嗎？」

「我找你呢，我到忘憂軒去過，知道你贏了錢。他說你在三層樓，我就到這裏來了。」

吉順心裏很害怕，料想他是在走衙門的，若是說出向我拿借幾元，那時答應不得，不答應，又不得，我將怎麼對付他呢？他只是沉默着。

小平的紹興戲的鑼鼓也無意的煞了中臺；金夫緊張着兇狠的面孔呆着，一時舉座默然。

文輔看他們的情形，好像在錯悔自己來到的時機；當賭徒們有了錢的時候，是什麼都不可以說話的。但是他又忍不住自己一向在講事場中的習慣，便說了出來。

「老順！我要同你說話呢……你贏了錢，你的運道真好嘍，——福星降臨在你的頭上……」

堂倌捧上了一中盆的蝦仁，就打斷了文輔說話的語意。吉順吩咐堂倌再添一副杯筷；金夫已垂涎的拿起筷子，揀選幾粒青荳，先去饜足他眼中的飢渴了。

吉順十二分的納悶，不知文輔的找他，是禍是福。因此除了幾聲殷勤的叫「請啲！請啲！」以外，就偷偷的注視着這位意外相找的貴客。

一盆蝦仁吃了，大家都放下筷子；只有小平是孩子般帶着滑稽的笑臉，注視着盆上

殘餘的幾粒青荳，在一粒粒的把牠送到口裏。金夫的臉上已如火燒一般的通紅了。——紅到圓睜的眼白都滿了火線般的絲絡；雖然他是沒有吃了多少的紹酒，但他那凶狠的面色，已夠使人害怕了。第二盆的菜，堂倌還沒有送來；文輔料想着還有餘空的時間，可以供他們說話，便立了起來，輕輕的把吉順的衣袖一曳，說：

「我要對你商量一件事呢！」

他便走出那扇向東的小門，在天棚的一角立定了。吉順跟着走來，也無意的站住。

「你的好運到了！」文輔說：「我是很知道你的，你近年來的家境，近年來的生活，子女是這麼的繁庶，家室之累，是這麼繁重；誰不想着向上飛升呢？誰不想享樂一下呢？但是，老順，你聽我的話！我現在將享樂送給你了，將幸福送給你了。而且，你的子女是這麼纏繞，你的家室是這麼累贅！你一定是很願意贊成聽我的勸告和辦法的……」

吉順聽他重復的講到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家室，覺得就有一塊鄭重的石塊打在他

自己的心頭；忽然間，那塊石塊又如一隻疾飛的小鳥一樣，閃過他的眼際，向他的家鄉楓溪溜去，他的眼光就如閃電的跟了過去。立刻，他的眼前又幻覺着剛才的一副殘敗的慘像了。

「正是呢，我的家室，我的妻兒，我都完全負責的。」吉順把剛才在胸中猶豫兩可的心思決定了。「不過我應該弄一些錢歸家呀！——現在正是我的時候了，我只有盡量的賭，盡量的用現在的贏本再去發一筆大財；我是沒有別法的，我只好走這一條捷徑了。不錯，我只有走這一條路；我不要等你的勸告，我已決心贏了錢，不再賭博了。文輔先生，你是否勸告我這樣，你的辦法是否也是如此？我很感謝你！」

文輔一面聽着他的說話，一面看着夕陽疏柳的景象，鼻孔不住的嗤嗤作響。他想起賭徒們的一片賭話，不知相差到幾許遠近。他呆了一回，又好像十分隨便似的說：

「倘使家室和子女，有人代你負責呢，你不是輕爽得多了嗎？而且——而且邑紳陳

哲生先生還想津貼你的行用呢。——倘使你是——願意的話。——」

吉順的心頭忽然發跳，臉上的血潮立刻湧了上來。他明白了文輔所包含的一切的語意。他知道以前的疑心的錯誤，但現在卻正是比以前料想着的情形更難措施了。

在文輔的語意當中，明明是叫吉順暫時把自己的老婆租與陳哲生。陳哲生是全縣中的一個富紳，可惜沒有半個兒子；他也曾經娶過二回的妾，但是只添增了幾個女兒；近年以來，他又在各處張羅着「典子」了。——典子的意義，就是說在契約訂定的時期以內，所產生的兒女，是被典主先期典去，屬於他的。至於血統之純雜與否，那是不成問題，總算有過那末一回事，他就可承認那是他的兒女了。

吉順想到了一切，就覺得這是何等可恥而羞人的事！寧可讓她們餓死罷，我不能蒙這層羞辱。

他回頭走了進來，剛走到小門的旁邊，便聽見金夫的喊聲了。文輔在後面跟來，又輕

輕拖住他的衣角，問他「怎樣呢？」他便很堅決的回答一聲「我我不能。」

他們重新入了坐。吉順當舉起筷子，插入盆子裏面的時候，便在盆子當中看見他衣衫襤褸，抱着幼子，牽着兒女而哀哭的老婆。他看見她在對面指着他自己的鼻尖罵他，她罵他是一個流浪者，是一隻畜牲……

下

第二天的傍晚，夕陽已經收斂了餘暉，黑暗如輕紗般的漸漸籠罩着大地的時候，吉順從忘憂軒乘間逃了出來，走出西門，便沿着溪流走去，穿過那細沙鋪成的錦地，走入將近殘敗的柳林當中。他的心神已如柳林中棲宿着的飛鳥一樣，在一瞬間以前，被他驚逐得飛翔天外了；他現在的身軀，正如蕭蕭的殘柳。他想起剛才賭場中的情形，他想起昨日三層樓的快飲，他想起家中妻兒們的現狀和未來的命運，他想起自己前途的絕壁和危崖……他想到他一切爲大力的巨神之手所播弄，所支配的命運，他幾乎向天哀哭了，

——他於是頹然的坐下，夕陽收盡了餘輝，大地全給黑暗吞沒，吉順深深的葬在還濃厚
的黑暗之中，除了圍繞着他，而爲他微微點頭嘆息的幾枝柳梢以外，便誰也不知道了。

吉順與小平們昨天在三層樓暢飲了下來，便又走回忘憂軒中，預備第二回的大賭。
他一直經過了漫漫的長夜，只是不會有過一次稍可愜意的勝負，他的心裏便異常的納悶。
酒力早已醒了，疲倦如偷入胸中潛伏着的心賊，頻頻向外攻襲。小平不知在什麼時候
睡在臺旁的牀上，呼呼酣睡的聲音，時穿入賭徒們的耳孔。金夫便不由自主的罵人，上下
的眼睫毛一連夾了幾夾之後，便無神的釘住任何一處呆看，面色怪凶狠的。

正在這個人疲馬乏，精神困倦的時候，吉順的手氣忽然「紅」了起來，一連贏了兩
場。陡然間，金夫也振起了分外的精神，在吉順的背後一擊，又輕輕的在他耳邊一說，他倆
便十二分的得意。

「雖然不能夠大贏，但這次贏來之後，一定先爲暫時結束，不讓牠再有脫網逃回之

危。」

他倆心中都在這樣計劃着，便欣欣然現於喜色。

但是，事實卻正是相反。吉順的再後的重注，卻出於意料之外，被敵家攬了過去。這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加在他們的腦門上，他們已忘了一切知力的決擇的制止，熱火就在裂開的腦門湧出，他們是狂迷了。金夫立在背後只是放聲謔罵，吉順就無主的重新壓了一個重注——這差不多是一個最後的孤注了；但是，又被攬去。他們是好像很相信盈虧消長的道理，盛極之後，必有一次衰歇；而敵家這一次衰歇的降臨，又被他料定在這最近的時機中，無論如何，應該緊緊的追逐着這個時機，不可讓牠輕便的逃過。但是，一切的發生，好像都有大力在那邊指使似的，吉順們終於敗到不能收拾殘局而負了敵人幾十元的賭債了。當時收束了賭具，吉順的灰心與反悔，便如兩枝釘鎗，在他的眼前如蟒蛇般的亂滾。他無力的躺在小平的身傍。賭徒聚集在他的面前，問他清付賭債的日期。他又掙了

起來，把他們搶白了一頓，「做得鬼成怕要沒錢飯吃？」他說他是不會少了人家的債的，怕他的都是小膽鬼。他見那些賭徒，不敢有第二句的說話，便又躺了下去；翻了一個轉身，就呼呼的睡熟了。

吉順醒來的時候，小平已不在他的身邊，他四面的看了一下，第二次的賭場已經掌上了燈火，人們的精神，已全副注在桌上的賭牌上，沒有半個人注意着他了；贏了他的巨款的賭人，一個個都不在那裏，大概同吉順們昨天一樣，已經跑到三層樓去喫凱旋酒去了。吉順便在這個時候跑了出來，他覺得四週都沒有他的路，許多難堪的思想又如逐臭的蒼蠅一般，麤集在他的胸次，揮去又立刻聚了轉來；他忽然好像有人告訴他似的，便走到柳林深處坐下了。

秋風在疎柳梢頭蕭然的掠過，空間便輕輕的飛下幾片落葉，秋晚的淒涼，喚醒了吉順昏迷的睡夢。他十二分的錯悔，錯悔昨日不歸家一趟，先抽下幾元錢在家裏零用；他十

二分的怨恨，怨恨金夫們沒有勸他不要下這樣的重注；他又十二分的恐懼，恐懼着他們的索債之難以應付，致丟了他一向在人們面前的面子。

他順手搔起一把輕鬆的細沙，就恨不得盡量的把自己墮落的身驅埋葬。柳林外涓涓的流水在響，柳梢頭的碧天，已嵌上一顆顆閃爍的明星，四週覺得無限的擴大。忽然有一聲驚人的哀鴻，頓然間感到萬籟的陰森，週身不由的發了一個寒慄。孤鴻在他的頭上飛過，羽聲霍霍然，向着吉順的鄉村飛去。這正似吉順現在的處境的寫照，又好像象徵着他妻子未來的運命。他把手中握着的那把細沙散開，無意間又觸着一片落葉。他從落葉推想到鈔票，從鈔票推想到洋錢，他又不得在沙上亂爬；他希冀着，萬一能夠發現一些財寶。遠處村狗的吠聲，忽然隨着柳梢的秋風送來，他爬着的手，便稍稍的停下；在他的心神當中，那隻村狗是已經發覺着他在發掘，而且偷盜人家埋葬着的財寶了。

他立了起來，走出柳林，穿過蘆葦叢，才踏上大路。他向着自己的村莊一步步走去。遠

處的樹樁，好像許多蹲立着或是佝僂着的人影，對他指手劃脚的亂罵。他在卑薄自己的墮落，對不住自己，對不住祖上。在他村莊的入口，有一株陰鬱的老樟，秋夜的樹葉是分外響得淒涼，他的一身不覺恐懼起來。他加快脚步，匆匆的走入街頭，卻又引起羣犬追逐着的狂吠。村上的人們，有的已經熟睡，有的還有一絲絲的燈火從壁縫中透出，正如他們燈前的囁囁私語，從壁縫中透出，在黑夜征人的胸中蕩漾着一樣。他的兩脚，如着了魔術不能自己制止似的，機械一般的移了過去，好像那些語聲和燈影，一點也不能使他介懷。他走到自己家中的前門，（知道早已關閉了的，）便又繞到後門。老樟蔽天的黑影，好像蒙藏着許多可怕的猛獸，呼聲簌簌然，將一隻隻向着他猛撲出來，林木爲之震動，慄然使人毛骨聳峙。他不敢驟然打門，因爲他已幾日來沒有歸家了。他從門縫偷偷的窺視，門縫大可容指，令人於室內景物一目瞭然。室中一切的陳列，都顯得沒有變更。燈光如豆，幾瀕於滅，轉成青綠色，看了使人疑心是一顆鬼火。光線所及，僅僅限在一個小小的圈內，稍乎遠

了，便看不清楚；這正和一粒微細的石礫，落在浩渺的潭水中，僅僅漾成一個小小的水暈。兒子們都已睡下，幼兒在他老婆懷中，時時放開乳頭叫哭；她顛顛搖着自己的身體，又拍着他的背部，表示是十分親暱而憐恤。她面容憔悴，亂髮分散在臉上，映着慘淡的燈影，初見令人疑懼。油燈的光圈，僅僅籠罩到她的面部，另外都成黑暗，他目光稍稍的移了上去，不由得週身起了顫抖。他發現了她的週身，盡是睜睜可怕紅毛綠髮的鬼魅，他們正張牙舞爪，要收拾她的性命。他差不多就要叫喊出來，但是他又如夢魘一般，好像無論如何掙扎，喉嚨裏總透不出一絲的微聲。他的耳朵裏，微微的聽到有人訓斥他的聲音，他眼前一閃，忽然就換過一層黑幕。

「你正是年壯力盛的時候，便這樣的墮落，沈淪入無救的賭海中，不自振作，把自己正當的職業拋棄到九霄雲外，甚至自己的妻兒也不能兼顧，將瀕於餓死，我現在除開把她們的生命取回以外，特來警戒你這墮落者，使你曉得人生的責任，是不是這樣隨便可

以卸下的，你對社會有工作的責任，你對妻兒們有保護維持的責任！但是，你……

他覺得空中有一隻大手對了他的鼻尖指來，他幾乎退避無地；他的頭忽然無意間「碰」的打着了板門，室內的她就帶着顛碎的淒慘的聲音，問一聲「誰呀？」他如着了魔似的，驚惶失措間，便放開大步跑了。

他想着剛才的情境，心中猶不住的顛跳。

「真的嗎？我的老婆和兒女們，將爲了我的不盡責任，而餓死了嗎？」他又推想到她們死後，他自己的孤獨情形，和隻身飄流的境况，「啊！那是怎樣能忍受呢？我真能讓她們餓死了嗎？」他想到此處，忽然他的腦筋一閃，好像有人告訴他還有一線生望似的，他憶起昨日三層樓上的不速之客文輔的說話了。

他匆匆的往文輔的家跑去，好像心內毫無牽掛，什麼都是有望的，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因爲他昨日在三層樓上所持以排斥文輔的主體，金錢，現在已經盡數崩陷。而他心中

倔強的羞恥心，又因金錢的大力，幾至消滅無形了。他心中毫無有矛盾的現象，毫沒有懷疑的心思，神色反而清醒得許多。

他於是便離開了楓溪，又回至城內。城內還是燈火輝煌，幾間飽含着現代社會的象徵的點心鋪子，正是生意興隆，坐着一些遊閒的男女，任意的據着高座談些社會上醜惡方面的逸事，望之大似巴黎社會的充滿頹廢者的咖啡店。吉順從前也曾在這等地方出入，但是今夜卻覺得那邊是可以厭惡的，不心願進去了。

他一直找到了文輔家裏，就在門外叫喊。黃犬如同代他主人速客一般，發狂似的迎了出來。吠聲驚動了牠的女主人，才在睡夢中問是誰人。吉順回答是來找文輔的，且有緊要急事。但是她說，他出去還沒有回來。

「他要到幾時回來呢？」

「那是說不定的，有的時候簡直不回家。」

「我今夜有緊急的事情，要和他商議，那怎麼好？」

「他或者在衙門前的茶館也說不定，請你到那邊去罷。」

他們各人都提高了喉嚨，隔着石牆。在一問一答；黃犬還不住的狂吠，早已引起鄰犬的附和，他倆問答的聲音幾不可聞。他躊躇了一會，決定到縣署前去走一趟。

衙門前茶館的顧客，正同三層樓上的一樣，而此地格外多的，是司法警察，衙門內的當差們。他們每日都在十二點鐘左右起牀，現在正是他們辦事和享樂的時候；因此衙門前的茶館，總是終宵不昧，以待嘉賓的。

吉順真的在那里找到了文輔。文輔坐在東首的福字座下，左手靠在桌上，身體倚着糊滿花紙的破壁，右手時常任意的伸出一個指頭，對着他前面坐着的鄉下財主和兩位便衣的司法警察指劃。這一席的東道，大概就是那位鄉人，所以他是十二分殷勤，看着文輔和便衣警察的眼色。吉順走了進去，一直走到那位鄉人的背後，文輔還裝着沒有看見。

似的。及到他喊了一聲文輔先生，他才如大夢方覺似的。收回那擱在凳上的右腳，急的立了起來，殷勤的請他坐下喝茶。那位鄉人見文輔這樣誠懇的招待吉順，也匆匆的立起，在中間周旋。吉順還沒有坐得安穩，便不安的說：

「現在，我找你呢！文輔先生！」

「你找我嗎？」

吉順的身上如澆上了一桶冷水，滿身打了一個寒噤；他發覺了昨天三層樓上的冷淡的報復，好像決定前途就無希望。他只得呆呆的坐着。文輔又對着他們講起他從前收束的一樁最得意的風化案件了。吉順無意地拿起一杯茶來，還沒有送到唇邊，卻被文輔講的最有聲色的詞句怔住，無神的舉着停在口旁。他倒翻着眼睛，偷看着文輔的神色；後來，文輔說到得意的時候，起勁的在桌上一拍，同時吉順手中的茶杯就受了一種意外的驚嚇，杯中的茶，滿濺在他自己的衣上。他們笑了一頓，文輔又向他說了一個對不住，吉順

就好像有許多話不能再說了，於是便乘機說自己要說的話。

「我找你商量一件事呢！」

文輔還沒有答應，那位鄉人便先在他身上打量一番，愈覺得這值文人的能幹，什麼人都要請求到他，和他商量；一面就無形中，覺得他自己的身分也抬高了不少。

吉順小心的把文輔拖出茶館的門口，街上的店戶，早已關了店門，黑暗如漆。他們走到一個黑暗的轉角，驟然在燈光之下走出來的眼睛，就是對面站着的那人的面孔也辨不清楚。吉順開始說起，聲音十分破碎；至於他臉上的表情如何，恐怕只有他自知道。

「你是很知道我的，你昨天的說話，我完全同意——我知道你是很體諒我，很心願幫助我的。」

「我怎麼不體諒你呢？你只要看，我爲什麼要找你？就知道了！」

「正是呢！」

「我恐怕你還沒有明白罷，我是勸你把你的老婆『典』了，不是叫你『賣』，賣是永久不是你的了，『典子』卻一面可以得錢，老婆還永久是你自己的呢。」

「我怎麼不知道呢。不過名……」

「你真發昏！我說你有些呆了，現在的世界。還說到什麼名譽；金錢要緊喇！若是說名譽，你自己賭博的名譽有什麼好聽？——有錢就有名譽。」

「那末，錢怎樣呢？」

「那是很容易的，你可以不必說，我們爲的什麼呢？」

「不過……」

「咦！你還舍不得老婆嗎？幾年的期限滿了，仍舊是你的老婆；就是平常他不來的時候，也還是你的，——他不過至多一月來一次兩次罷——總而言之，老婆還是你的，他不過要在這幾年的期限以內，拿去你老婆生下的兒子罷了；——兒子你已有幾個了，你再

生下的兒子讓他去養不好嗎？還有什麼呢？」

吉順呆了多時，好像文輔的說話完全都是對的，再不能有句辨難疑心的話。

「那麼就這樣決定了罷？」文輔再靠實了一句。

「好！」吉順決然的答。「但是，須要趕快，我等錢急用呢！」

「我就到哲生家裏去罷。他大概還在烏煙榻上，沒有睡覺呢！」

他們又走回茶座，鄉人已經會了茶鈔，呆坐着等文輔回去。文輔向他們告了一聲別，又向那鄉人道了一聲謝，便與吉順一同走了出來。

吉順看着文輔往前走，覺得自己又是非常虛空，並且這一個決定，根本上還有些疑惑。他現在將到那里暫時安頓呢？到那里再等文輔的回信呢？他想至此，便放聲叫住文輔。呼聲在深夜的窮巷中，正和秋野的一聲喇叭，同樣驚人；他履聲囊囊然的追過牆角，兩面夾住的高牆的回音，格外朗然。他追了兩個轉灣，喊了幾十聲的文輔，才把他前面已去

的文輔叫住。

「我到那裏去等你的信呢？」

「老順做事是這麼急的，」文輔笑了起來，「你先回到家裏，睡你自己的覺罷！明天我總一定回你的信。」

「明天？我想就是晚上呢。我到那裏去等你？」

「你可以同我到哲生家裏去。」

吉順又似乎有些難以爲情，含糊了一聲；意思是不心願到哲生家去露醜，好像他的良心教他，這種買賣，畢竟是墮落的勾當，無恥敗類的行爲，至少只能如作賊一般的，在窩家和朋類前面稍一張皇，除此便絲毫不可洩漏。文輔明瞭了他的意思，便決定要他到哲生家的門外等他。

文輔興匆匆的走去，吉順默然的在後面隨着，正似一隻被主人毆打了而又跟着他

跑的低頭垂尾的家狗，深巷中自己的足聲，時常疑心有鬼魅追踵而至；他恐懼着，又想回頭，又不敢回頭。有時走過人家的烏黑的門口，他驚惶的眼，就告訴他，那里隱着一位捉他的武士。他正如作了賊似的，內心深自愧恨，惟恐人家看破了他的虛情，剖開他的胸板，取出他的黑心，向衆顯示。他們走到了哲生家的門口，文輔就往門上砰然打門。許久許久，門上還是寂然，文輔疑哲生已睡，決定暫時歸去，明日一早再來。

「老順！我們先回去罷！他家已睡靜了。——只是奇怪的，平素躺在烏煙榻上非到一點鐘不睡的煙鬼哲生，今夜也如何睡得這樣早，這樣寂然如死的呢？」

「你再打一下罷！或者哲生還沒有睡呢。」

文輔再狠命的打了幾下；哲生隔壁小屋中的居人，已經在牀上轉動，被他們叫醒了。最後，似聞裏面有些聲音，文輔再打一下，又報告出自己的名字，側耳傾聽，只見拖鞋的聲響，搭搭的自遠而近，文輔知道是哲生自己，便叫了一聲「哲生先生。」以後便走近了。

「文輔嗎？」哲生一面在開門，口裏這樣問，文輔說：「是的。」

「夜這樣深了，還來幹什麼，明天不可來的嗎？」

「我真奇怪，我道連你也睡了，——我打了許久的們，你要是不再來答應一下，我真的決意明天來了。」

門砰然的開了，吉順如有人指使一般的，當即隨那從門中透出來的燭光避開，站入幽暗的牆陰。哲生立在門的中央，背後的牆角下，放着一枝洋燭；燭光隨風搖擺，幾淪入黑影中殘滅；有時竟小成一顆豆形，被風吹得喘不過氣來。哲生是穿着一身湖縐的短棉襖，在頹唐，委頓的神色中，還含有興奮活潑的風彩——大概這正是他吃飽烏煙的表示吧！

「你一個人來嗎？」哲生問，文輔含糊的答應了一下，便吩咐他關上大門。

吉順在牆角的陰影中站着，明瞭的看着他們的酬酢。他心境十分模糊，好像不知在何處地方，正如夢中的境界那麼隱約，辨不出情境和方位。及到哲生的大門又砰然的一

圖的時候，吉順才如在夢中受了一次意外的打擊，靈魂就飄飄渺渺的，好像從懸崖跌下，在無限的空間，心弦十二分的緊張着，想在最短的無限的綿延的時間中，得到一個歸束；頓然間，他的脚底一重，火花就從踵跟往上湧起，他週身覺得火熱，眼前星火亂迸，才覺得自己的存在，——正如任何人們從夢中驚醒後，覺得自己的存在一樣。他好像眼前被什麼神明指引了的，驟然明瞭自己的卑污，羞辱，無可懺悔的惡行……他確信：他們把這一雙門關了之後，就是剝奪了他的名譽和生命，而又擠出他於幸福的範圍之外，任他去流浪、挨凍、挨餓、受人們的唾罵，——這都是一個預兆。他想深深的跪下，向着頭上幾點星光閃耀着的上蒼膜拜，祈求那偉大的天帝的大力，挽回那已經鑄錯了的命運。

「我將從什麼地方懺悔起呢？——從晚上的決定，從昨晚的輸錢罷？！還是從我沉淪入賭博的那年起罷！大概那年就是我墮落之年了：從那年之後，我簡直無可救藥，一往還下。啊！我一定要悔改了賭博的惡習，作我的正業了；啊！我一定要勤謹的做我分內的工

作了！

「現在是鑿錯了罷！『典子』是多麼難堪的慘劇，竟從我的手裏編演出來，『典子』是何等討厭的名詞，竟從我的墮落，而加到我純潔的孩子們的母親的頭上，——雖然她的丈夫是卑污的。」

「我將怎麼對我明天的朋友們呢，我將怎樣回到家裏，見我那些純潔的孩子們呢？我將怎樣告訴她呢？啊！『典子』那不是同『活離』一樣的吗？我不是直截了當的把她如貨品一般的賣了不好嗎？啊！我應了我十幾年前，從丈人家中把老婆負氣帶了出來，回到楓溪自立家門的時候，我丈人的惡毒的預言了。不錯，他的女兒從我，一定要被我賣了而不得善終的；現在不是應驗了嗎？——我要用什麼話去否認我丈人呢？啊！」

「啊！最純潔的還是孩子哪！但是，我現在也把他們弄污了。他們的額上，將永久刊着不可磨滅的烙印，他們是爲了我而永久被社會所遺棄，所凌辱，永久是社會放逐的罪犯。」

了。啊！這種無上的罪惡，我恐怕只有砍了我的頭，自己陳出頸血和心肝，或者還可以懺悔，不然，就是沉在大海裏飽了魚鱉們的餓肚，與跌在萬丈的深淵裏，永久做那不可超拔的倒死鬼，也不能洗去我的罪惡的萬一罷。」

忽然一個伶巧的黑影，在他的眼前閃過；他就疑心是什麼精靈感受了他懺悔的愚誠，前來超度他的靈魂，解脫他的罪孽。他睜開眼睛，邁步追了上去，卻看見兩隻放光的眼球；啊！那不過是一隻黑貓，那裏有什麼精靈呢？他又自己嘲笑自己起來，正如一個人在路上認錯了朋友，大呼的趕了上去，卻被那走路的生客白了一個眼似的，翻悔自己的魯莽，嘲笑自己的發昏一樣。他從嘲笑自己的思潮出發，於是就懷疑到剛才的懺悔；他從否定了剛才的懺悔出發，於是肯定了而已往的人生。

「對呀！人生行樂耳！有了錢就是幸福，有了錢就是名譽；物質的存在，是真實的存在，精神不過是變化無常，騙人愚人的幻影罷了！譬如，我現在爲什麼要站在黑暗的牆陰中

呢，那無非爲了幾個臭錢，——爲了我沒錢，想人家的錢；人家有了錢，就可大吹大擂擺起許多臭架子了。什麼懺悔，什麼惡孽，那完全是鬼話！我剛才大概是着了迷的了。沒錢的人，應該受辱，應該受苦，挨凍，挨餓，那是一條唯一的真理，千古不破的，雖上帝的權力也不能破滅的真理！真理是如此的；我沒錢時的受辱，受苦，犧牲名譽，那不是十二分的該應嗎？」

他想到此地，精神便如釋了嚴重的枷鎖，眼前的天地，真是空曠得很，何處不可任他自由飛翔，自由歡唱？他推想以後的命運，飛皇騰達的萌芽，便在今夜的牆陰小竅，埋下了種子；他決定未來有了錢時生活的美滿，正如操着左券。

「我有了巨大的資本，還有什麼不可爲呢？賭博、經商、投資、企業……何一非獲利的機會？那個時候，怕什麼人不如稱現在的俊卿，哲生們一樣的，稱我做什麼順老爺了嗎？」

「呸！你們滾開，聽你順老爺的吩咐！什麼？你不認得我是順老爺嗎？——啊！城東趙老爺喊我打麻雀，去去！你請我順老爺沒有功夫，今天縣知事還要我吃酒，請我陪他的夫人

打牌呢！什麼趙老爺，我認也不認得！你們現在可認得我了……」

哲生家的大門開了，文輔點着頭走了出來；洋燭的燈光，從門縫中射出，引回了吉順的幻想。哲生把大門關上，一線的光明，仍舊被他收了回去，空間仍留着黑暗。文輔新從燈下出來，覺得外間格外黑暗，任何物件都不能看見，除了自己的身體存在以外，四週簡直是一個無限大的空虛。

吉順意氣高傲的跑過來，問文輔接洽的情形，還帶着五六分幻像中得意時的氣概。「很好，他是答應了。」文輔說。

「錢呢，拿來沒有？」

「現在那裏有錢呢，一定寫了契約，簽了花字，還要擇個日子，請了媒人，才可以拿錢呢！天下事那裏這樣便利的，你又不是聖旨口的皇帝，一說出口就依你的話當即實行。」

吉順的心坎中漸漸的又狹窄起來，他覺得文輔這幾句似諷非諷，似罵非罵的說話，

在他的胸中顫動，正如一個多刺的球。他幻想中得意時的風雲叱咤，好像還在真實當中；而文輔的幾句熱嘲冷罵，卻使他分外的難當。他幾疑文輔不是一個人，怎麼他近來已經闊到縣知事都請他吃飯，趙老爺請他打牌，還不肯去的順老爺，都不認得了？——都敢肆無忌憚的諷刺他！但是，他還是是醉非醉的，問道：

「多少錢呢？說好了沒有？」

「多少錢？說好了。他說因為我去說，特別客氣，八十人家去說，恐怕還不到六十呢！」

「多少嘍？」吉順還恐怕自己的耳朵聽錯，重新吃緊的問了一遍。八十塊錢，算什麼錢呢？僅僅八十塊錢，還能賭什麼錢，經什麼商，投什麼資……好了，八十塊錢，簡直是不算錢，沒有錢。他不相信極了！他的空中樓閣，是任意的建築在有錢之上，卻不料他典了子之後的有錢，也不過是極小數的「有」罷了。他那里會相信只有八十呢，那一定說錯了或者聽錯了，所以又重新問一遍。

「八十。」文輔很不耐惱的重述一句。

「只有八十嗎？」

「八十。」文輔堅決的答。「你還相信嗎？那是我的面子，才多了二十塊呢。」

文輔的形容，差不多就要決裂；吉順才清楚的領會了這個數目。神奇的「八十」把吉順從幻想中拉了出來，又在他的頭上，撒翻了一桶的水。他微微的有些覺悟過來，覺得文輔的嘲罵是該應的，他正有功於他，因他的面子而增加了二十塊錢呢。他於是向文輔說了一個「對不起！」又說了一個「再會！」便各自走開。

他一路走出城門，走過三層樓下，深夜中倒翠溪與赭溪的合流，錚錚然如音樂之悠揚。下弦月已經上山，東方籠罩一片灰白的濃雲；月光從濃雲中射出，四週的景物，已沉默的顯示了些微的輪廓。忽然一陣西風，透骨的吹來，他打了一個寒慄。他兩手交互的插入袖中，又緊緊的絞在胸前，頸頸盡量的低垂——低垂到貼伏在肩膀和胸際。他心中毫沒

有思想，也不廢躊躇，就回到自己的村上。楓溪的人，自然比不上城內的帶有都會氣味，他們是早已酣遊黑甜鄉去了；——就是一隻小狗都睡熟了。他在自己的門上打門，老婆當即醒了，問他是誰。他聽着老婆在睡夢中顫震的聲音，心裏就好像射入一支火箭。

他含糊的答應了，老婆就走來開門。燈臺中的燈油，已經照得乾淨得很；她只好擦着一根自來火，照他走進。他總覺得這種家裏，不應是他住的地方。一種特別的氣味，是兒童們的便溺，或人身上的汗酸，和各種辨不出滋味的腐物的混合體，格外使人難聞。

「怎麼一點火油都沒有了嗎？」他明知家裏是沒有半個錢，但他卻要說一句官話，好像非如此，便不足以雪仇似的。

「小兒要吃奶，我又沒有奶，他只是哭；只好把燈點上陪他坐着。他才哭倦了睡下不多時候，我的眼簾剛矇矓的合下，你便來了。」

他覺得他老婆的說話是對的，行事也是對的，反是自己的行爲，太辜負了她了。自來

火熄滅了，他們都在黑暗中。他心中好像有一顆燒紅的鐵球塞住，痛澈心胸，似乎非吐出來不可。他的面上，忽而如走近火山噴口般的發燒，忽而如俯臨寒冷的深潭般的顫震。他的心正如磔在十字架上受刑，血痕狼藉，一塊塊撕得粉碎的四裂。

他的老妻已經躺入牀上的破被窩中，乳她身旁被她轉動醒的幼兒。他只是呆呆的坐在牀沿上，一聲不響的，想起眼前的情境來。

「幻想恐怕終久是幻想罷，窮人們——尤其是像我一樣的賭鬼——想發財，恐怕比象鼻穿過針孔，蜈蚣穿起皮鞋，還要難得多呢。」

「呵！典什麼子！我犧牲了名譽，犧牲了兒童們純潔的名譽，而決心的實行「典子」，心願把自己的髮妻——雖不能說是愛妻——割愛了，把兒童們的母親廉價出售了，而所得的代價，卻只是區區的八十塊，拿錢的時間，又不能應我的急需。啊！發什麼昏呢，「典子」！」

「妻兒們，可愛的妻兒們，畢竟是我的，是我永久的慰藉者；失意時的歡笑，倦怠受辱時的慰安，都是從她們自然的愛中，天真的笑中，永久取不盡的精品，無上而高貴的珍饈。呵！我寧可讓我的生命爲人家所有，我不心願把我可愛的妻兒賣了，我不心願她們前途的未來幸福，爲了我的墮落，而蹙廢了，而犧牲了。呵！我的罪惡！我的罪惡！我不應該向上帝懺悔，我至少總應該向她們賠不是，至少是我辜負了她們，對她們不起。」

他想到此處，便把自己的身體，漸漸的躺了下去，又漸漸的靠近他老婆身邊，在她的面上，親了一個從來沒有這樣親愛的嘴。她是從開了他的門後，便一直沒有睡着；看着他的情形，證以今晚幾個人來找他時的高傲而帶輕屑的臉色，便斷定他這幾日一連的不歸家，又是在忘憂軒中賭了一個十二分的敗仗回來了。照例，他若是賭輸了回來之後，她便不應該去惹他，讓他自己坐着發洩。現在，她又看見他這樣的向她親暱了，她便告訴他今晚那兩個人來找他的說話。

「今晚天剛黑時，有兩個人來找你呢。我說你沒有在家，他們還說我把你藏起來。說話凶糾糾的，說你在忘憂軒逃出來的，輸了錢，還想賴。我說真的沒歸家，他們才去了。但是過了沒多時候，他們又來過一趟。」你停了好久，好像要等他的回答。他還是一句話也不說，好像喉頭有什麼梗住。她又輕輕的接着說：「我恐怕又惹起你的怨恨，還不敢就對你說呢。」

「唔！」他只能在鼻孔中回答出一個字來，但是他的心已經難過極了。「誰能在失意時，和她一樣的體貼我，安慰我呢？啊！我今晚如入了神似的，請文輔所接頭的事，將怎麼對她說起呢？啊！我簡直是被什麼惡鬼迷了！」他的心一酸，眼眶裏的酸淚，就不由得滾了出來。他自己也奇怪：他平素昌言，他是永生沒有眼淚的，如何今夜反有更多的眼淚呢。「泪泉復活了罷！泪泉復活了罷！」

他的熱淚，滾滾的跌在她的面上。她的心弦，也分外的緊張起來。她知道他此時的心

情是非常的難堪的了，返悔自己說話的唐突。她不能用任何語言去安慰他。她只輕輕的嘆了一聲氣，算是對他表示同情。

他倆的心弦合奏了，他們的中間，雖然是隔着一條破棉被，但是他們覺得是胸貼着胸的，他們兩顆顫跳的心房，相互的體貼着，簡直比兩顆紅寶石，放在柔軟的法蘭絨上還要安適。他忘懷了一切的苦痛，一切的煩惱，一切的被人間所凌辱、訕笑、卑棄的憤恨；他陶醉在柔輦的鄉裏，正如他的心安貼在她的心裏，便矇下眼睛，遽遽然入睡了。她感着他的鼻息，知道他是渴睡了，就伸出一隻手來，緊緊的摟住他的項頸，叫他進入被窩裏就睡。他從矇矓中醒來，伸了一個懶腰，復打了一個呵欠，覺得全體的筋肉都弛緩了，便胡亂的躺在她的外面。他的板牀實在太狹，所以他都任意的擠着。當他的脚穿入被裏的時候，卻推醒了在脚下睡着的第二個兒子。他在睡態矇矓中，還不知他是否回家，卻如嚙語一般的叫了一聲「爸爸！」他在這一聲爸爸當中，又感得胸膈中的情調也是兩樣了。眼淚又不

覺而然的走出眶來。

一九二五，八，二十二，上海。

出世

是陰曆的六月十九的第二日了，在我們的樓前走過，接踵的往天竺靈隱進香的善男信女，雖則沒有昨日那麼綿延不絕，但也比較往日不同，自有牠一番興盛的氣象。

我們是寄寓在一所破壞的尼庵裏的；名義上是在西湖避暑。那尼庵的位置，既不靠近湖面，可以開窗領受那水波微漾中的荷香，與夕陽影裏，緩歌低棹中的倩影；又不深入深山，可以欣賞那竹韻輕風中的鳥語，與綠蔭薄透，襲人衣袂的晴嵐。牠仍是旁着黃沙飛舞的馬路，對着紅磚燦閃的洋房，使我們增加起不住的悵惘！

庵裏的住持是一個老年的女尼，她是中年出家，承繼了她師父的遺產，便領有這全庵的主權。她自己沒有嫡派的徒子徒孫；她曾經帶領過幾個幼小的女孩，想等她們大來，

傳授自己的衣鉢。但是她們都在沒有受戒以前，背着她跑了。現在和她一同住着的，只是一個蘇州來的年青的女尼與一個本地來的中年的孤孀。

庵裏的房子很多，正門走進的左邊，是她們自己的宿舍，廚房，以及大雄寶殿與伽藍殿觀音殿等，這完全是出家的空氣，與禁慾主義者排場。而正門的右邊，卻與左邊不同，別饒一派風味，完全是世間的，俗家的住屋。我們就寓居在這右邊的走樓上面。

走樓是沿着新築的環湖馬路的，凡是從岳墳陸路往靈隱天竺的遊客，一定要經過我們樓下的馬路。我們便乘着這個機會，時常憑在欄杆上面，俯看樓下走過，興致淋漓，造遙世外的男女遊客。

那天的早上，我們正憑着欄杆縱覽一切的時候，遠遠的一部人力車自遠拖來，及到我們樓下一丈多遠的轉角處，車夫忽然放緩了脚步，回頭問那車上坐着的婦人。那婦女衣服陳舊，膝前膝上都放了許多東西；她的兩手緊握膝上鄭重的包袱。差不多沒有卸賣

的可能，她見車夫回頭問她的地址，她便抽出一隻右手，顛巍的向斜右方，我們的庵門一指，那車夫又放快脚步，拉向我們的庵門前停下。

車夫回頭把那女人膝上的包袱拿下，再把她膝前的煤油箱改造成成功的行箱拿下，才走下車來。

庵門是關着的，她放開喉嚨，只是師父師父的叫。在她的聲音中，可以聽出她衰頹中的興奮的心神。她雖已付了車錢，但那車夫還逼着問她要，不肯走開；她是急於希望師父開門出來援救，可以解除了她的窘迫的。

年老的女尼開出門來，看見她立在門外，便露出平和而仁慈的笑臉，同歡迎一切香客們的一樣的含笑而可親。

那女人見着老尼出來，便雙手合十，指尖靠着前額，畢恭畢敬，如她平素禮拜觀音一般，很快的跪在老尼的面前——她是沒有計算這是什麼地方，與膝頭的痛苦與否的了。

「師父，救苦救難的師父！我來皈依你了！」

老尼把她扶了起來，車夫還立在旁邊笑，要她加幾個車錢。

她在老尼的懷中走出，提起地上的包袱，要往庵內走進，那車夫還把她掣住，不讓她進去。老尼見到這種情形，要自己給他幾個銅板，代她打一個圓通。她見老尼有代她墊付的神氣，便很匆忙的放下包袱，上身一聳，兩隻手同齊插入兩邊的衣角縫中，很艱難的挖着肚兜內，藏着的財寶。她把那布包取出之後，便解開牠一匝一匝繞着的麻線，但是當她解出幾個銅板的時候，老尼早已打發那個車夫走開了。

正在這個時候，那個年青的女尼也出來了。老尼見她出來，就吩咐她把這新來的女客的行李搬進。她提起那個包袱，又很快的丟下；丟得那包袱裏的許多另星東西，如破布片，舊女鞋，火柴盒等都散得滿地。

「師父，臭！臭！」

她恐怕老尼的責問，便預先搶上一句，把老尼責問的理由鎮壓住了。老尼覺得她的舉動太魯莽，但是又不便責罵，便白了她一眼。

老尼幫着這個女客伏在地下拾東西，女客時常用驚怕的眼光抬頭打掠那青年的女尼；她覺得她的神色很可怕，她不敢正眼看她。

青年女尼，裝出很不屑的神氣，對着那新走出來的狐繡，一手把鼻孔與吧嘴用力的摳住，一手在鼻前如蒲扇一般的亂搖；同時，又指點那個包袱與地上的東西說：

「唔臭！唔臭！」

這聲音完全是鼻音，因為她還恐怕開了嘴唇，那臭氣便要闖入她喉下似的。她的神色，非但那新來的女客覺得可怕；就是在我們旁觀者看來，也覺得她是一個可怕的悍婦，而不是一個家常的婦女，更不是一個女尼。她的肢體很豐潤，面上帶着一種兇狠而驕豔的浮光。說話的時候，時常搖動着頭頸，骨碌着眼睛。身上穿着一件常青闊條子的襯衫褲，

手袖與褲腳，都十分時髦，很大而且很短。胸口很緊，曲線形的雙乳，就隔着一層輕薄的單布，可以明瞭的看出。頭上是光光的，脚下穿一雙繡花的拖鞋，她的一切的態度與裝飾，處處都顯著着具有強悍的情調，使人發生可怕的表情。

孤孀見着老尼也伏在地上拾東西，也便走了過去，要幫她們的忙。老尼見她走來，就吩咐她先把隻煤油箱搬進菴裏去。

看看地上的東西是拾盡了，老尼便提起那個包袱往菴內走。

「進去，進去！」老尼對着女尼說：「把山門掩上了。」

新來的女客，畢竟是自己的東西可愛，還一步一步的，低個緩步的找。她的意思就是一根鏽了的鐵釘，一塊很小的布片，都是寶貴的珍品，都應該撲拾回來，不忍大意的棄在地上的。

女尼看着老尼早已走進，便催逼她快些進去。

「快些進去呵！這些破東西有甚用場呢！」

她帶着可怕的神色，勉強的跟着女尼走進巷內。

二

老尼走上我們的樓上，笑欣欣的告訴我們，說她的菴裏，現在來了一個女客，以後可以永久供我們差遣，供我們應用，要茶要水，也可以便當一些，完全叫她去調理。

「就是早上坐車子來的那個女人嗎？」我的一個朋友問。

「是的。」老尼答。「她是紹興人，丈夫也沒有了，只有一個六歲的兒子，兒子也拿來在正月裏死掉了，家裏又沒有人，所以弄得不癡不瘋的到杭州搖絲。」老尼不待我們再問，她便把她的履歷都念了出來。本來，老尼的嚙嚙，我們是不喜歡聽的；有時，不過是同她搭訕着有趣罷了。現在看她到有許多興致，而且她所說的她的履歷，到也含些酸意，所以便有意無意的聽她說下去；不然，我們是每每截斷她的話頭，把「知道了！」或「好了嗎？」

這一種說話去唐塞一下，叫她走開的。「昨天，六月十九，她是到天竺靈隱去燒觀音香的；到這裏經過，就談起來。她說她的罪孽十分深重的，她只心願吃吃素，念念八佛，來免除一些孽障。她說，她吃素的人，不能搖絲；因為搖絲須要把絲啣在口裏的，而絲——蠶絲，卻是葷的；吃素的人搖絲，非但無功，而且還要責罰罪過。她又千求萬懇的求我，要我收留她；只要該她一些飯吃，她便什麼事情都會做；她又說在菴堂裏，素總可以吃得清淨，吃素吃得清淨便可以免除一些罪過。我看看她也可憐，也不是不會吃苦的人；而且你們先生住在這裏，也正要一個人來燒燒茶湯，差走走，所以我便答應她，要她任便什麼時候搬來；所以今天一早她便搬了來。」

老尼說了之後，又張着嘴微笑；她的笑，是笑得嘴唇凹進，嘴角成圓，全個的口形，正變一個壓扁成的橡皮圈兒。她看看我們對於她的欣笑，已引不起什麼興味了，便回頭走開。「老師父！」當老尼走到樓梯頭的時候，我的朋友又喊住她。「我們茶沒有了，燒點

開水來。」

過了些時，我們便隱隱的聽見念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從樓梯口一步步近來。那便是這新來的紹興女人了。她念佛的拍節很均勻，音調亦很平板，差不多每念出一個聲音，歷時可有半分鐘，即在第一句的末一字與第二句的第一字的連續中間，也是一樣的過去，並無如何各異。這正如算學中六位循環節的循環數，任人截取何字爲起訖，合成一句，都是一樣。

她右手提着銅壺，左手握着胸前掛着的念佛珠在數。她的態度很嚴謹，似乎除了這位無形的南無阿彌陀佛之外，什麼東西都不能使她介懷，擾亂她的誠心。

「先生！茶。」她走到我們的門外，從南無阿彌陀佛的隙縫中，抽了一個間歇，喊出這麼簡單的三個字；喊了之後，眼睛直看着我們，口裏又重新念起佛號來。

她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大概因爲連年喪夫哭子，生活奔波的關係吧，便憔悴得

如同四五十歲的老婦。她的頭髮，是疲勞得發黃，零零亂亂的，脫落了一大半，梳成一個棒蒂一般大小的頭髻。她的面臉本來是圓形的，只因瘦得兩頰都沒有一點肉，顴骨便盡量的高了出來，把面部變成一個不等邊的五角形。她滿身穿的粗布衣褲，雖然在這樣盛暑的時候，也不見她的面上有一絲絲的熱汗。她的眼睛，時常遲鈍的凝視着，而她的凝視，又似乎是無神的骨碌；在初見到她的人看來，就是她的一雙凝滯的眼睛，已可使人斷她為神經衰弱，或者精神反常，近於瘋狂的人了。

她一面在沖茶，口裏還是念她的佛號。我們指點她泡那一壺泡這一壺時，她只是點點頭，表示她是早已會意我們的意思的。

「這個人的神經，恐怕有些損傷呢？」她走了之後，我對我的朋友說。「大概是因為受刺激太深了罷，你看她的舉動，她的神色，到處都可證明她是一個神經衰弱的女子；——而最顯著的，還是她的眼睛。」

「這恐怕就是『協議脫離症』的初步吧！」我的朋友說，「不知可不以用福魯特的心理分析法，研究她是那一部份神經受損得最利害呢。」

我說：「這是明明的，還要用什麼心理分析，老尼姑不是說她死了丈夫，又死了兒子嗎？那就是她致病的真因，這是她一生的命運造成的，聽憑你什麼福魯特派的心理學家，分析不分析，也挽回不了她的惡命運的。」

我們只能嘆了一聲長氣，算是爲她的悲苦的命運表了同情；其實，故是這一聲同情之嘆，對於她的本身，也是無關痛癢的，——那不還是我們無聊的談天的結尾罷了。

三

傍晚的時候，我們正吃好晚餐，在走樓上談天；暮色如死神的輕紗，籠罩着一切，大地覺得分外的靜穆。

「啊！師父！樓下忽然發出一聲尖厲的呼聲，好像在黑暗中，驟然發現了什麼

紹興女人回頭看見老尼立在她自己的背後，便如得了天啓似的，張惶向着四面驚異的骨碌一下，便轉了一個方位，跪在老尼的跟前；她仰頭沉視着老尼，毫不他瞬的眼球，似乎很神奇的直欲窺探老尼心中的隱秘，令她自己覺得心虛而胆寒。

「師父救救我！我是還要活命的嘞！」她的聲音如垂死的病人，又如臨刑受決的小羊；那是多麼震顫斷續，多麼酸辛而惹人同情的哀音啊！

但是她自己的臉上並沒特異的表情，也沒有一絲絲的眼泪與另外用以表示乞憐的悲梗氣息。她的面色，仍是如常時一般枯黃而微帶黝黑，正像蓋上一層塵埃的腫裂的神像。

老尼挽着她的兩手，她還是不肯起來，回頭窺探灶後的女尼的動靜。

「救我的命師父喇！」

「起來，起來喇！我保你，我救你起來，——不要緊的。」

老尼極力說出這樣負責的說話！她便毫無表情的立了起來。她又回頭看看女尼，見她已經從灶下走起，在灶上調理一碗殘剩的冷飯；她看見此等情形，心中便有些怕懼起來，好像孩子不忍離開他的母親似的，只是左右的牽衣追隨着老尼。

老尼走往一張桌邊的椅子上坐下，她便立在她的面前，發呆而沉默。她在無意中伸手到胸前，忽然接觸到頸上掛着的一串念佛珠，好像這位南無阿彌陀佛，便從她的指尖走入她的靈魂之內似的，使漫聲的念起南無阿彌陀佛來。

我立在樓梯脚下，用冷靜的眼光，去觀察她們，我便覺得她們所表演的一幕悽豔的悲劇，而每個脚色的劇情，又是細微曲折，恰合各人身分。我雖然是這麼隔岸觀火的，很有趣的想入非非；但是，她們所表演的情節，我卻不能夠分明的理解。

「她是爲什麼的，老師父！要你救命？」我走上前問老尼。

老尼還沒有啓口，女尼便搶着對我說：

「瘋了的，還爲什麼呢？人家要她吃飯，她飯都不要吃呢？」

「爲什麼不要吃飯呢？」

「噲，她是說吃素的。」老尼很和緩的對我說。她還是在一聲聲的念着佛名，現在聽見老尼說到她時，她便轉着無神的眼睛四看。「吃素，還要吃淡，『持淡齋。』而且每餐只能吃這麼一小盞的（說時，老尼用兩手做成一個小圈，表示小盞的大小。）淡飯。我說，吃淡的人是沒有力氣的，因爲不吃鹽，那裏來的力氣呢？這麼一小盞的飯，也不夠吃，應該多吃一點，這樣餓是要餓出病來的。（老尼又指着她的面部對我說。）你看她的臉，瘦得連一點血色都沒有了。但是她不肯吃，你若是要她吃一點鹹菜，或者多吃半碗飯，她便這樣瘋瘋癲癲的，如同要她的命。」

「淡的東西有什麼好吃，你爲什麼要歡喜吃淡？」我聽了老尼的話以後，便回頭問她。她此時正用她那無光的眼睛，驚奇的向我沉視。她見我問她了，便點了點頭；停了一回，

好像想起了回答我的談話似的，就遲疑的向我訴說。

「先生！我是在觀音大士座前許了愿的，我的罪孽太重，我現在還不想死，讓我再修修行，罪孽可以減得輕些。」

她回答我的，便是這幾句似連續而又不連續的半癡不瘋的說話。但是我在她語言的縫中，能夠理解她一些骨子裏的原因，我能夠把她散漫的語言，組成一組有系統的意見。我便決定她以前的命運，所給與她的刺激，一定使太難堪了。因為這是明明的神經的受傷。

「那末，你爲什麼不要吃飯呢？」

她還是沉着眼凝視着我，似乎告訴我不解說出什麼理由似的。老尼見她沒有回答，當即代她陳說。

「她說，她在絲廠裏也是吃這麼一碗兒飯的，她還會搖絲；所以她只是吃一盞兒飯

就夠了。我說，你在絲廠裏是吃的人家的飯，你要交飯錢，所以你可以吃吃少些，盡力撙節幾個錢寄到紹興去還債；現在，我又不是飯店，要算你的飯錢，你儘管吃飽好了。但是她總不要吃，總是半癡半瘋的。」

她的減食的原因，以後我才曉得。她說人生應該吃多少飯，是前世注定的，若是每餐少吃多少，便可多延幾年壽命，她想每日少吃些飯，多延幾年壽命來苦修，使得死了以後，不至如何吃苦，所以才實行減食的。

女尼乘便又把灶上放着的一碗冷飯拿來，送到她的面前。

「現在，你把這碗飯吃下去，好不好？」

「我不要吃的曼……南無阿——」她把頭抽了一個轉身。

女尼又把飯送到她的唇邊說。

「我要你吃。」她又把頭抽了一個轉身說。

「我不要吃曼……南無——」她只是可憐的迴避，永久沒有一次劇烈的反抗，她的一聲拒絕的答語，是帶着何等悲酸的音調容易使人惹起同情，而且她的如小羊的嗚聲一般的語尾，也是很帶着深沉的憂鬱的音色。

「你不要同她玩罷，」我對女尼說，「看來她是怕你呢！」

「好啦！怕我！我又不曾殺人。」女尼張着尖脆的音聲回答。

我總覺得很奇怪似的，她爲什麼要跪在她的前面請救命的呢？我又重新把女尼上下打掠一眼，我在她的週身，發現一種的確可以使人發怕的性色來。她的臉色的矜矜，舉止的兇悍，實在有一種令人說不出來的可怕。

「老師父，她來的時候，這個樣子嗎？」我問。

「來的時候，還好一點，」老尼回答。

但是女尼卻搶着說，「好啦！她來的時候，便是這麼瘋的。要她吃飯也不要吃。」

我因爲另外探不出什麼消息，便走上樓來。

四

第二天的正午，我早就吃了中飯，跑下樓去。我的意思，是要看看那紹興女人究竟是爲什麼的——是因爲她自己內心的轉變呢，還是外在的近日有什麼特異的刺激？

她們的中飯已經燒好了。女尼在灶上盛飯，老尼坐在小門旁邊的竹椅上納涼，她卻坐在灶下的灶口前面；手裏拿着火鉗念經。這幾日來，她口裏的南無阿彌陀佛，差不多沒有離開一分鐘過。

女尼尖着喉嚨，聲音總不能改了她的本色，總是十分刺耳而驚人。「好了，不要再燒了。」

她聽着她的尖利的口音，好像驚了一跳，仰起頭來，張口不自然的開着，承接她的眼色。但是她還在念着佛號，沒有說落了一個字，或者念得一個字含混一點。她仰承着意旨，

看她似乎再沒有話說了，便攔住嘴，點了一點頭，表示她已是明白了。她把手上的火鉗往灶門裏面的四週一攪，似乎要把那些柴灰的星火熄滅似的；她又把火鉗放下，稍乎動了一動坐位，背部靠着在後面的牆壁，重新振一振精神，伸手數她的念珠。

女尼把盛好的飯和幾碗蔬菜，往灶邊一推，向她看了一眼，又把那邊時常吃飯的桌子看了一眼，這一種眼色，是表示要她起來，把灶上的飯和蔬菜，搬到那張桌子上就食的意思。

她迤邐着從灶下起來，口裏不住的念着佛號，一次一次的來往搬運。搬好以後，又立在桌旁偷看女尼的眼色。

在我現在一切看到的，她的舉動中，無論如何，我不能疑她是曾經發過瘋，或是正在發瘋的。

「她不是和平常的女人一樣嗎？」我想着。「她並沒有瘋；她不過是覺得過去生活

的悲辛，日後希望的渺茫，現在寄食在他人處的不自由，覺得人生的沒有興趣罷了。」

我正在凝想時，她們已經聚在桌邊舉起箸來。她們並沒什麼蔬菜，她們的名義上又算吃素，老尼又非常刻苦，所以除了一碗乾菜煮豆腐以外，另外都是一些爛臭，或者鹹得變苦，不能進口的東西。

她捧起那碗淡飯，便回頭走往灶下，因為她是持淡齋的，所以一切桌上放着的蔬菜，她都不去下箸，老尼見她同平常一樣的捧着淡飯要走，便吩咐她不要走去，桌邊可以同坐。她見老尼叫她，便勉強的坐下。但她仍是吃着淡飯，一點也不要什麼鹹的菜蔬。

「沒有鹹的東西下飯，怎麼吃得下去呢？」老尼感嘆似的說，意思是驚訝她的執拗，幾次說了都不能改變她性情，只能付之一嘆。「不吃鹹的東西不會健康的喲！人身上的血都是鹽變成的，不吃下鹽去，那裏有血呢？」她說這一種話，聲音都是故意悠長的，表明明知是無可挽回的，婉轉的勸話，「你看，你是這麼瘦，身上一點沒有血色；你那裏會做生

活呢？你來了，我特地就把李家阿嫂打發去了，我想你能幫助我，比李家嫂做更多的事情，你天天不吃下飯去，怎麼會做事情呢？」老尼停了許久，兩眼儘管注在她的面上呆看，似乎一定要得到她的回答，老尼又重問一句：「呵！你不吃下飯去，你那裏會做事情呢？」

「我會做的，唔，會做的。」她忸怩着答。

「會做的！死也要死快哉！會做的，餓也快要餓死了。」女尼總不能離開她輕快而峭厲的口吻。

她向着右方的女尼一瞟，心中便好像有許多告訴無門的哀火湧現起來；但她是歷慣了悲苦了的，便又忍住了一切，回轉左方看看老尼。在此等的心境轉變中，若在旁人，便一定要在臉上露出許多慘然不歡，忽青忽紅的表情來；而在臉上沒有血分，心中早磨鍊過千辛萬苦的她，卻一點也沒有什麼兩樣。老尼也覺得女尼的說話太爲尖利，易傷人家的；而尤其在出了家的女尼口上，不應說出這尖刺刺人的話，便把她白了一眼。

「我想你吃一點鹹菜蔬蔬。」老尼不敢說女尼的不是，又反轉頭來向她說。「吃一點鹹東西，就不那樣清淡無味，飯也可多吃一點。」老尼沉默的看著她，女尼已在旁邊發笑。

「吃一點，好嗎？」老尼說了這話，又注視著她的臉上；但是她的面色並沒有一些走動。女尼格格的笑了起來。她便如心頭中了一枝巨箭，速回頭看著女尼。她只見她已夾好了一大箸的爛鹽菜，顏色青黑，氣味撲人，拖泥帶水似的，送到她的碗邊。她連忙抽碗時，那一夾如爛泥的鹹菜，已經納入她的碗內，那正如塗泥一樣烏黑的菜瀾，已狼藉的把他碗內的米碗染成污泥一般的污黑了。

「啊啲！」她急得哭了起來。「我不要吃喇，唔，我不要吃喇！」她的唔字特別說的悲慘，聲音完全從鼻孔走出，看來是把酸淚與鼻涕同道唔出來的。我們聞到這一種聲音，很會聯想到小孩的否認的情形來；譬如小孩要些什麼東西，大人偏偏不肯與他，反把旁的

物事來替代，問他歡喜不歡喜，他便在失望的哭泣中，扭一扭身子，同時在鼻孔裏吼出一聲「唔」字來了。大概她所說出的「唔」音，都具有這種情形的。

女尼已經在旁邊笑得發狂了，她看看她的師父，看看她所播弄的可憐的瘋人，覺得笑得非常的適意，非常的成功。老尼向來是不敢說女尼的，何況這一次女尼的惡作劇的事實，又好像是秉承老尼的意旨的呢？老尼只是半真半假的看着她發狂。

「唔！我不要吃的，我不要吃的。」她的筷子在碗內亂翻，看看可有多少被遺毒藥一般的鹹滷所污染。她正想把那些被污的米飯和菜一齊掠開時，而女尼的筷子，卻又如長槍一般的，穿入她的碗內，把牠攪和了。「唔唔！」她只是把碗往身後藏着，鼻孔裏哼出這樣如小羊臨刑一般的呼聲。

她想重新自己去盛一碗淡飯來，她又不敢；她想把這一碗染有鹹滷的半碗飯吃下去，卻又想到觀音座前的大愿。

「我不要吃。」她把這一碗飯，送到灶上，決定自己忍餓。

女尼還是看着她忸怩的情形在笑。因為在她的眼中看來，她的舉動，並不是什麼悲哀，只是一種可以使人發笑的忸怩態度。

「你不吃飯，是要餓死的。」老尼說。

女尼卻接着說，「你不吃飯，是要打死的。」

她聽到她們合口齊聲的說出死字，便覺得可怕的死神已在她的面前示威了。她眼前晃出她丈夫死時的情形來。呵！他死得是何等悲慘！立刻她眼前又現出她兒子死時的情形來。呵！他死得是何等的悲傷！她聽到空中，有操人生死之權的巨神在呼叫，「呵！你的罪孽太深重了，你現在應該死了，死了還要受罪。」瞥眼間，她又看見死神立在她的前面，好像立刻便要請她死去。她一時走頭無路，便跪下在老尼的膝前，「啊！師父，你救救我罷，我不心願現在就死去，我還要做人的。」

老尼看着她半癡半瘋的跪在面前，又說出這種發昏的話，便莫明其妙的覺得連手足都無所措置了。她看着她只是無意識的狞笑。她要她起來，但她還是跪在那邊不動。口裏只是「師父喇！師父喇！」的亂喊。她避了一個位置，但是她又膝行跟上，仍舊對着她跪拜。

女尼立在旁邊，當時也非常的驚慌，另後就帶着偷安的心思瞧着她的舉動暗笑。她是看得出神了，臉上驚慌的表情，與錯雜着的無意識的笑痕，經過許久許久時候，還沒有收斂。

「起來，起來！不要裝成這個樣子！」老尼這樣說着。

「師父喇！女尼偷偷的輕輕的喊。」師父喇！瘋子；師父喇！怕啦！」

老尼回頭把女尼看了一眼，又回頭對她說：「起來，起來，不要這樣瘋瘋癲癲的。」

「起來，不要這樣瘋了，瘋子；不起來，我便敲你死。」女尼學着老尼的口吻，又加上自

已幾句威嚇的說話。「瘋子喇——阿嚇得啦——快點起來——不起來，我便敲你死。」

她的耳朶裏又是嚇的一聲響，心房驚跳得很，四肢都在戰慄，眼前有許多奇形怪狀的東西在出沒打滾。她又清清楚楚的聽見死神在空中呼她的小名，說她應該即時死去。

「師父喇！救救我的命喇！我現在死了是要受苦的；讓我再苦修幾年，把我的罪孽解輕一些，我死了，心便安了，師父喇！救救我活命吧！」

老尼是避到別處去了。女尼是隱在暗處，她頻頻的喊着：「瘋子，我敲你死。瘋子！」

她是如癡似醉的跪着，念着「師父喇，救救我」的幾句咒語，正如她平素念着南無阿彌陀佛幾個字一樣的自然。

不知在什麼時候，女尼也走去了。她才抬起頭來，四處巡視一下，好像經過了大難的兵刑後的，覺得自己的生命還是徼倖的留存，便蹣跚然立了起來。

她一個人，從地下站起來之後，覺得四周都是非常的空虛；在這一所廚房中，她便是一塊多餘的土塊，毫沒有半個人顧措她，牽連她，給與她可以存在在人間的同情與勇氣。她往四周凝滯的轉了一週，無意間兩手就觸到胸前掛着的一串念珠。大概這一位南無阿彌陀佛，便是她時刻不離的良伴；於是她便牽連着他，一聲聲，懺念起她的字名來，

在她想來，那有法術的，苦修了幾年的老尼，都不能保護她，她自己的罪孽，是確乎十分深重的了；而且她自己又明明聽見空中死神的呼喊，而且她自己的丈夫兒子又確乎因為自己的罪孽而被陰曹捉去：——死期不遠了罷？死期不遠了罷？——但是現在還沒有死呢，空中呼着的死神的聲音現在也收斂了，或者還有幾時可以延長罷？死期一定是不得了了；不過現在還沒有死去時，不妨還可趁這一刻鐘念念南無阿彌陀佛，聊以補救於萬一罷！「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於是更響亮起來。

室內除了她的聲音，與間或幾個蒼蠅的飛聲外，一切都是夏日午後的熱鬧與酸澀。

的靜默。

「嗤嗤嗤」在灶頭的左側，發出這樣一種急竄的呼聲；那正是從風爐上的銅壺內鑽出來的一股乳白的蒸汽的叫喊，牠們是在壺內熱得發泡了。

她回頭看見這種情形，便知道這是她分內的工作；那嗤嗤的叫喊，就是向她呼救的喊聲。她把右手數着的念珠交給左手，讓右手又去拿了一塊濕漉漉的揩布；她把牠裹在銅壺的甩上，將銅壺提了起來。

她仍舊如平時一樣，一步一步的念着南無阿彌陀佛，走上我們的樓上來。自然，她的習慣，我們是曉得的；知道她這時的來，一定是泡茶，我們便把茶壺拿出，放在外面桌上。

她一聲不響的茶泡好之後，把空的銅壺放在旁邊，跪下在我的一個朋友的面前。她的觀察，大概我們這一批人，都是逍遙世外，終日歡樂的神仙吧！

「菩薩哪！她雙手合十，正如跪拜一切的天神菩薩的情形。微仰着頭，張着口，注視

着她所祈禱的菩薩的臉上。「菩薩哪！那（你）多是活菩薩嘯！那救救我的命哪！我……」

我們許多同居的朋友們，都鬨然笑了。她不知他們笑些什麼，無神的眼睛，凝滯的往四周一轉。她奇怪着，人與人的中間，怎的有這樣幽渺而深邃的隔絕。她用驚奇的眼光，往人們的內心裏探究一下，但她並沒有曉得這隔絕着的別人的內心中，是在想像的什麼。

「那救救我的命哪！我還是不想死的，我還要活幾年添的啊！」

「喂！」我那朋友收了臉上驚異的癡笑，向跪在他面前的她喊了一聲，她忽然如聽見天啓似的，精神一振，把頭一伸，兩眼緊緊的注視着這位菩薩的示諭。他把手往旁邊一指，意思是要她立起來，往旁邊走去，不要在這裏發瘋。她的深邃的眼光中，忽然又翻成失望玄祕；好像這一位菩薩又在宣示她的死罪是無可救赦似的；但是她除了誠心的叩求之外，還有什麼呢？

「那活菩薩救我哪！我現在死了是要受苦的，我還要再修幾年減減我的罪孽

哪！

她的態度更加虔誠，她的禱告更加懇摯，她差不多蒙上兩眼，只理想着和神的靈感相交接，而忘卻了眼前與身外的一切。

她不知道她身前的活菩薩，什麼時候已經升化了，但是她還是默禱着。

「走走！」這是我另外的一個朋友的吼聲，他的身軀這麼偉大，他的面部是這麼英勇，而他說話聲音與神氣又這樣的怕人，我們都大笑了。她張開眼睛一看，驚惶失措的不知所可。這是充滿着何等失望的悲哀喲！——從一切她的表情當中。

「走，走，走下去！」

「唔，」她只能把身體一扭，表示是拒絕的意思。

同時，我就把那位兇猛的朋友止住了，要他走過來，不要惹她，這一種大聲的恐嚇，非但不能治愈她的瘋病，恐怕更要使她刺激加深吧！

大家都走回自己的室內，她還是沉默的跪着。

「這是多麼可憐的人生喲！」我心裏想着。我便覺得無限的悲哀塞滿在四為的空氣裏。

「她的生之執着，是何等的堅固喲！奇怪得很，她這樣的生活，不是比死了還不如嗎？要這樣活活的受罪幹什麼？」

我又想起關於瘋狂心理來。——關於瘋人，我們只有設法利導她，或者可以治療她。——我雖不能一時用什麼心理分析的方法，把她的瘋原完全分析出來，但我總可以順她的說話，醫治她的心病吧！

我是存了兩種心思，決定去對她說話的；第一，我想他們用硬的方法驅遣不了她，且待我用軟的方法來試一試；第二，我想試一試心理分析學的話是不是可以到處應用的；至於說我此時是如何的與她的命運表同情，如何替她深深的悲哀，卻是確乎沒有這種心

理。

「喂！你起來！我一定保護你，救你的活命。」我的語音是假裝得非常和氣。她聽着我的聲音，就抬起頭來注視着我。「你起來！你起來！」她真的起來了。「先生，那一定保我的活命！」她還是不安的，而又覺不十分可信的問。「一定的，一定保那的活命。」於是她遲遲然往樓梯走了，在她走去的路程中，還是頻頻的回過頭來看我。

「先生，我一定活命！」

「一定的，我一定保護那；那去，我保護那。」

她走了之後，我就對朋友自誇是一個精神治療的學者，我覺得我這一次的試驗，是很成功的。我自己相信，這便是使她一時脫離苦痛的良法了。

六

從那一天起，在女尼的口中，瘋子，大概是她的特有的名字了。她若是受了一次女尼

的呪咀之後，也沒有一次不到我們的樓上，向我們拜跪求懇，祈禱生命的。

女尼的說話，是這麼輕快的，聲音又是這麼刺人。「啊啲！瘋子！敲你死！」「啊啲！瘋子！你快點把我滾！」「殺，殺，瘋子！洋炮放你死！」這一種喊聲，就是我們樓上，也可以時時聽見。在女尼的口中，完全是表示自己賢慧，告訓訓她；一面可以表示她的沒有本領，不能做任何一種事情。一面又可以在老尼面前得一個上風的位置，不致使老尼再有說話。

那日中午，女尼吩咐她去做什麼事情。她的腦筋是受了損傷的，所以做事便非常遲鈍。而年青的女尼呢，卻正是氣力盛旺，意氣伸張，性情急躁，偏偏沒有一絲兒耐性；於是她等得急了時，便大發雷霆了。

「啊啲啲！瘋子啲！你把我滾你的！」女尼喊了一聲之後，順手要去奪她手上的工具，不要她再工作。她好像過不去的樣子，便想把持牢這一件工具，不讓她奪去。於是她們經過一次爭執之後，她手裏的工具便被女尼奪去了。「瘋子啲，我敲你死哪！」女尼喊了起

來，她的受了損傷的靈魂，便顫抖的跪在女尼的前面了。

「救救我哪！師父！小師父！救救我！」

「瘋子，瘋子！」她把胸口頻頻的拍着，表示她的乞求，是使她十分慌張和驚怕。「瘋子，起來！不起來，我就敲你死。」但是她更加驚怕，更加不敢起來。「啊！師父！瘋子又跪在我的前面了。」於是她便跑到太雄寶殿去。

女尼把老尼拖到她的旁邊，指點着她說。

「師父！你看他的眼睛，這樣的看來着是何等凶人！師父！瘋子怕啦！」

「起來，不許這樣瘋了。」老尼放下嚴謹的面孔說。「再這樣瘋，我們的庵裏不要你住，趕你出去了。」

女尼聽見她師父都這樣說了，便不等老尼的吩咐，跑去把她的一隻洋鐵箱與一個包袱，另另落落的拿了出來。

她看見把她的東西都拿出來了，便明明曉得是要趕走她了。她除了懇求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呢？她用力的柄下頭去，用前額往地上亂坎。

「師父啲，我是要在你庵裏的，師父啲！我是不出去的。」

老尼是呆笨笨的立着了。但是女尼卻如沒有聽見似的。

提起她的箱子和包袱往門外跑。

她見這樣虔心的懇求都沒有相干，便起來和女尼相奪，女尼要拿着她的東西往門外去，她卻用力的拖住女尼，要奪回自己的東西，不許她送到門外。

終於她的另星的物件散得一大地，連自己也被女尼推翻了，跌得一交。女尼趁着她跌在地上的時候，便把她的箱子和包袱送到門外放在門外的馬路上。她看見她的東西已經被女尼送出去了，起來便往門外追，但是，當她追出門外的時候，女尼卻已回來，匆忙的把山門關上了。

她勉強着把馬路上的箱子與包袱拖了回來，放在靠着山門脚的檻邊，於是把山門碎碎然敲起，一面大聲的喊叫。

「師父，師父！我是不去的！師父！開門！」

「門不開了，你自己去好了。」女尼的聲音回答。她此刻的聲音，格外可怕，因為她想特意叫得重一點，使她聽見怕懼，不敢再在門外敲門。

山門是有兩重：外面的一重，僅僅是木柵門，中間是一個大圓如月形的門板，上下都空着四五寸闊狹的間隙的。現在，女尼因為匆忙的關門，便僅僅關了這一重門。

她立在外面，又一步步扳援起來，伏在柵門的間隙上，往內面窺視。

「師父！救救我哪！我是不去的。」

女尼把地上落着幾件零碎東西，拾了起來，又往柵縫中遞出。她一面在揮着她的手

說：「去，去！此地沒有你的東西了！師父也不救你了！」

「師父，師父，我是不去的。我死也要在這裏的。」

「這裏是不要你死的。」

「我一定要死在這裏的。師父，你要我到那裏去呢？」

「到那裏去？到絲廠裏轉去。」

「絲廠裏，唔，我不去了的。好馬不吃回頭草，嘿！」

山門以內一時沉默了沒有一些聲音。

「師父，師父，開門！我一定要在這裏，就是你要把我打死，我也要在這裏的。」

師父，師父，只要你救我活命，你便把我打死都可以。師父，開門！」

老尼的善心有些被她打動了；便是鋒利而狠心的女尼，也只得沉默着。

「師父，你只要開開門。」

於是這完全行善的老尼，便自己走去開了山門。

她從門外把東西搬進轉來，便覺得是到了自由的天地，返覺以前被擠在門外，往門內窺視的時候，好像是在牢獄中窺視自由的世界。又好像被人們捉到陸地上來的小魚，隔着玻璃，在陸上望海。

她自己把一切的東西放到原處之後，便又坐在床上。念起南無阿彌陀佛來。她不知是想起了什麼事，忽然停住南無阿彌陀佛的懺念。過了一息，又悠長的一個字一個字念着，走往老尼的房裏，找尋什麼東西。她拿起一把剪刀，往四面看了一下；口裏仍是這樣南無南無的念着，但手上的剪刀，已經把頭上的髮髻，開始剪除起來。這一把剪刀是這樣的遲鈍，就是她這一點沒有柿子那麼大的髮髻，剪了許久，還是「軋機」「軋機」的剪個不下。她在注神的剪髮時，口中的佛號，也就在無意間停止了。

四圍靜寂中，「軋機」「軋機」的剪聲，便傳到在觀音殿下坐着的女尼。女尼正在奇怪，怎麼走過這邊來，又停着念佛呢？現在又聽見這一聲聲遲鈍的聲音，便想走過來探

視一下。

「啲！她正在披着亂髮，咬緊牙關，一剪一剪的軋着頭上的頭髮啲！女尼看到這種情形，便不知怎麼的，說是嚇了一個大跳。」

「師父啲，快來；師父啲，快來！」女尼這樣驚恐的喊着；她才抬起頭來，不知女尼是什麼時候立在她的面前的。

「啊！師父，嚇得啲！師父！」女尼好像遇見什麼鬼怪似的，匆匆的跑了回去；右手用的把胸坎上亂拍，表明是十二分的怕懼。

老尼匆忙的從大雄寶殿中走來，她還意料是她在自己尋死。不然，女尼又何必這樣驚慌的呼叫呢？

「啊！師父啲，嚇得啲！瘋子！」雖然女尼是這樣驚慌的報告，但是老尼還不曉得所發生的什麼事情，竟然值得這樣驚惶失措的。「師父啲！她在「軋機」「軋機」的亂剪，

「啲呵，嚇啦！」

老尼聽着女尼的報告，但還沒有聽得清楚時，已經走到她的面前了。在老尼的眼中看來，那實在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她並沒有用刀自殺，她不過是在誠心的落髮罷了！

現在，她的頭髮，總算草草的削除了。地上散着幾莖另亂的散髮；她的頭上，一斑一斑的，疏散着幾點癩子的刀痕。她見老尼進來，便跪下在老尼的面前，用悲傷的聲調，喊出幾句禱詞。

「師父啲！我皈依你了，我無論如何都不出去了，死也要死在這裏了。」

她的禱詞是如此決斷，致使老尼看到也沒有他話。

「起來，起來，」老尼只說着兩句簡單的話，要把她扶起。「好了，你永久在我庵裏好了。」

她立了起來。女尼還是立在旁邊間看，用力的拍着胸坎。

七

過了幾日，我們正在走樓上閒談。忽然聽見樓下女尼的驚慌的呼聲。

「師父吶！瘋子跑去得啦！」

我們往樓下一看，她真的從山門口跑了出來，忽忽忙忙的跑過李公祠的前面，跑過那個小橋，又折下依着下河的邊沿，在跑。女尼也追到門外，但她手裏還拿一根火筒。老尼聽見叫喊，也追了出來，一直追上前去。

一個朋友說，「怪不得她要跑去尋死，也說不定呢！」

我不曉得她的人生觀幾時變掉的？我說：「她是無論如何不會尋死的；她的生之執着多少強呀！她要尋死，早就可以死了。她不是口口聲聲要我們『活菩薩』保護她活命嗎？她說，她現在死了，罪孽太重，再要苦修幾年。總之，她是不會死的。」

另外的一個朋友，也斷定她不是尋死，他說：「走那邊去，那裏可以尋死呢，那邊的湖

都是很淺的，而且，現在日中，也不是尋死的時候。」

我們說着時，她已經跑過這邊，我們被前面的一叢綠竹隔住，不能看見她的行徑了。我的好奇心動了，我很想探視她的底細，她究竟跑這湖邊去做什麼呢？「讓我去看一下罷！」我這樣說了一句，便跑下樓來。

在山門口，我拿起一枝划槳，我計算着，從這一邊湖邊划過對岸，還沒有兩三丈遠近，若是跳過橋去，再折下那邊河沿，卻足足的兜了一個圓圈。我跳入水邊繫着的小艇中，一槳一槳的往對岸划去。

對岸是一條狹堤，堤外是一塘的荷花。此時的荷花，正招展的在水面臨風搖擺。荷花塘是四方的，這一邊的邊沿，便是這條狹堤，狹堤的左方，卻折成一道二丈多闊的桑田，把荷花塘與後湖隔住。

她從這一條狹堤跑來，又折向這邊的桑田跑去。當我的小艇划到這邊桑田泊岸的

時候，她的身影，已經看不見了；我低下頭，從桑樹的蔭下，枝幹的間縫中望去，還可以看到老尼。

桑樹的脚下，滿壅着一堆堆的垃圾，我低着頭，在桑枝下跳過，蜘蛛的遊絲，時常網住我的面上，有時竟然網入我的眼裏。

我把這桑田跑盡，便跑到一條窄徑。窄徑的左方是一叢修竹，修竹的蔭下，堆着幾間草舍。草舍是很安閒的陰涼而沉靜。那裏坐着幾個作女工的女人，她們問我爲什麼這樣追得慌張，我還沒有回答，她們又指點我她與老尼跑過的去路。

窄路的兩旁都是稻田，稻田很是低曠，一邊可以看到南高峯下，一邊可以看到內湖。窄路的前面，豎着一座古牆，牆內叢生修竹和荆榛雜樹。牆很雄壯，四周可十餘畝大小，阻住我的去路。這大概是一所倒壞的莊子，就在他牆上嵌着的翠綠的磁製的花窗上，也可推想到一二牆左的稻田裏，有幾個農夫在耘田，他們見我們跑過，便停着耘田的鐵耙，不

關心的閒看。老尼徘徊在那座牆下，因為她看見從牆左的稻田裏踏過，而稻田卻是水濕的污泥，她不能走下。

我匆匆的跑到牆下，老尼告訴我她跑過的路徑，我不知道她的命運如何，便要自告奮勇。我踏下稻田的邊沿，幸虧田裏的田水已經枯旱，田邊沒有田水，只有陷人的污泥。在幾次中，我的蒲鞋，都陷在泥裏，不能隨脚拖起。

這一坵水田，是用一條長堤隔着金沙江的；堤上長滿了蔽天的蘆葦，從這一邊牆脚，一直通往那邊湖口。

密叢叢的蘆葉，鋒利得如同利劍，我在蘆葦堤上徘徊，無論如何，也不能得到一個隙處。有幾個耘田的農夫們跑來，說她是竄在這金沙江下去的。他們又指點我她跳水的所在。

我在蘆葦隙處，往外一看，外面只是一條兩丈多闊的小港，港水深黑如死，沉靜得並

沒有什麼可以疑爲有人跳水的水暈。

農夫們評論着，說她大概是已經死了，我便覺得一陣失望的傷心。我重新伸出頭去看看港水，港水仍是死一樣的靜默，我又不曉得這港水有多少深淺，我自己又不能跳入水裏游泳，去找尋她的死屍。我的心內簡直有說不出的淒涼。

「她難道便這樣死了嗎？」我心裏想「她的悲苦的生命便這樣了結了嗎？真快呀！啊！那裏曉得她真的會跳水自殺。」

此時老尼也從污泥中一脚一脚的走來，污泥已污滿到她的脚背。老尼走到我們立着的身邊，我便指點着她跳水的地方。

正在這個時候，又有一個農人指着水面叫喊起來。

我們從他所指點的方向看去，水面輕輕的浮起一個頭來，又向着對岸浮去。

「這便死了嗎，唉！」

我正在暗暗的嘆氣，那個農夫又喊着說，「活的，活的，還是活的。」真的，她還是活的，她並沒有溺死。她的頭在水面浮起，還頻頻的回過來看我們，好像我們便是追趕他的仇敵。她回頭看我們的眼光，是何等的可憐呀！

她一點點浮過對岸，及到靠岸的時候，便立了起來，向岸上爬上。她身上的衣服，都染着污泥；泥水從她的頭上一直流到脚底。肩上已經破了一個大洞，一大塊的臂膀，露在前面。泥水的衣服，黏貼着週身簡直是一個鬼魅。

她從對面的岸上，拖着全身溼漉漉的衣服走去，有時還回過頭來，向我們揮手，彷彿叫我們回去，不要管她的閒事，她是一定要尋死的了。

我在這邊河邊躊躇着，我恨不能一脚跳過這金沙江，把她拖住。

老尼只是失望的，指手劃脚的喊。「來呀回來呀！不要走去！」她也好像聽着這喊聲似的，卻固執的回頭向我們這邊揮手。

「走這邊來，追王莊過，走這邊來！」這是四五十歲的女流的呼聲，我回頭一看，那正是竹叢下茅舍裏的兩個女子。她們立在那邊牆下，沒有走下田來，很急促的向我們招呼，指示我們的路徑。

我幾經跋涉，才保住，我腳下的蒲鞋，跑到她們立着的牆下。她們一個是三十上下的，牽着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小孩直張着口看着我們的驚慌發呆，另一個就是四五十歲向我叫喊的婦人，她身邊還立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女孩手中抱着一個週歲大小的孩兒。

「你要跑這牆角轉去，再跑過那裏的一通小橋，」她忽然又轉了口氣，似乎知道我是異地的生客，不能熟識這些路徑似的；一面就伸手去接那女孩手中抱着的孩兒，一面對女孩說：「阿花，你把這位客人領到王莊去。」

女孩聽着吩咐，便跑往牆角帶路，我就在她的後面跟着。

「阿花跑得快一點兒，」我還聽見後面女人的聲音。

「是紹興人……瘋的……搖絲……」我一面跑，一面還隱隱中聽到老尼的聲音。我想，「你這該死的老貨，你這假慈善的老魅，你還想賣名嗎？死了人，難道不是你的罪孽？」

繞過了兩堵圍牆，才轉到這所破莊子的大門，門前排植着幾株容抱的梧桐，桐蔭靜默的蓋住小河上的石橋；他們是顯出一切頹敗後的淒涼。我們跑過小橋，再在一座破敗了的土牆下轉過，再灣過一所莊屋的門前，才到她們所指點給我的王莊。

我只覺道途的遙遠，我喘吁吁的不知跑了多少里程。剛我心中還記念她的悲苦，她的呼告無門的命運。我不知我這樣轉了一個大圈之後，她又將如何的跳入湖裏，自己淹死。

王莊的門前，盡植着一望的桑樹。那裏也立着幾個婦女與小孩，她們大概是聽見叫喊救命的呼聲而出來的。在她們的臉上表現出一些不介意的驚慌。

「跑那邊去了，跑那邊去！」她們指着右方的桑樹告訴我。我又聽見她們在議論着，「剛剛在這裏跑過，全身水濕的。」「瘋了的，聽說是瘋了。」

我並沒顧到這些一些不介意的議論，我便捫頭跑入桑林。跑出桑林，便是鏡一般伸張着的湖面。湖風輕輕飄拂着湖邊一二株的垂柳，太陽把一切的庶類都浴在光明的晴空中；一切都是和平而靜默。

這是玉帶橋右側的內湖，湖沿是築着泥土的小徑。小徑的旁邊，農人們種着許多搭棚的絲瓜與南瓜；瓜棚叢茂，我只能看見一些黃的花兒，與綠的瓜葉。

從瓜棚的空隙中，望到湖面，我看見一堆黑影，在我的眼前隱過。我走出瓜棚，第一件東西送入我眼簾中來的，便是她在湖上爬行着的慘像。

那裏的湖水很淺，看她爬行着的情形，湖水還不能浸到她的腿部。她一步一步的往湖當中爬去，將自己的身體，用力的沉入水下。有時她的後腳在污泥中一陷，她便顛蹶地

翻；有時她的兩手支不住污泥，又是畸倒了前身，急遽間，連全個的頭部都落入水底。這一種求死不得的情形，真要使人看到墮泪。

「喂！回來唉！」我向湖中叫。

她匏在水中，如水鬼一般的，回過頭來，向我們呆看。她瘦削而無血色的面臉，早已漂得發青；臉上塗滿青灰色的湖泥，湖水溼淋淋的從頂上流得滿面；一副悲慘的形容，帶哭的聲音，我已不知道她是人是鬼。

「唔！先生，我要死哉！」

在她的這種情形與這一種聲調中反應出來內心的感覺，我是不能用任何文字來敘寫的。

「回來，回來！我保護那的命！回來，我一定保護那的命！」

「先生，我仍舊要死哉！」她向我說着，還一手從污泥中拔起，指點我向後回去，讓她

清爽點去死。她的右手拔了起來，左手下面支住的污泥，驟然陷了下去，她的頭部又拍然的陷入水底。

「我難道就看她一步步爬到深潭死去嗎？」我想：「這樣看她悲慘的死了，見死不救，也未免太殘忍了罷！」

此時我的身邊，僅有幾個婦人與女孩。我把她們看看，又看看湖水。

「現在除了我，又有誰去救她呢？何況她們的臉上，還帶着一些輕蔑的笑暈，毫不關心到她的生命似的好！我下去罷，湖水大概是不深的。」

我決定了，便一腳跳下湖裏。我自欣幸，我穿着的蒲鞋與短褲，今日可以應用了。湖水並不十分深，只能及到我的腳肚；但是陷人的污泥，卻陷到我的膝上了。我再轉一脚，我的蒲鞋已經葬在泥下，無論如何也不能貼在我的脚上了；我再把這一隻脚踏下去，污泥中葬着的沒有腐爛的蘆梗，已經如劍梢一般，劃破我的脚肚；我想忍痛把她拔了起來，再轉

一步位置，而另外的一隻又陷到腿上，臀部已經完全浸在水裏了。冷水接觸到我的腹部，我發了一個寒噤；我便躊躇着，不能，而且不敢，再踏出一步了。

一個隱在柳蔭下釣魚的男子走來，看着我此等狼狽的情形，臉上只是淡笑。

我不得已時，再用兩手用力拉着岸旁的小草，才一步一步的蹙了回來，原來我的歷盡了困苦，還沒有離開靠岸兩步遠近。

她還是一步一步爬去，現在離我有四五丈遠了。看來，那邊的湖水已經深了許多。她時常回過頭來察看我們的舉動，好像是一個打傷了在地上爬行的兵士，顛顛用驚恐的心情，回頭防備她的敵人的追趕。

「請你救一救她罷！」我請求那位男子。他一手支住下頷，向我淡然的笑。「哼！她是不會死的。」啊！這簡直是桶冷水，正同我剛才在湖裏湖水浸到我的下腹，使我發了一個寒噤一樣。啊！人間竟有這樣冷血的心腸。

忽然，天外飛來一塊偌大的黑雲，慘淡的正蓋在我們的頭上。湖面即時轉成黑暗，一切明媚的夏景，立刻罩上垂死的病容。我們的身上，也覺一層襲人的涼意，一種說不出的悲酸的情緒充滿了我的喉頭與鼻腔。

「這大概是她的死期了罷！看呀！這一種與自然融和的悲哀，便是她主死的徵兆；大概太陽也不忍看她的慘死，而爲她表同情了罷！」我心裏這麼想着，眼眶裏便有些泪意了。

我忍着悲酸，再向那釣魚的男子請求——就是幾個婦人，也從旁慫恿——他才答應了，說沒有褲子。

「好了，你下去把她拖起來罷，褲子我可給你換的。」我一口招承了，他才脫了小布衫，往路旁一丟，連褲連鞋跳入湖中。

她已浮在我們六七丈以外的湖面，湖水已深到她的胸際；她只要稍爲俯首，全身便

可完全浸入水中，她見那人追去，回頭用哭喪着的慘臉向我們拱拜。

「你不要來啲唔！我一定要死哉，我一定要死哉！」

「不會死的！」那人在湖中取笑的說。

「我一定要死哉！要我做炮灰鬼，我不如做湖水鬼！」

「炮灰鬼，這是那裏來歷呢？」我的腦筋中，忽然想起我跑出時，女尼的手中還拿着一根火筒，大概這便是炮灰鬼的來歷了。「啊！該死的狼心狗肺的女尼！」

「湖水鬼也不要你做啊！」他冷刺的說着，已經走到她的身邊了。他拖住她的手，她便用全身墜了下去。

「我不要做人哦！我仍舊要死哉！那不要拖我喇！」

但是她那裏有一絲力氣呢？那人只不聽她的話，拖着手往湖岸走來，她不可逃脫，無可奈何，躑躅顛扑着跟了回來。

這時老尼已經趕到，她好像沒有看見她跳水後的悲慘情形一樣，還向她責問，問她爲什麼跳水尋死。

「有飯把你吃不好嗎？有誰難爲你，你要來跳水？」

她此時的心境，除了她所虔誠記念的南無阿彌陀佛以外，又有誰能知道呢？她全身都污着泥水，真如一袋在湖中撩起的破布，湖水從她的頂上淋下，剎那間，地下匯成水潭。她面部全無人色，鐵青得如同一個陰鬼，再加幾根被水染溼到處黏在額上的頭毛，高聳的顴骨，與無神而滯澀的眼睛，她簡直是入了鬼籍了的。

「那師父是好的。」她好像忽有所會似的，悽愴的回答。「只是我自己曉得要死哉！做炮灰鬼，還不如做湖水鬼。」

「我早先想在那裏尋死的，那邊水太淺了，我方走過這邊來。嘿，我一定要死哉！」她想了想，忽然又哭了出來，但仍是沒有眼泪的哀叫。

「嘿！嘿！師父！我回去也要死哉！嘿！嘿！」

這大概就是她求死不得的，內心最激烈的呼爆了。從她的這幾聲欲哭無淚的「嘿」的呼聲中，人們可以理解到幾許無告的悲哀呀！

老尼還要立着與那幾個婦人談長談短，談她怎樣的要到她的庵裏，怎樣的她發出善心，答應收留她……我便覺得不耐煩了。我催着她走，我恐怕她身上的溼衣，不急速換掉，將更有意外的疾病。

於是她趑趄的走着，心裏是橫着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來的苦楚。

「天下再沒有比求死不得還要苦痛了罷！呵！這是多麼灰色的人生？她這種身世，她這種的命運，她再活着，又有什麼呢？我真發昏，讓她死了少受幾年苦楚，不更清爽些嗎？我又何必呢？我不是說不能自殺便是人類的劣根性，便是一生受苦的大原因嗎？我不是說，只有求死不得求生不可的時候，方是人生最苦痛，最灰色的時候嗎？啊啊！我今天怎麼

又自己背了自己向日的主張，而去阻止人家脫離苦痛的，高貴的自殺呢？啊！錯悔錯悔！我真發昏了！」

我跟在她的後面，看着她身上流下一滴一滴，滴在地上的泥水，便想像起死屍腐爛以後，從棺材中滴下來的人滴；再看看她哭喪的，一蹶一癱的情形，便又聯想到受了傷的野狗，鮮血在一滴滴的滴下，還勉強的覓牠的歸路。

「現在，要她回去怎樣的生活呢？人生弄到沒有路走而想到自殺時，已經是悲痛極了；但她現在卻連自殺的一條路都被阻止，這還有什麼生趣呢？啊！是我害了她了！是我破壞了她高貴的計劃了！」我愈想愈悲，便想奮起勇氣，跪在她的前面告罪，要她自己重新走去尋死。「我的罪惡，真該萬死！社會上本該不要她了，她自己又立志要毀滅自己了；上帝大概也不關心她了，我算什麼呢？我竟然要違背社會，違背上帝，違背她的自由意志——而且還違背我自己素日的主張，而去破壞她的計劃，要勉強她再生存着受苦。啊！這

是存何心肝罪惡，罪惡啊！我請求你罷，我請求你重新到湖中去死去罷啊！我請求你仍舊去完成你高貴的自殺罷！」但是我那敢膽說出來呢？那不是比她更瘋了嗎？

我興奮着，赤着腳回來，已經不覺得鋒利的細石子，墊着腳底的微末的苦痛了。

八

當日夜裏，她一個人在十二點鐘的深夜，忽然砰砰然的開出門來。老尼在睡夢中，被她驚醒了，問她到那裏去，她只是不應。老尼恐怕她深夜又去尋死，便燃起油燭追趕。

但是她並沒有向今天日裏走過的那條走，也不向另外可以通湖邊的路走，她卻向往天竺靈隱這一邊走去。

老尼在深夜中喊了起來，幸虧夏日的夜裏，所以便有許多男子，還道是出了賊，或者失了火，走了出來，把她攔住。老尼說她是瘋了的，恐怕深夜出來，跌在那裏死了，很感謝了一下那幾位壯士。

第二天，她仍如平常一樣，也是不住的念佛；而且南無阿彌陀佛的聲音，比平常時還要響亮。

這一天的夜裏，她吃過了晚飯之後，老尼們還看見她的；後來不見她了，她們還道她是早已到房裏睡了；及到臨睡的時候，老尼走到她的房裏看她，一切的東西都是如舊，但是她已沒有了。

老尼秉着燭，四處去找尋，但是那裏找尋到呢？她只得回來睡了，等明天天亮時再找。第二日的早上，東方還沒有發白，她又來敲山門了。老尼道她沒有尋死，便十分高興的起來開門。

開進門來，老尼問她一夜的功夫，到那裏去來。她卻說了許多瘋話。

「師父！那要救救我。」她說：但是她的聲音似乎帶一點沙；而且說話的神色沒有從前那麼悲切，只是平平淡淡，若無其事的。「我逃也無處逃了，他們都排起香案要捉我！」

「誰排起香案捉你呀！」

「我走過靈隱，靈隱的觀音菩薩排起香案來，香案的兩邊立了許多差人，他們鐵鍊鏗鏘然說要捉我。」

「我逃到天竺，天竺也正一樣；他們說我來了，來了，剛好捉住。」

「我又逃到靜慈，我又逃到城隍山。啊！師父，他們都要捉我。師父，那一定來保護我，不要被他捉去。」

「師父，我要死哉！他們一定要把我捉住，我將逃避到那裏去呢？他們四面都陣圍攏好了，他們攏好陣圍要捉我的。」

據她自己這樣說，那末，她這一個整夜的時間，便是在西湖的四週，繞了一個大圈了。至於她這一夜的實在的情形，便是她自己，恐怕也不能曉得清楚，說是做過什麼事的。這一日，她整日坐在觀音殿裏念南無阿彌陀佛；她是念得這樣虔誠，口裏並沒有空

過一分鐘的時間，一日的飯都沒有吃，也沒有出來一步。

到了夜裏，她又不知在什麼時候出去了。女尼燒好了晚飯，聽聽她已沒有聲音，還道她已念得入睡。但是她已經出去了，室內並沒有留着她的影子。

她們驚慌着，希望她同今天早晨一樣的歸來，但是今天望着明天，明天又望着明天，她終於沒有回來了。

她真的被鬼神排起香案捉去嗎？但是西湖裏並沒有浮起她屍首來，各處的山坳裏，也沒有發現過一具暴死的女屍——一直到了現在。

一九二五，六，一，作於西湖。

山徑

發源不遠的曲江溪水，在山峽中曲折的流繞着。山峽是這樣的崢嶸，這樣的特兀，流水在牠們的下面沖過時，每每激起許多浪花。那砰訇然的響激林谷的水聲，便從那裏發出。

沿着這曲江岸上，在蜿蜒的山簷上走着的，是一批從H縣到F縣的居民，或是那一帶就近的鄉民。他們在那裏走着，若是從溪中的箬篷船上看來，他們的脚跟便在高凌雲漢的半山中穿騰。而那些峭壁的特兀的巖石，與偶然從巖縫中長出來的一株巖松或雜草，便高高的襯托着他們。但他們若有心到巖簷的前面俯窺巖下的澄潭呢，他們也可以在不寒自慄的心情與腳骨中，看到脚下深不見底的澄碧的深潭。

那裏的流水。有的是被四面的山巖截住了，便匯成一個緩慢的深潭。但當那流水流

到山邊或轉折的地方的時候，那水勢便是飛馬一般，呼嘯的過去，這裏的水，是每每從上面滾下來。相差至兩三丈高下的。許多聰明的鄉人們，就利用着那裏的水力，裝上水磨與水碓。水磨的聲音是這樣的響澈雲霄的，每每可以在幾里之外的山隈中行走着的旅客，或是在遠處的半山上樵柴的人們，聽得清清楚楚，伴他們的寂寞。

在這山腰的狹道上，便有幾個衣衫襤褸的人在道水磨的聲中踉蹌的走着。

那是一個四十多歲，背上負着一個三四歲的女孩的男子，與一個四十上下的女人。他們大概是一對夫婦；而在他的背上背着的，大概便是他倆的女兒。

他們現在似乎在悲愁多皺的面紋中，現過一次安慰了。他們在這樣的談着家鄉的事：

「犯人有四五百呢。」那男的用說新聞的口氣，告訴他的女人，爲的是可以免得路上的寂寞；一面是表示在亂離中，如今能夠得着重聚的親愛的歡情。「真有福星照耀，這

「四五百犯人，統統都放出來了！」

「是誰把他們放出來的呢？」

「是黨軍。黨軍把知縣捉住，——那知縣聽說到任只有五日呢，第六日就被他們捉住了。他們把知縣捉住，送到牢監裏，把他關在牢監裏。同時，他們要在牢監裏放出幾個冤枉的犯人。」

「他們去放犯人的時候，有幾個犯人說：『既然放了，便統統放，把我們放了出去，也算做了一樁大好事。』於是他們心動了，說：『放便放去好了，那有什麼去，去，你們都出去，今早大解放了！革命黨是代人民謀解放的。』」

「啊，啊，聽說，立刻牢監裏便同造反一樣的，大家都大呼大叫說可以重見天日了，——牢監裏便如跌下了一個神仙，——有許多人正捧着碗喫粥，便連碗拋掉了；有許多人是在那裏喫餅喫饅頭的，立刻把饅頭把餅都拋掉了；有幾個是在生病的，連走都不能走，」

也用力爬了出來；還有許多拖着鐵鍊與鐐銬的，因為一時敲不了鎖，腳上手上的鐵鍊，便在街上釘釘鑼鑼的響。」

他們走的路是更加起勁了，他們似乎忘記了一切已往的苦痛似的，他們似乎也投入他們的解放的歡樂中了。

「有許多犯人，便餓狼一般的，——真是餓狼了，看見人家在喫飯，或是大街上在買些什麼好喫的東西，便上前去搶。」

「他們的樣子真難看：頭髮是這樣的長，這樣的蓬在頭上而且盤旋鬱結成草一般的草餅。他們的面貌是這樣的黃瘦，但是眼色還是這樣的凶形，骨碌碌看得驚人。他們的衣服，啊！這樣的衣服，又臭，又髒，又破……白虱像真珠一般的滿身點綴着……」

「哈哈……是真珠就好極了，他們可以發財！」她聽他說出這樣近於滑稽的話，不禁笑了起來，而且也要說笑話。這便是窮中作樂啊！但他們是非常的開心。」

「白虱在他們的身上爬行，他們在街上行走時，若是脚步稍爲踏的鄭重一點，還許多爬行的白虱，便會紛紛然跌了下來。——身上的真珠寶貝便撒滿在街上。」

「一時之間，滿街滿巷都是犯人，都是蓬頭散髮，鶉衣百結，如狼似虎的犯人。啊啊？」

「這些人運氣真好呢！倘使不放出來，真不知要坐到幾時呢？」

「聽說，有許多是重犯，除了死是不能夠出來重見天日的，有許多是要犯死罪的！」

——她說：

「他們家裏也有父母妻子的，如今忽然回到家裏，家人們立刻團聚起來，這是何等的高興啊！」女人家總是心細一點的，她忽然便懸想到他們團聚的歡樂情形了。

她一時間，覺得歡樂充滿在四週，欣欣然在全身心的每一個神經纖維上發笑。大概她的意識，是把她自己的夫妻團聚的事情，與他們的融合在一氣了。

但是他，他因爲她說到這裏，也想起從前被北兵拉去的情形，一心只想永久沒有回

來重聚的希望了的……心中便深現起許多哀怨而絕望的陰影。又因爲現在已經回來，夫妻重聚，心裏又起了一種悽酸的微笑。

原來他是F縣城內大街上一個賣點心的小販，他那時因爲北軍已經進城，自己想早點把東西賣完躲避開來；但一不留防，卻被他們捉住了。那時他家裏沒有另外的人，而且也無從與他的妻女告別；因爲他的妻女是早就跑到鄉下，寄寓在親戚家裏避難去了。他自己以爲這樣衰老的男子，是不會被他們注意了的，所以便大着膽子在家裏——而且那時家裏也的確無人照管……那裏曉得，他卻因爲大膽，因爲以爲「不要緊不要緊」卻被他們捉去了。

啊！他那時何等哀怨啊！親人又看不到，援救的人又沒有。有許多人，還因爲有老妻老母，或者是兒女來哀哭而至釋放了；——就是不能釋放，但他在最後的就刑（不是就刑嗎？這是生離死別的當兒，他的上道就是送死呢！）以前，還能清清楚楚的聽一聽他的

慈母，愛妻，或者愛女的哭聲；而且能夠把她們的哭聲深深的印在腦中，作他在異地受苦時惆悵的資料。——曉得天下還有人爲了他這樣哀哭。但是他呢，他是連生離死別時都沒有見一次親人的機會了。他想，他的女人不知會不會曉得他的被捉，不知曉不曉得他是怎樣死，而且將死在何處？

他的心是把許多釘釘住似的，自己曉得是血淋淋了。

他在這樣怨痛當中，他看那些如狼如狗的丘八，把麻繩穿在他的頸上，又被一擔重的子彈箱加在他的背上。那丘八是握住麻繩的中間，麻繩的一端連着他的頭頸，但另外的—端，卻同樣的穿在他的同命運的另一人的頸上。他便這樣上道了。

他走了十幾日，他受過了許多槍腿的賞賜，他餓過幾天，幾致要死。他有幾夜是全夜立着過夜的，也有幾次是睡在草窠中的。他也曾經聽過震天大砲的聲音，看見漫天的火光。——因爲他們的軍隊，曾經有幾次在一個村莊上放火。他也看過殺人，及割耳朶。——

他有一個同命運者，也是他的同鄉，他們是一向認識的。這一次，他不知是真的病了走不動呢，還是特意假裝的，想跑回家去。總之，他的那位同命運的相識是很可憐的。那時，已經到一個荒山頂上的野路亭裏了，那人哀求那些丘八說：「我的肚子痛，實在走不動。」那些丘八因為他求得可憐，似乎是有憐憫的意思了。就說：「好！你想回去嗎？好，回去就是了。只是——」他用雪亮的小尖刀噬的割下他的耳朵，「——你須得留一隻耳朵在這裏。如果你的肚痛是假的，是騙人的話，就是你跑去了，我們也要罵的，所以留一隻耳朵在這裏探聽探聽，報報消息。」那時，他看着那人面上流了滿面的血，終於沒有走，臥倒在那亭子上了。後來他們大隊動身了，不知那人性命究竟是死是活？

他想到這一種地方，他真是心寒膽裂了，那裏還想逃。只是有時真的走不動，或是餓了，或是身上的某一處痛，都忍着不敢說。他想，無論如何，他是沒有望了，不是被他們狼戾死，便要被他們迫上戰場被敵人打死，他是沒有希望了！那裏還有同妻女團聚的機會呢？

那裏想到世界還有這樣的一天，讓他們在山徑中安閒的步行着，走回他的安樂而平淡的吃菜乾淡飯的老家呢。

他本來是把生命置之度外，只是在等着，等着，等到那一日死臨到他的頭上時，他便心願閉着眼死了的了。他是沒有想到逃脫的心思，更沒有去想如何逃脫的法子。

但是，距今今天十五六日以前，——是十六日吧，在這樣顛頓中過的生活，日子實在記不清了。——有許多丘八們都走得倦了，他們有的已經走上前面，有的是坐在路亭中打瞌睡。他不知怎的想起的，好像有人在這樣說：「這是你逃生的時候了！」於是他便振起精神，一口氣穿山過嶺，逃了二三十里的山路。他把草鞋也逃落了，還是赤脚的跑。虧得他身邊還有幾元大洋，後來總聽着老天的保佑，走了十三日，才走回來。

他回到家裏，恰恰遇F縣放犯人的時候，他在家中獨自宿了一夜，第二日就到鄉下的親戚家去接回他的妻女。

他們在親戚家裏聚會的時候，彼此如同隔世，他們並沒有想到世界上還有這樣恩惠而美滿的一天，可以讓他們享受。

那時他又走過了一個水磨。從前的那水磨的聲音，因為山路的回轉，那轟轟然的水聲，便聽不見了；至於第二個的水磨的聲音，又漸漸的在前山響了起來。

那時他已經把背上的女兒放下，他們左右的把女兒的兩手牽住，緩緩的在山徑上，好像教女兒學步似的。

太陽一點點的偏過西面，陽光從斜側面的山巔射來，照在他們面上，才覺得有一點重回的生氣。

再走了幾個轉灣。走過一個山嘴。他們便遠遠的看見城裏的那兩枝高聳雲表的雙塔。

他們手中的女兒，似乎走得有些倦了。她指着前面說：「喏！家家快要到了啊！現在叫

爸爸再背幾步。」於是那小女孩又背在他的背上，漸漸的離開了山路。

深夜

是深夜的十二時了。

窗外是雨夾着雪，不住的下。北風呼呼然打着牆壁，打着玻璃窗，震撼得我們的破屋扎扎的響。因爲是雨夾着雪，所以雪落下來，即被雨溼透了，接着便同化了，隨着牠從簷頭的的然滴下了。

這一種聲音本來是怪討厭的，尤其是更深人靜的深夜。

那時我們坐着的房內，是完全被冷氣充滿着的。因爲華君是我的久別重逢的好友而且這一次又是從戰雲迷幔，烽火連天的西子湖頭避難來的；我們安得不盡興的作長夜之談呢？

說起西子湖頭，誰不欣欣然心往，說這是中國的公園，江南景色的真正的瀛派，湖山

明媚，游人物化的樂土呢？但是現在是烽火連天，戰雲迷慢了。

在西湖，我亦曾學着一切文人雅士之所爲，在那裏緩歌低棹的，週游於六橋三竺間。我亦曾登北高峯高歌，我亦曾登南高峯望海。錢塘如帶，西子如鏡，使人引起一種清閒超越的感覺，覺此地卽是佛地，此身卽是神仙。

近幾年來，我因爲生活的煩勞，家庭的羈絆，差不多把少年時間遊放縱的心情，收斂了一大半。實在是沒有半點閒暇的工夫，可以容我想到這些遊玩的地方與遊玩等雅興去了。我實在是對西子不起，我因爲終日奔波，因爲爲了一口飯，就把她給我的舊情忘懷了。

謝謝我的老友華君，因爲他的降臨，他的忽然走來找我，使我頓時想起他昔日與我在西湖浪游的雅興。我之回憶中引起華君的印象，正如我在腦筋中迴現出西子的印象一樣。

「呵！現在的西湖嗎？真不得了，那裏還有半個人，白日裏也要被鬼捉去的。」華君這樣在苦臉中帶着輕笑的說。

「那末湖濱一帶呢？所謂士女如織的西子湖頭呢？」我問。

「連一部黃包車都沒有，——只有幾支孤獨的電線柱還是有秩序的立着。」

「城裏的秩序，想來是好一點罷！」——我想到戰爭時的丘八大爺，到不敢十分決定，又改口的說，「不會搶劫罷！——怎麼有的了。」

「在表面上是沒有的，但是那裏保得住。從前是「拉夫」——夫拉完了，——不是拉完，就是逃避得無影無踪了。現在是「拉妻」——

「拉妻？」我驚奇的問：「誰拉誰的妻？這是實行共妻主義嗎？唉！提倡共妻主義的人真可殺。」

「你不要說話太滑稽了，這算得什麼一回事，在戰爭中，你將要奈何他呢？有錢的，固

然可以逃到外國地界躲着，無錢的，只有犧牲一點了。生命弄得不好，也要犧牲，何況一點不值錢，而又看不出痕跡的貞操？誰要他們沒有錢呢？誰叫他們不逃到外國地界去呢？

「你的話也太滑稽了。」

「太滑稽嗎？讓我述一節對話給你聽：

「開門，開門！」北方的粗濁的男子的聲音。

「門外是什麼人？」是震顫得發抖的老女人的聲音。

「是老總，你快開門哪！」

「門唉然的開了。

「是一個老太婆嗎？——你家裏還有人嗎？」

「沒，沒有。」

「還有年輕的女人嗎？」

「沒有，沒——有。」

「另外沒有比你較年輕的嗎？」

「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他媽的，她們都逃了嗎？老總們又不曾把她們吃掉的。」

「是，是，是。」

「沒有人了嗎，管他媽的，你來也好，讓我過一過癮——來，來！」

我是禁不住的笑了，「你不要說下去了罷，你是瞎造，你是在說無頭天書。」

「請你讓我敘述完了你再批評，好嗎？」他說，「馬馬虎虎，你也好，來，來，來！」

「我，那裏的話，我……我是……這麼老了。」

「管他媽的，快點，快點，馬馬虎虎的，老一點有什麼，我又不要你做老婆。」

「呸，你不要做畜生的事，唉，請你退回去。請你饒了我罷，我是太老了。」

「『太老了，我又不要生兒子。』」

「你的故事瞎造完了嗎？——我沒有想到多年不見了的老華，到現在還不減年輕時的雅興，還有從前的談鋒，真是難得。」

我是被他的故事引起，笑得合不籠口了。我在止不住的笑聲中，勉強說幾句話前輩話。

窗外的風，是格外的大了。雪的聲音也特別的響，想來也特別的大了。

這時，在偶然的，我們的笑聲停下時，覺得四圍是靜寂到只有風雪的飛舞。

火爐中的火是冰冷了，冷氣已偷襲入我們的腳趾，再從腳趾，偷渡到腳骨，大腿。

時鐘是鏗的打了一下。

「是一點鐘了呢，火爐又冷了，我們還是躺在床上談罷！——幾年的舊友，幾年沒有同床睡覺了罷，——這是很有詩意的呢，是這樣風雪的深夜，是這樣闊別的舊友，——如

今是圍爐對坐，聯床夜話；倘使你或者我是一個詩人，就應該做一首詩了——詩境又好，詩意又有。」

「你現在還同從前一樣的弄這些玩意兒嗎？什麼詩，什麼小說。」

我們一面在解衣，一面又從同寢談到異性，談到妻，談到家庭的情形。

「你也覺得缺少了什麼嗎？——孤獨，對於你的夫人的想念——難道永久讓他孤獨着？」

我是喪了妻多年的了，妻所留給了我一個女兒，使我還脫不了家庭的牽累。我雖然給她寄在我的姊姊家裏，但我還須得負教養的責任。她現在算來也有九歲了，聽說長得也很不錯。我近來都因為生活的關係，沒有回去過，所以也沒有去看她。今年年底，本來想乘這個機會，回去過年的。但是又因為戰爭，四處起了土匪；橫蠻我回去也沒有什麼大事；老婆又沒有了，所以便沒有回去。

「我對於家庭的想念，現在是很淡然的了。人生算得什麼呢？再過幾年是回去了；有了家庭，有了妻子，反而累贅。我覺得一個人活在世界上總是危險，尤其是女人，像你剛才所說的一樣。」

「你說危險嗎？——呵！我還沒有告訴你呢！你可能記得我們叫他白綿羊的那個李素恭嗎？他的家裏，我記得你從前也會去過，——就是靠近鍾靈門城脚的……」

「呵！曉得的，白綿羊，小白羊，他怎麼了？」

「他的房子被地雷震坍了呢？他與他的夫人也被壓迫在裏面，差不多要把他倆活埋了。」

「地雷，就是這一次嗎？」

「這一次杭州的恐慌，大半也爲了這一個地雷呢？這地雷的來歷還不大清楚；但牠炸裂時的聲音，直同天崩地陷一般。凡是有了耳朵的東西，都驚駭得要死，不曉得是怎樣

的大難來到了。事後，大家跑去看了，才知道是地雷的炸裂，那個裂口有一間房子那麼大，也有一間房子那麼深。當時就炸死了幾個人——呵！你倘使看到，你一定要說他不是人了。

「杭州的恐慌就是從一聲地雷振動，傳播開去的呢！」

「你沒有說到我們的白綿羊，怎樣了呢？」

「白綿羊大概是沒有死罷！他不過壓了一壓，又沒有直接受到炸裂時的彈火，不然，白綿羊到要烹成黑羊肉了呢！——哈哈。」

「你又說起笑話來了，究竟怎樣呢，後來？」

「我實在是不曉得，我是逃到這一邊來了。」

我覺得白綿羊的結局，實在是太灰色了，我的胸中到沒有如聽他剛才所說的那個不近事實的強奸的滑稽，帶着訕笑分子，可以輕易放過。我是覺得悽然的。

我們沉默了多時之後，覺得外面的風雪更大了，冷氣襲透了我們被內的空氣，華君又從笑嘻嘻的口吻上，談到異性的問題了。

「你也應該找找看，——哈，我想你是靠不住呢！上海住了這樣多年，又是失偶的光棍，又是這麼漂亮，安保沒有一個或兩個的姘頭。——告訴我吧，——老朋友，告訴我也不要緊！——你倘使有，我便讓你去，何必在此地受冷？」

「呆子，這樣冷的天氣，若是有了姘頭，還會不去嗎？——便是因為沒有喲！」

華君似乎有一點睡意了，我聽他唉唉然開了兩個大口，接着我的睡神，也似乎襲入我的鼻孔，又從我的喉頭上鑽出來，我也唉唉的開了兩個大口。

「呵！文生，文生！我們恐怕是從在西湖流放時同床了以後，如今還是第一次呢？」他忽然好像想起什麼似的，用腳頭踢着我說。

「所以，我說今夜是很有詩意的，你不會做詩，也應該多談一點我們別後的情形，或

是你從杭州帶來的土產的故事。」

我實在是很有睡意了，因爲一日的疲倦，現在已經完全侵入我的腦筋了；——但是我心願說我是厭惡他的談天。

「我告訴你西湖的戰壕罷！這一次的戰爭，有一方面的兵，通通是駐扎在西湖的。他們掘的戰壕，一連有兩三條。江干是第一條，城隍山九溪十八澗是第二條，還有城裏也掘了防禦線……」

「你還醒着嗎？」他又用腳踢我。

我在迷糊中回答，「唔，你說，我是醒着的。」於是我又彷彿聽他接下去說：

「戰壕有一二丈闊，一丈多深呢，而且延長着幾十里。這一邊雲棲，法相寺，棲霞洞，呵！我們從前一切浪游的地方，如今都被他們破壞了。——樹木是焦了……地方是弄得不成樣子了，西湖是破壞了……中國的公園……江南的勝地……戰爭的痕跡……地球

的破裂……戰壕……」

我漸漸的模糊起來，漸漸的聽不清楚了，我不知在何時睡熟的。

在隱隱約約中，我好像覺地球是裂開了，從二丈多闊的戰壕，漸漸的崩山倒海，漸漸的地球破裂。呵！地球裂開兩邊了！等了一忽，我又在約約隱隱中覺得兩邊地球在相互的撞擊……

第二天起來的時候，推開窗門一看，瞥眼便是一陣刺目的白光——呵，大雪，大雪！一片白茫茫的大雪。

昨夜的雪，本沒有想到他會蓋起來的，如今到蓋得這麼厚了。這足足有五寸呢！一陣陣的凜然之氣，頓時圍住我的四週，我顫震得牙齒上下相碰。世界完全被白色蓋住了，我想：白色是一種凜然的可怖的氣象呵！

一九二七，十一月十日深夜，上海。

和平

離開C城有三四百里的山路的T村上，這幾日的空氣已經平和得許多了；但是這一種平和，正如剛才在哀哭着，被他人勉強勸住的淒清一樣，總沒有平時那麼自然。

其實，這豈只是T村呢，凡是C省的各城鎮各山村，大概都是如此的呵！而且還有許多地方的居民，現在還在享受着辣味，這樣淒清的平和（如正吃了辣味，辣得眼淚從鼻孔裏鑽出來的辣味——以後，一時稍乎覺得平靜一點的平和）還不能夠享受呢！

T村的向東的一間小屋的前面，微弱無力的太陽，正如慈母一般的在撫弄着那裏望着的從大難中逃生出來的人們。那裏是T村中的人們的游藝場，俱樂部。差不多，在冬天的日子，他們一村的人民，大半是在那裏把他們的時間消耗過去的。

那裏的小屋，立向東南建築的，兩傍是屯積著如山如牆一樣的秋收時的稻稈。那裏

籠成一個廣場，廣場中散滿在昂頭覓食的雄雞，與努力用兩爪抓地的母雞，雄雞是偶然抬起頭來啼了一聲，村中各地的雞聲便似乎如深山的回浪一樣若隱若續的在響應。那裏也臥着安閑的黃犬，與無精打彩在瞪陽太的花貓。那裏隨便放着幾把竹椅與矮櫈，在竹椅與矮櫈上隨便坐着男女老幼的村人。

他們正在呼吸着自由的空氣呵！還是從激烈的逃避得喘不過氣來的C省的兵亂以後，第一次享受到的天大的幸福！

說也奇怪，T村的人民，真有些賤脾氣，他們現在在日黃下的談的閒話，反多半是慶祝與欣幸的話，並沒有半句是同平常的年頭一樣的，不是呪咀天年不好，便是呪咀和官兵一樣的強盜，以及比強盜還凶的官兵。

西。那時正是上午十時左右，村人們是捧着火爐在相互的閒談。有的還在那裏吃着東

一切都是十分安閒的，要是沒有人跑到村後或者村前去看一看，四山的荒涼，與樹木的焦灼的情形，他們斷不會疑心在兩三個月以前是曾經過一次浩劫，他們是逃避得無影無踪的。

這裏坐着的都是村中的人們。那個黑面孔的是祖海，那在逼着小貓玩的是他的兒子，那個抱着小孩在西首的稻稈堆下的他的老婆。他們是一家，他們差不多是T村中的貴人，是那個俱樂部的主子。還有那個紅着眼圈，時常在眼角上綴着眼膿的是他的堂伯母，那個十六七歲了還時常拖着鼻涕的是她的孩子，她們的男主人，小孩子的父親已經死了，家庭很簡單，只有兩個人，也住在這一間小屋的左方。此外，還有村頭的老三伯，還有以賢慧出名的三孀孀和她懷中的女兒，還有癩頭六嫂和六嫂的親戚。在這一批人當中，尤其使人們注意的，便是頭上的辮子割去了又留着腦後的一半的二大人。

二大人是獨身者，他比較村上的人們曉得多多。他本來也如阿六，老三等一樣的叫

做老二，只是他很自負。他時常向他人說他自己是大人，是二大人，所以大家也就帶說帶笑的叫他二大人，而他也不管他人是有意或無意的諷刺，他總是樂於答應的。

二大人手裏捧着一隻蔑火爐，火爐上有幾塊零零落落的烏炭。他想把這烏炭弄紅，用一隻粗黑的手在灰裏翻起一星星的火花，同時就用嘴吧靠近着火爐，夫夫然吹起來。

二大人的兩隻手捧着火爐，尖着嘴吧，收小兩眼，夫夫然吹火的情氣，是很有趣的。他們是一切都在平和中過着。不知怎樣一來，二大人又在談他的往事了。

關於二大人的一節往事，在第一次還有許多人注意的，只是二大人自己沒有二夫人，所以他雖則要把自己的事情來重溫，但總有人與他起共感的。

二大人現在是更相信，他有大人的希望了。他曉得自己的發軔必不在遠。他理解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讖語。他現在想起還在自己慶祝自己欣幸，他真在佩服自己本領的高超，命運的有幸，祖宗的蔭庇……能有這種智慧從難中逃了回來。

「只有差尺半路呢！」二大人欣喜的說，「做幾年的人，要享多少福，受多少苦，都有命主着的啊！所以近幾年來，我一定是不死的了。」

「想起來真怕人，又好笑，我一定有祖宗的神靈保護着的。那個夜裏是何等的黑暗呀！莫說對面看不着，而且自己看不見自己的手。陰風呼呼的吹着，半空還飛着細雨。我們連自己在什麼地方都不曉得，只聽見大炮彭然的一聲，西邊的天地又紅了一角。有時在這種火光中，我們才看見同伴的印着火光的面孔的一閃。」

「我不曉得我的同伴是那裏來的，因為他們，兵，不許我們談半句話。我的同伴，他真是個好人！我曉得他的力量一定比我還小，但他卻盡力的掙扎；他說：我們都是落難的人，大家應該幫忙。那天晚上，他真是沒有力氣了，但是他怕打，他還是忍着抬。」

「我們是在抬着一箱一箱的子彈，送到前線上，叫這許多殺人的工匠殺人呢！」

「那時我們同齊抬着兩箱子彈，好像在夢中行走一樣，一脚高，一脚低，不知踏在什

麼地方，也不知走到那裏。有時在脚下縮着一種鞭條條的東西，我的同伴，或者是我，便輕輕的喊了一個「貨」字，就算了事。」

「貨」字就是野死的死屍的代名詞；但這一個被輕忽的字卻能引起拖眼膿的女人注意。她想到她的丈夫死後的屍首，她心裏有些酸楚，幸虧她的眼圈是常紅着的，所以她雖然是在傷心流淚，也沒有人疑她的。她說，「那末這些屍首怎麼呢，有人收屍吧！」

「誰管得這許多，收屍！並且有許多人當被我們踏着時，還會呼痛呢！」

「你們就忍心不救他嗎？」祖海嫂問：

「誰管得這些！自己的性命也保不定在幾時同他一樣呢？」二大人又繼續着說：

「我的同伴，他便這樣的送了命了。那時我們看見前面忽然紅起來，同時便聽見一陣大炮聲。子彈本是穿梭一般的，流星一般的在我們頭上飛舞。但這時子的子彈飛過如燕子一般的吱然的飛過時，我們的同伴便應聲在一閃的火光中跌下了。」

「火光頓時熄滅了，我不曉得我的同伴頓然蹲下去幹什麼，當他跌下去的時候，他身上與我身上吊着的繩，驟然把我一拉，差不多也要把我拉倒。

「阿！等我蹲下去問他時，我發覺出他的口邊與耳畔，才是流着火熱的似乎帶一點黏性的流質了。我曉得他是受傷了，那一定是血。」

這一種情形，祖海是男子心腸硬，也不要緊，只是那裏的這些人，聽到這種地方，總是覺得心頭癢的，有意無意的聽着。

祖海是談談的說說，「二大人說得大吃力了吧！」

但二大人猶如沒有聽見一樣的，尖着嘴，一面吹着炭火，一面在說。

「我好像聽見誰在吩咐一樣的，大概是祖宗的神靈罷，聽我倒下去，倒下去，我便也倒下去了。」

這時拖鼻涕的小孩，因為他的鼻涕實在太不掙氣了，呼了進去，又跑出來，呼了進去

又跑出來，所以便被他的母親叫到面前，捏着他的鼻頭，好像要把摘下來一樣的，那鼻涕扯了出來，扔在地上。

地上尋食的雄雞，看見這是一點好東西，便囁囁的喊母雞們來吃。而幾隻不知足的母雞，便你搶我奪，飛東飛西的躲避起來，母雞們在二大人的脚下亂繞。

二大人好像真的要把手中的火爐拋掉，做成倒下去的樣子時，那些母雞們還以為人們要捉牠了，格外飛奔得利害。

接着，那隻狗也似乎看見什麼似的，對着遠處的山路上狂吠起來。小貓聽見狗叫，莫明其妙，立了起來，在樑上伸了一伸懶腰，僕特的跳到地上，再從地上跳到窗上，從窗上又跳到牆頭，跳上屋背。

T村，祖海門前的廣場的空氣，頓時又龐雜了一點。他們從黃狗所召的方向看去，那裏似乎隱隱有許多人。

「聽說外面還在打仗的呢！不知是誰人說了，大家就有些恐慌。」

二大人雖則相信自己的後福不淺，但對於這一個印象，總覺得有些可怕，他連自己怎麼在那裏伴着千萬的死屍在曠野中過度，怎樣明日和官長們交涉，怎樣逃了回來等情形，都無心，而且是無胆，講下去了。

工村中的空氣，又凝結着。這在各人的心中，又覺得是辣辣的。

那裏廣場中聚着晒太陽的人，是無精打睜的散開了。

末路

一個深秋的傍晚，夕陽剛在西山頂上灑着餘暉，染得楓溪兩傍的楓葉每個都沉靜得透明，而他的暗影便在街頭屋角搖晃着了。

那時在楓溪的夾岸的楓林中，隱隱約約的移動過一塊灰白色的布幔——布幔包圍着一把竹椅，竹椅上躺着一個皮黃骨瘦的文人——那是一頂轎子。因爲是深秋，因爲是遲遲的薄暮，所以楓林中便瀰漫着許多迷人的黑紗——要是在楓林外的石橋頭上看來，那便只有一塊灰白色的轎幔在隱約的移動了。

轎裏躺着的那位消瘦的文人，是楓溪村上有名的雲卿先生。

雲卿因爲轎子在陰森的樹林中移過，蕭疎的陰影已瀰遍了轎幔，便覺得黑暗已侵蝕到他的四週；一種旅途的疲倦與「日暮家鄉遙」的哀感，充滿了胸中。他擡起頭來，寒

起左邊的轎幔，往外面一看，覺得外面是一陣襲人的陰風。

「到了那裏了呀？」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便有一股從躋下滾上來的悶氣，衝開他的喉頭，張開他的大口，虎虎然飛了出來；同時，似乎鼻孔一酸，眼下一閃，不知不覺的流下了幾點鼻水與酸淚。

「就要到了，這裏已是前溪。」轎夫在外面正當他開大口時回答，所以他沒有聽見。他把張開的大口收了下來，心中覺得有一些十分需要的渴求。這一些情形，在雲卿自己的心中，是很明白的。他曉得前一次吃藥丸，是在今天的中飯時候，而現在又是時候了。他伸手去摸他身邊藏着的幾顆藥丸；他順手在袋裏一顆顆數着。他把藥丸放在口裏，似乎還沒有忘記了剛才的疑問。

「天很暗了呢！快到了罷！」他的聲音似乎比沒有吃藥丸時興奮一些。

「就到了，就到楓溪橋了！」他覺得轎夫的聲音是在喘息着的，且與他們加速度的

步伐相合調。

雲卿把第一粒藥丸放在口中嚼了幾下，又在口腔的四週，盡量的搜集一些唾液，把牠送下。他又把第二粒放入口內……但他把第三粒放入口內時，袋裏已經沒有了。

雲卿先生這一次是從省城回來的。他是今年三月時，在家裏和他的夫人破了面才出門去，一直到現在才回來的。

他想起他出門時的情形，心裏便有些慌張。剛才希望早些到了家的心腸，頓時便冷了一半。

「到家後，便怎樣可以開口，說我的轎錢還沒有着落呢？」這是第一個問題。「我身邊帶來的藥丸已經吞完了，今夜將怎樣過得去這從內心發出來的煎熬呢？」這是第二個問題。「我將怎樣的對待她，對待子女，對待親屬呢？……我以後的生活呢？……我的債務呢？……我對於妻兒們的責任呢？……」許多接二連三的問題，便如聯珠一般的旋上

他的心頭。他實在覺得自己的能力太薄弱了，實在是無可如何。

「啊！人生的窮途末路喲！」他自己輕輕的嘆着，胸中覺得有無限的淒涼。

「我不歸來便怎樣呢？餓總不會餓死罷！——就是餓死，也是天數呀！——只是怪討

厭的，就是我近來有了嗜好，——其實，我那裏是嗜好呢，這是藥用品喲！我是並沒有把牠當成嗜好過，這是無可如何的救命的聖藥，我在日本留學時，何嘗不痛斥中國的鴉片中毒呢？我在當教育局長，當小學校長時，又何嘗不痛論吸鴉片之爲害呢？但是，我現在是沒有法子；——我不是幾次想戒除了的嗎？那簡直要我的命！——我病了，難道不可以吃藥嗎？這實在是聖藥！這實在是活人的聖藥！」

他覺得另外的什麼東西都可以不成問題，只是這一點嗜好，是始終不能有一個圓滿的解決。在現在，他是連戒煙的心思也沒有了；他覺得要他戒煙，不如要他自殺來得直截。

「啊！落拓落拓病了連藥都不得吃！」在他現在的心中，似乎世界上除了鴉片，便什麼東西都可以不要了。

他的轎子已經擡出了樹林，四野愈加慘淡而黯黑。

楓溪溪畔的蘆葦叢中，已經隱現出幾星漁火；楓溪鎮奎星閣上的天燈，也隱隱的好像在很遠的遠處昇了起來。西風偶然在蘆葦或是在楓林中掠過時，啾然的孤雁，便合着蕭蕭的落葉飛起。

雲卿先生胸中的哀感，便如此時秋風吹過四野後的淒涼。

「我自然是一個病人。」他發覺着，若是自己是扶病歸來，便可以推託了許多罪孽。「我病在省城的會館裏，足足有兩個多月；我實在是消瘦得太不像樣子了——我有多少時候沒有吃飯。」

「病了有什麼法子呢？我的夫人一定是不責怪我的——而且我病在他鄉的會館

裏，而且病得兩三個月——她們不來看我，沒有把錢匯給我養病，沒有來接我回來——我便可向她們發牢騷呢？——我是誰的丈夫，你們是一定不把我當做人了；幸虧我的朋友好，他們才借錢給我，送我還家，若是天下人都同你們一樣，我不是死在會館裏了嗎？」

他覺得自己的氣已經壯了不少。下面的說話，自然是他夫人向他賠罪，代他付轎錢，燒點心，買酒，挑烏煙等事情了。

正在他遐想的時候，轎子的前面，似乎頓時高了起來；他的身體無意往後面仰去；接着前面的轎夫，便一步一步的高了起來；他知道是到了楓溪橋了。

走過楓溪橋便是楓溪村舍。

雲卿先生躺在轎中，靜聽橋下淙淙的水聲。他隱隱中覺得故鄉的柔和。

轎子撥入村中，他便偷偷的把轎幔牽起，向兩傍的村舍窺視。已是黃昏的時候了，村人們已經關着門，在室內閒談；燈光與談笑的聲音同時在門縫中溢出，一種柔和而純美

的鄉村風味，在久別故鄉，顛頓於都會的會館中的雲卿先生看來，便如飲旅途的勞瘁者，以至上的香茗，——那是不冷不熱用上等的山水泡的雨前隄井。

轎子已經停在雲卿先生自家的門口了。

雲卿先生是病在轎裏，轎夫砰砰的在門上敲着。雲卿夫人因為節省經濟，是早已把子女領入房內，預備就寢了。她聽見敲門的聲音，便提着一盞「手照」來開門。

開了門之後，她微茫的看見門外的一團灰色的不知是什麼東西的大怪物；心裏吃了一驚。轉眼間，她才看得清楚是一頂轎子。她料想他們是敲錯了門，是長途的旅客在找錯了客店，便一手遮住了被西風逼得將要殘滅的燈火，想把門重新關上。

但是轎夫卻喊她太太，說他們攔來的是雲卿先生。

雲卿夫人聽見說是她的丈夫雲卿先生回來了，秋風便把她手中的燈光吹滅了。這瞬時的黑暗中，雲卿夫人的心頭，立刻泛起了許多酸甜苦辣的混合味。

「太太老爺是病着呢！」

她聽見轎夫說雲卿是病着的，一切的仇恨的心情，酸苦的滋味，頓時便減少了一半。她一聲不響的走下石階，輕輕的在轎幔外面叫了一聲，「蘭乃爸！」她聽見雲卿在轎內回答的聲音，便牽開轎幔，把身子俯在他的身上。

「蘭乃爸！你病了嗎？不要緊罷！」

「唔！不十分要緊。」雲卿還是很冷淡的，覺得很對不起他的夫人，又覺得非如此不足以顯他爲夫的權威。

那時，他的第二個兒子也跑出來，知道是爸爸來了，便把許多的兄弟姊妹都喊了出來。他們重新把燈盞點好。麗生（雲卿的次兒）在前面拿燈，雲卿夫人與她的長女蘭姑，兩邊扶住雲卿，扶入家中，讓他倚在床上。

在慘淡的燈光中，她們發現雲卿臉色的枯黃與消瘦，不禁暗暗地吃了一驚。雲卿夫

人是把一切的從前相罵時的宿恨，完全忘卻了。

蘭姑伴着她的弟弟們，把轎裏帶來的另碎東西搬入房中以後，她們便想把轎夫關在門外。

雲卿躺在床上，看着妻兒們的情形，心裏在自己懊悔，自己慚愧。「我幾個月沒有照顧他們的生活，他們還沒有餓死呢！我真佩服我的操持家政的賢妻，她一個女子，竟然能養活一大羣的兒女；而我，一個堂堂的男子，卻連自己都不能養活；現在還希望她們給我付轎錢——」

「爸爸！轎夫說要轎錢呢！」他的良心正在自己責罰的時候，恰巧他的次子跑進來這樣說。他很想發一發雷霆，說他的兒子不懂事，但終於沒有那樣做。他好好的吩咐他的兒子，要他去問問母親看，可有沒有四元錢的轎錢。

他的夫人恰從外面進來，她是來和他商量轎錢的措置的。她家裏實在是沒有錢，現

在又是夜裏，人家是入睡了，押當舖也早關了門；這將奈何呢？

實在，雲卿在外面，還不曉得這幾個月，他的夫人在家中的措施呢？他家庭的經濟，——都是吃飯另用，毫無半個人生產的，真是窮困極了。外人真不曉得他們一家是在怎樣過日子的。

賢良的雲卿夫人是含着眼淚了。但是雲卿先生還是冷冷的躺在床上以久病作護符。

雲卿雖則心中自己責罵自己，但在表面上還是在責罵她的夫人，說她這樣無用，難道不可以到鄰舍人家去借幾元來的嗎？

雲卿夫人與蘭姑們，正在預備着做一點上好的點心來預備「接風」，一面也可使他們一家大小藉此快樂一下的歡心，現在，卻被雲卿先生的責罵，頓時打散了。還有什麼法子呢？在夜裏，在一時間拿出一筆大筆頭的整數，實在是太難了。

轎夫還是在外面大聲的催，已經押當一空的雲卿家中還有何法可想呢？雲卿夫人戰慄的看着雲卿漠然的情形，好像與他無關痛癢的樣子，心裏便是一酸，早就含在眼眶裏的眼淚，便滾了出來。她沒奈何，想到她一空如洗的箱裏的一隻戒指，那是他們定婚的禮物，她拿出鑰匙，開開箱來，又是一陣心傷。秋風已經蕭蕭然了，而兒女們的冬衣，卻並沒有藏在箱內；從前滿望着雲卿在省城謀到一個好職司，而現在卻毫無所期待了。「唉！」

雲卿夫人拿着戒指，便忽忽的走出後門。她知道現在的押當典已經關了，但她總想用這東西拿去向有錢的鄰人處暫時抵押幾塊錢來。

雲卿見他的夫人走了之後，便在沉悶的空氣中打了一個呵欠，開了一次大口。他自己曉得，對於一種聖藥的希求與渴念又回繞上他的鼻腔與喉頭了。

他的兒女們見他打了呵欠，也不期然而然的，受了他的傳染，張開大口舒氣。兒童們的呵欠是要睡的表徵罷！但他自己的呵欠呢，卻別有目的的，接二連三的來了……同時，

外面的轎夫的喊聲也接二連三的喊着。

在很久很久的期待以後，雲卿夫人敲了幾家的門，總算萬幸得很，說了多少好話，賣了多了面子，才備來她所要的如數的錢。她在回來的路上，隱隱的覺到門口放着的轎子，是一種可怕的惡物。

雲卿先生的年紀，是四十開外了。他現在雖然是窮極了，到了這步田地，但他從前的確是闊氣過幾時的，——便是此後，又有誰能料定他不會發達呢？

他在光復以前，曾經到過日本。他到日本去的經費，是賣了家裏的田產去的。他想到日本修學幾時後，一考到官費，便不要再動到家裏的錢了。但是官費卻考不到，而預算着帶去用一年的經費，卻未到半年便用完了。

這其間，他的夫人是何等的致力！她因爲他已經把許多田產賣了，所以便不好再

實田產；她只好往她的母家的女伴，姊妹，兄嫂以及母親們處去挪借，她是費了多少心血，

雲卿在日本住了二年，用了二千多元錢，便只有剃了一個頭回來。

他從日本回來後，在家裏閒了一年，才資緣着一個本縣的勸學所所長的位置；以後，又接辦了本縣的縣立小學。這兩個位置，在鄉人們的眼中看來，實在是闊得了不得的；是不是雲卿一個到東洋去過的和尚頭，誰可以時常和知縣同桌吃飯，挽手同行，並列的坐着在城隍廟看戲呢？幸虧他不善應酬，不喜歡交際，所以外人有許多要求他在知縣前面討一討情的訟案，都沒有包攬來；但鄉人們送給他的豚蹄白鯨等禮物，已經使他一家人盡量的都吃用不完了……

雲卿因為和知縣很有應酬，便把鴉片玩了起來。「那不過是玩玩而已，於道德上又無損的。」於是這一點傷生的病菌，便永久寄生在他的身上了。

知縣卸任的時候，雲卿便也辭了校長，跟他去到隣縣當一個教育科長。在那裏，做官的時間雖則很短，但已把玩鴉片煙的把戲，弄畢了業。

他回到故鄉後，臉上充滿了上等的老煙鬼的情形，言語行動，也滿是政客官僚的樣式。他從前辦過事的幾個位置，早已被新出山的青年拿去，低一等的職司，似乎又不屑顧顏去就；他便暫時住在家裏，以待機會之來臨。但是在家閒居，煙癮卻是不可不過的。

這幾年在家裏賦閒，他是不知怎樣把他的生活度過去的。他的家庭經濟，因為無人生產，因為在六七個人衣食開支以外，又要負擔一元錢一天的過癮費；——最初聽說是押當他夫人的首飾，嫁裝，次之是值錢的衣服，再次是僅餘的田產，再次便是另碎的東西——於是便一天枯窘一天，一年窮困一年了。

在這幾年的賦閒當中，他也曾經靠他夫人把款籌好，到過一次省會，到過一次上海；可是都很無意思的回來。他也曾被她夫人逼得不了，（不，他自己也覺悟過來的。）發心

的戒過幾次煙，但終於把身體弄損了，而毫無成效。

他的夫人雖然說他這種行爲是不得了的，但一直還是忍受着，怨自己的家運不好，怨他丈夫的惡運未脫，只能付之在無可如何的嘆氣中。

可是，一直到今年的三月，他倆才破了面，相互的咒罵起來。——從前，誰不說他們夫婦間的幸福呢？但現在是很可惜了。——雲卿先生竟然發出大聲的罵，（他對他夫人，從

沒有大聲呼叫過）罵她是一個不義的賤婦，「從前我有錢的時候，你待我客氣了；——

我現在沒有錢，你便看我不起！哼！這是婊子心性，這是婊子。啊！婊子！」但他的夫人卻說他是一個無賴：「這一家的子女，是你的！難道要我養活嗎？我多少苦心給你設法到東洋讀書，滿望你是有用的，——羞也不羞，一個男子，一個堂堂的留學生，說連自己都不能養活。虧你自己還有面臉見人呢！」

雲卿先生覺得在家裏是不可再住了，當夜便在一個朋友家裏過夜，第二天一早，便

動身到省城去了。

在省城的會館裏，他住了沒有多少時候，便找到一個科員的職司。雲卿先生對於這種差使，在從前或者是不屑爲的；但現在已覺得是萬幸了；——至少，每日的煙癮，總可以過得舒適一點。

但是不上一個月，那個知事又換了。雲卿先生又連連叫了幾聲「晦氣」；他回到省城的會館以後，煙癮便起了恐慌。

在會館中住着，房金雖然是不要的，但飯錢卻不能不付。雲卿先生對於飯費的需索，似乎還可拖延，而日不容緩的煙癮，卻無可籌措。

他是時常往他的老友家裏去過他的煙癮的，但他的老友住得很遠，他若是坐車去，車費便可以使他過了一次很寫意的癮；所以他每到窮得不得過的時候，便徒行了十幾里人煙稠密，車馬喧闐的街市，走上他老友의 門首。

他實在自己也覺得太弱酸氣了；另用是借得太多了，也難以開口；鴉片也不敢多抽。他朋友雖然待他很客氣，而在他心中看來，他與他的老友的中間，總是隔着一道鴻溝。他心中實在有說不出的悲哀。說是要戒了煙癮，又是如何困難。有一次，他是斷了三日沒有揩牙了，但虛弱了的殘軀，便連什麼也不能支撐，昏過了幾次；而且除了這一味惟一的聖藥以外，便什麼也不能見效。那時，會館中的人們，看他的性命便似乎是在俄頃了！——但他一嘗到煙味，便清醒了許多。他實在不敢下決心，他想，若是要他戒煙，毋寧要他自殺，因為自殺是可以死得直截，比不得戒煙時是飽嘗了生與死之間的難堪異味，而終不能成功的麻煩而討厭。

他因為是揩油，而且是常去，所以每次便不敢吸多。——他是何等的疲倦而憔悴！——他在會館裏已經是渴得不得了的時候才動身，——迤邐的行了十幾里的長途，才得到一些聖藥。他只有吸到六分的適意，便要興辭回來。可憐他剛才由抽下去的幾口鴉

片補足的疲倦的精神與殘軀，又那裏經得起這一次的長途勞頓呢？——他是只要一走到會館的門口，那只有吃得六分的煙勁便消散了。——他是何等的可憐！

他漸漸的病了，本來已是一副枯黃消瘦的殘軀，更加枯黃消瘦了。在他的生活中，差不多鴉片便是他的生命，便是他的「救命王」，他是怎樣也不能消除的。——可憐他是病得不能走動了。

雲卿在會館中挨延他的病軀，足足有兩個多月。及到最近的幾日，才有兩三個友人，給他籌措了幾元旅費，代他購置了路上應用的煙泡，才送他下了火輪。

他的朋友們真是苛刻！他們給他代辦的煙泡，恰恰過癮過到家裏，第一夜便起恐慌了。

雲卿到家後的第二天早晨，破了普通的「烏煙人」的成例，在很早的時候，便醒了轉來，他是已經戒了一夜的煙，所以今晨便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了。他第一句吩咐他夫

人的話，便是要她快點去買些鴉片來。他夫人是窘極了，實在沒有法子。

他是心氣愈加變得暴躁了——因為沒有鴉片過癮，時常白着眼睛向他夫人死釘；要是他夫人說了一句什麼，他便乘機謾罵起來。他在歸來後十幾天當中，已經有三四次的小爭辯，一次的放聲大咒罵了。事過以後，他夫人還只好聽他的說話，把鴉片設法了來，而自己在暗中飲泣。

他們在這種生活中過了多時，後來不知靠了誰的指示，他便超出這一層苦境。

他的謀生的方法，是販賣煙土——這是一種坐賺無虧的生意，要是不失了事，便足足有三四分的利息；——什麼生意有這樣好呢？——他既然可以自己很豐富的過癮，又可以賺錢養家。——他們雖都曉得這是危險的違禁的買賣，但是誰管這些呢？——現在的社會上，無事不是詭計不出，昧着良心騙錢的；況且仍舊是用心血的買賣，又不是殺人放火，謀財害命的事情。這又有什麼要緊呢。

雲卿先生做這一樁買賣是很不用費力的，他只要坐一頂轎子到鄒縣去一躺，明日便可以坐着原轎子回來；——鴉片是那麽貴重的，一百元錢的貨品，是僅只有那麽小包，是什麼地方不可以放呢？——他只要在路上沒有被看穿了漏洞，洩了水線，只要能好好的帶到家裏；他的兩天的辛苦，便是除了一切的轎費與另用，還可以剩到二十多元大洋。他們的家庭裏的空氣，已經漸漸的和平了。他只要間十幾日去坐兩天的轎子，一切的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了；誰料到他坐了轎子還有出軌的事情呢？

是初冬的一個早上，距楓溪一百里路以外的某城的西門外面，探頭探腦的立着兩個便衣警察。太陽雖則已經從東山升起，但是在西門外城下站着的人們，却仍舊是感得發寒，週身豎起汗毛，極力縮着頭頸，咬緊牙關。

他們的行爲，一半是辦公，而一半却是爲私。

大概是有什麼人向他們通了一「水線」，說今天早晨，有一頂擡出西門的轎子裏，是裝着一大包的禁物，所以他們早就等在這裏，深恐這一隻大魚漏了網。

他們對私運禁物的商人，每每用這一種手段。他們預先是恫嚇他，引誘他，半兇半善的把禁品搜了出來；次之，便看對方的情色，他還說要捉他到警察所裏去；他若是說求求他，讓他拿去便算數，他便放你去了。於是他們便把這東西拿來，自己分贓，公然的做爲自己的私有財產。若是那個對方一定要同他到警察所去對證的話，他們便要先偷了多少，而後再去報公。

這真是一種好買賣呢！

在無力的陽光，斜斜的，從城頭的疎草上曬到他們的頭上時，那座荒涼的城門中，便移動出一乘用白洋毯蓋着的轎子來。

那個光穿着棉馬褂而不穿長袍的人，看見城門中果然擡出一轎子的寶貝來，便輕

輕的咳了一聲，眼睛向那上面穿灰布長衫而下面露出鑲紅色直條的黃褲子的人一瞟，表示這個來的就是，須得當心行事。

某縣的西門，是依山臨水的；只要出了城門一步，便覺得荒涼滿目，四無人跡的窮荒。轎子已經在那兩個人的身邊擡過——他倆已迤邐的跟隨着。

他倆約莫跟隨了半里的光景。轎子已經在一個山嘴旁轉了一個灣。溪水也在牠的前面匯成一個弧形，荒山的林木遮住牠的西邊；那裏是一所打草的梁山泊。

「轎子停下來！」這卻是那個不穿長衣的人的沙聲。他似乎是醒了夜，而且是終宵在呼喝，所以連喉聲都弄沙了。

轎夫是過慣了這種生活的，他們知道在這種地方，和這幾位朋友相強是沒有什麼便宜的——而且他們也不曉得坐轎的先生是有沒有帶着什麼違禁的東西，所以便沒有得轎內先生的許可，停了下來。

轎內躺着的那位先生，還是很安閒的裹着棉被躺着。他想，大概是轎夫脫了草鞋紐，或是什麼事情吧！但是那個穿短衣的人，便大聲喝他，要他快些出來。

「這是什麼事呢！」轎內的人很安閒的答，但似乎是有些心急。

「快些出來啲！公事公辦！」仍舊是粗魯的沙聲。

「先生，很對不起呢？我們是公事公辦——因為近來時常有人偷運私貨……」那穿長衣黃褲的人，特別的裝出和氣的情形，前身伸入轎中，與轎內的先生商量。

「私貨！」轎內的人，聽見說到偷運私貨，心裏便有些恐慌。「我，我又不帶私貨！」

「搜，搜，搜了再說！」沙聲的喉嚨，特別喊出兇武的神色。

「先生對不起，我們是辦公的。只要看一看，沒有就好囉——難為我們是在辦公

呢！」

「先生，你起來讓這兩位看一看罷，我們好上路。」一個轎夫也從中說項。

轎內的先生，沒奈何的走了出來，手裏拿着一包開了封的茶食，裏面是雞蛋糕和杏仁餅。

這一位先生，便是雲卿先生。他現在的氣色，已經有些轉了紅潮，不像他從前從省城歸來時那麼枯瘦。這或是因他近來的生活豐潤了些，不然，便是今日早晨動身時吃飽了鴉片的效力了。

他此時的心裏，已有些恐慌了；但還想極力支持，極力鎮定；他想要在沉靜的態度中逃過了他們的查察。

他左手拿着茶食盒，右手便把一塊雞蛋糕送到口裏。他忽然像是很不當心的，把一束整封的茶食，提出來放在地上；說恐怕他們把茶食盒子壓破了。他把牠放在地上的時候，實在是經過幾番躊躇——他很想自己藏了，但又來不及，恐怕被他們察覺；他想把牠做出不關心的樣子，但是所有的財寶，都在這裏面——他雖則還是不關心的順手放在

地上，但他臉上的情色，早已轉了幾遍，在告訴人家自己的漏洞了。

穿短衣的人先跨過了轎槓，立在兩根轎槓夾住的中間。他開始向他的轎內檢查。

「哼！有什麼東西呢？」雲卿把兩手圍在自己的胸前。做出很不屑很自大的神色說。他此時或者正在徼倖自己行事的高超。

「先生，只要沒有就好；——不過我們是公事，沒法！」他們兩人本來是商量好了：一個做硬，一個做軟的手段。現在見雲卿這樣安然無事，反疑心放水線的捉弄他們。恐怕弄出無端的口嘴來，所以那穿黃警褲的人反是這樣笑欣欣的說。

那穿短衣的伏在轎幔以內，翻開他的墊被，撬開墊被下的轎斗的小蓋；——轎斗裏放着許多另碎的東西，——再打開鐵罐，解散布包——但終於沒有發現一些違禁的東西。

雲卿心神更加旺壯起來，很得意的立在旁邊發急。

「好了吧！不要把我的東西弄亂了好吧！——讓我趕路去吧！」

那個伏在轎內檢查的人，只是一聲不響；那立在旁邊的人，卻笑着催他的夥伴：「好了，好了！」又回頭對着雲卿點頭，「對不起，對不起得很！」

那人一脚跨出轎檣的外面，當然是十分失望的。他向雲卿的臉上看看，他不相信這樣一位滿臉都是鴉片癮的人，是這樣清白的。

雲卿見那人的兩眼，釘在他臉上看得兇狠，好像自己心中的隱秘已經被他看穿似的，不禁便是一陣熱血，弄得滿臉通紅。

「好了吧！我們要趕路了！——轎夫來！」雲卿又急促的招呼轎夫。他順手把地下的提的茶食拿起，兩眼張遑的望着那兩個人。

那人的眼光似乎閃了一閃，轉眼間就注視到雲卿手中提着的東西。「茶食的质量，是不會這樣鄭重吧？他不會把真的茶食如此關心吧？」他想着，便兇狠的發出沙音的問：

「你手裏的是……」

雲卿的臉頓時變了色，但猶能勉強鎮定說：「那是人家送給我的點心。」

「也得讓我們看看。」那人就伸過手來。

「茶食，又有什麼好看？」雲卿更慌張了，把牠藏到屁股後去。

他們見雲卿來得如此驚慌，便更加放肆。「茶食，便不可以看的嗎？」兩人一齊把他搶住。

雲卿有些發抖了，臉孔是青如鐵色。他看他們把那束着的小麻繩拉斷，好像便把他的生命拉斷一樣。

他沒有過去搶，他看他們把中間的二包的盒蓋撬開，啊！那個是他們所要查的東西，那便是禁物，是鴉片的生膏。

一種雜樣的悲哀，懺悔，羞恥，憤恨等分不清爽的情感在他的心頭匯轉——他是第

一次失事，心頭如轆轤一般的搗的厲害。面孔如漲潮一般的，一剎時轉紅，一剎時變青。

那個穿短衣的，剛才裝成十分兇狠的人，現在轉成輕輕的淡笑。那個穿警褲的人，卻從和氣轉成兇狠。

「哼！公事公辦，我道你還是一個好人，去，局裏去，贓證現在！」他伸手抓住雲卿的頸下的衣襟。

這時，那穿短衣的人，卻來從中解勸，來做好人了！他沙聲的說：

「得啦！小張事情總可以說的——先放了吧！」

「你說，你怎麼說呢？老王！」於是小張放了手。

「請先生拿多少給我們喝酒，便好了！」他又勸着對雲卿說，「先生，橫豎你開消一點罷！」

雲卿如失魂似的，以爲老王說的話還是真心，所以便在身邊摸洋錢。

「老王這是公事呢——我是不管的啊！」小張想回頭就走，「到局裏去，到局裏去好了！」

老王一手把小張拖住，「等一等不要緊吧！何必這樣急！」他用眼色示意雲卿：「小意思開消一點啣！」

雲卿摸着身邊僅有六塊大洋。他先拿出二塊來，交給老王。小張看是二塊錢，又回頭想走。老王把二塊錢交給小張，小張接來，便轟然的把牠擲在地上。

雲卿見情形有些不對，便在身邊再摸出二塊錢，他想餘下的兩元錢，非把他剩下不可。「請兩位朋友原諒。我身邊實在沒有錢了。」

「你看小張呢！我實在是給你說項——你竟拿出這一點，實在是太小看了人呵！」他的沙音，實在有些破碎了。

「老王哥還是請你勸解勸解罷！」

「這一點我不能夠。」是截釘斬鐵的沙喉嚨說。

雲卿又把僅餘的兩塊錢摸了出來。

但是小張還不肯，要他同到局裏去；不然，也須得把他的衣裳脫下來；小張說駁了衣裳後，再打他幾下，送到看守所裏嘗滋味。老王卻極力的勸說。

他兩做好做歹，總算把全數的烏煙拿了去，再不捉他的人；在他們，還說是老王的大面，說他大徼倖，幸喜是遇到他們這兩位善心的朋友，可以不要他去吃官司，坐牢監。

雲卿看他們走去，還頻頻的回頭罵他；一種得意而傲慢的情形，真使他看得難受。他只是「啊喲！」「啊喲！」的在兜圈子，抱着頭打麥磨旋。

兩個轎夫，自然是不敢響的。他們見警察走了之後，才問他要怎樣，還是擡轉城裏去吃官司，還是仍舊到家裏。

雲卿見那個如土匪竊賊的便衣警察去得遠了，也便沒有法子。

他坐在轎裏想着，此後是不能再做人了。這一次的經濟上的損失是在四百元錢以上，而名譽——不，且不說到名譽，經濟的重負，已經可以使他走頭無路了。

對家庭，對妻子，兒女，對社會，對自己良心——他都覺得慚愧。他覺得人生的滋味，是已經嘗飽了，再不能遷延。他似乎是頓時覺悟似的，他的良心，要他走了出塵之路。

他在路上一一直是昏沉着，腦筋中反反復復的是一些混亂的思想，和不連接的影像。因為在失事的時候，擔攔了許多功夫，所以到傍晚的時分，還不能到家。在路上，他忽然想到，要轎夫先擡他到一個雇主的家裏——那裏，是與他有鴉片的交易的。

他騙他的雇主，說他這一次帶來的煙膏太好，要他那邊給幾兩拿去沖一沖，把牠羅雜一下。他在那裏便騙到幾兩生漿。

轎子放在他自己的門口的時候，已經是二更天了。但雲卿還沈沈的在轎裏睡着。他的夫人們在夢中被轎夫叫醒來後，便打着寒噤去接她丈夫；但他睡得如死去一

樣，氣息十分低微，無論如何推蕩也弄他不醒。

雲卿是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把所有的生漿都吃下去了！

他們驚慌了，才圍住了轎夫相問，轎夫把被劫的事說了，他的夫人便哭得非常可憐。以後，轎夫又告訴她，說雲卿的轎曾經在某處停過，不知有如何舉動，卻不得而知。

這一夜，他們的家裏，如臨了大禍；大小的兒女們也是哭聲連天，他們在雲卿的狀態中看來，逆料雲卿是服了毒了。

他們趕快差人到雲卿在那邊停轎的地方去打聽，及到那人回來的時候，天已經放白了。於是他們才曉得雲卿是服了多量的鴉片的生漿。

啊！時間是這麼久長了，分量又是這麼多。這將怎麼救呢？在這時的各人的心中，都只有失望，都決定雲卿是必死了。

雲卿家裏的哭聲，已經震動全楓溪村上了。楓溪村外的楓林，林外的流水，也瀟瀟然

嗚咽得不能成聲了！但是在這許多的悲調當中，雲卿卻在那天的午後，陰風悽厲的哭聲中，醒了轉來。

原來他的煙癮很大，就是這許多的煙漿吃下，也只能使他陶醉了幾時。可憐他的夫人們卻在他沉醉中認做死態了。

雲卿在迷糊中張開眼來，隱約中便看見兩個便衣警察，與兩個索錢的轎夫……

隣居

一

金龍嫂與小文嫂是同在一進屋的兩橫廂的隣居。

金龍嫂是三十開外了，而小文嫂卻只有二十另點年紀。金龍是粗木匠，而小文卻是一個文弱的南貨店的夥計。小文在店裏不常回家，小文嫂只有一個人吃飯，覺得很清爽，身上裝飾得很俏趣，——尤其是每日的頭總梳得精光的。

他們門對門，臥室對臥室的住着，雖然不是仇人，卻也不是親密的隣居。他們兩家是不十分相往還的。

一天的晚上，金龍在外面酒醉了回來。他老婆因為兒女多，日間忙碌得疲勞，早就睡了；而小文嫂卻還是孤燈熒熒，背窗獨坐，沒有就睡。他平素是看她在眼裏，已經多時了；卻

終於沒有動手過；這一次因爲酒力的興奮，便伸手在她的窗上輕輕的一拍。

小文嫂是清清楚楚的聽他走進來，聽他在自己的門上敲門的，現在，這樣偷偷掩掩走到她的窗上輕拍，她早已明瞭他的底細了。

外面在接二連三的拍着，她只是戰兢兢的，不敢回答。

醉人用舌頭把紙窗舐破，舌頭在窗格中搖滾，做出一種親暱的聲音，酒氣從他的舌面透出，散漫在她的四週，微微的引動她一些肉感。

「誰呀！」她想壯一壯自己的膽，但聲音還是帶顫的。

「是我呢！小寶貝，我的娘！你快開開門罷！」金龍已經被肉の色香薰醉得比酒還要醉了；他伏在窗外輕輕的說着，心頭的跳躍，差不多連窗壁都被他震得搖動起來。

「快些走去聽等一些，你家裏的醒來聽到，恐怕難爲情。——好人，你快點走去。」她的心還是顫抖的；但正因爲顫抖，在他聽來，卻更覺得柔情，更覺得引人，更覺得可愛了。

外面路上，有兩三個的複雜的脚步聲；因為是靜夜，所以很遠都能聽見。他們屏息着，不敢響，只聽見外面的脚步聲，走到他們的門口，便停了下來。他們聽見外面一個人的聲音：

「你到家了，你進去。」

「請進來坐一息，再喝一杯茶吧。」她聽得清清楚楚的，那是她丈夫的聲音，他約定今夜在友人處吃了喜酒回家，要她遲一點睡，等他的。她們連響都不敢響了。

「不喝茶，不客氣，——你要怕嗎？我們等你進去後再走好嗎？」

「不，不，自己家裏，還怕什麼？」

「燈籠要給你照一照嗎？」

「不要，不要；自己家裏摸手熱。——對不住，那麼明天再會了。」

牠們聽見小文的脚步聲走近來了。這將變成怎樣的一種把戲呢？他們倆隔着窗門

都在着急了，好像他們已經共同犯過了罪似的。

「小文，小文！」剛才說話的聲音，很着急而又帶滑稽的態度叫住小文，「你便這樣的進去了嗎？你恐怕回來遲了，你夫人等得不耐煩嗎？你怕她罰你跪踏床嗎？——快來！快來！我們把你送到家裏，你難道不送我們一程嗎？」

在這些滑稽態度的笑語聲中，她的過敏的神經，似乎聽見小文的顫動的語句，和忸怩的談到女人的怕羞態度。接着便聽見格格的笑聲，與錯雜的脚步聲，同時遠了。

小文嫂心頭如落了一塊重石，伸手在額上摸了一把，覺得額上都是汗絲。她神志清醒了許多，好像已經過了極危險的關要，重見到自己的親人，又好像經過了暴風雷雨，黑雲彌天的夏夜，重見風光明媚，花香鳥語的春晨一樣。她輕輕的說：

「你好去了罷！快走，快走！怕要弄出禍來呢。不要癡心了。」

他似乎還不肯捨得她似的，還是躊躇着。

「快去喇等一等『他』要來呢！」

於是他走過中堂，快到自己家裏的門上敲門。門敲得幾乎便要跌下來了，裏面還沒有人應。

金龍用手敲敲；敲酸了。又用腳來踢；腳踢踢，又翻身用背部來擠。

「砰砰！」

「開門哪！睡得如死屍一樣！」

「砰砰！」

他的小女兒已經被他敲醒了，在夢囈中哭了起來；他才聽見他老婆在床上轉側的聲息。

「睡死了呢！」

「砰砰！」

「快點開門！」

「唔誰呀！爹爹嗎？」朦朧的聲音。

「是我哪，還有誰呢！」

「砰！」

「快起來開門！」

外面又有腳步聲近來了，那就是小文。小文在很遠的地方便聽見金龍打門的聲音，他想他一定也是剛才回來的。

「金龍哥！門敲不進嗎？」

金龍心裏想小文是已經曉得我剛才的舉動了。這明明是譏諷我，說我被他的老婆拒絕，說我無理的可恥。他不敢明白的回答，只答了一聲「唔！」

小文在門上輕輕一拍，門就砰然開了。小文很快活的帶着酒意走了進去，門又很快

的合上。

金龍還是立在門外等着。聽着他老婆起床，聽着她擦洋火……但他的腦中卻在馳騁小文與他老婆的歡會的影象。

他想：小文一踏進門檻的時候，她一定把他的手牽住了；她們共同把門關上以後，便擁抱着一步一步的走進臥室。在臥室中她是怎樣的嬌豔，怎樣的柔情，他們相互的擁抱着，不住的親嘴，不住的在週身輕輕的摩挲。

他想到此處，好奇心便驅使着他，便輕輕的移到他剛才立着的窗外偷窺。——那裏，他剛才用舌頭舐破的紙窗還依舊開着的；——他向房內偷看；小文是背窗立着，而他的老婆卻嬌羞的給他解衣扣。小文要扳住她的頭頸親嘴，而她卻撒嬌的把頭轉向外面，說他的口裏都是酒氣……

砰然的他老婆已經把門開出來了，他羞答答走回自己的門外。他老婆見他從小文

嬌那邊走來，便有些疑心。他踏入門檻，伸手納入他老婆的手中，而她卻把他的手撒開，匆匆的去關門。他想擁抱她，和她親一個甜蜜的嘴，而她卻用力的把他推開，斥他不要「假酒三分醉，」做出這些肉麻的把戲。

走入房裏以後，她一滾龍的又鑽入被窩中了，連正眼都不看他一眼，莫說撒嬌的媚態，莫說玉手的摩挲，莫說給他解衣扣……。

他毅然的，輕輕的伏在她的被上，要捧住她的項頸親一個嘴；而她卻用力的掙扎着，終於被她在嘴巴上扭了一把。

「老了呢！還要作俏！——你作死啲！——酒醉得濫臭的，鬚鬚如鞋刷一樣刺人——」她自己也笑了起來。她的笑是緩頰的，她恐怕自己持之太過了，反要激起他的惱怒，所以罩上了笑容。

「玫瑰花是有刺的，不怕我的鞋刷般的短鬚，而能忍着痛和我親嘴，那才是我的寶

貝呢？」

「你今夜灌了多少『黃湯』了；舌根已經梗住了，舌尖還在掉弄花樣。」

「親嘴罷！難道我們便算老了，只能讓他們年少夫婦可以快樂罷——啊！小文老婆真好呢！她坐着等她的丈夫，丈夫來了就給她擁抱進去；丈夫要睡了給他解鈕扣……。」

「你喜歡她嗎？」

他覺得她的帶鼻音的笑聲，是深深的穿透了他的五臟六腑，他不能回答。

「你倘使喜歡她，你可以過去，——只要爬窗頭，不用爬牆頭。——那個東西一定很喜歡你。」

「什麼話，你說說便說到垃圾堆裏去，——人家的老婆，我可以要來的——」他噤着辯駁，但心裏實在帶着一種隱飾的微笑。「我不過說她好罷了，我又沒有說喜歡她。」

「哼！你不用騙我，——我能夠捉鬼的，——你這個靠不住的東西，或者已經去過了都說不定。」

酒的興奮，使他一半驚跳，一半喜躍的心，終於掩飾不過自己的虛偽。

「當心！人家的名節呢！你不能輕易毀壞！」雖然他想用力鎮定，用力沉靜，但仍壓不住興奮的微笑。

「你們男人能顧到這些便好呢！——我試問你：你從那裏曉得她坐着等她的丈夫，你從那裏看見他一進門她便給他擁抱？——哼！你騙誰呢？她不是在等着你嗎？她不是在給你解鈕扣嗎？——」

他乘間便在她頰上親了一個嘴。因為他實在不能和他老婆辯曲直，只想如無事一般的把牠避開。

「我想你給我解鈕扣呢！嘿嘿！」他裝出幼兒鬪慈母的情色。「我要睡覺了，我要睡

「覺了你給我解鈕扣。」

「我不要你同睡！——唔！女兒看見笑煞呢！——你去要那人給你解鈕扣，同那人去睡去。」

二

第二天，金龍在中堂上遇見小文，他同他作一些普通的酬酢。金龍虛心得很，時時留意小文的言動與辭色。昨夜的酒意，今日是完全消散了。他很恐懼，小文們這樣恩愛的夫妻，她那能不把他昨夜所做的醜事對丈夫宣布了取樂呢！

今天，他看見小文的態度有點漠然，又有點凜然；心裏便有些驚跳。他在小文的語氣中，似乎發現小文在卑視他，說他是無恥的人，竟然來調戲他的老婆；他又覺小文似乎在自己得意：「幸虧我的老婆貞節，她不會被你這無賴所引動；而且她昨夜已經明明白白的對我宣布了，要我今日來體察你的態度。」小文好像這樣說了以後，便淡然的走了進

去。

金龍在中堂回來後，他老婆便問他說：

「小文對你說什麼話？他是不是說你把他的老婆管來了？」——金龍嫂因為昨夜的情形，更參以往日可疑的態度，便決定他是十分之七八已經和她有了夾搭；她並沒有想到事情便是昨夜起的，她更沒有想到他們若是已經有了事實，他也不會這樣輕易對她直說，她只相信他昨夜是酒醉了的，醉後的說話是無意間從心坎中流露出來的；——只有醉後的說話是不會套上說謊的面具，才是真正的真實。她是從這一點決定了他們是已經有了關係的。

從這一個決定出發，她便認定小文嬌是她的仇敵；——她們倆的態度與性格，本來是不十分相合的；她平素看見小文嬌天天把頭梳得光光的，心裏很有些不舒服，「又不到那裏去，坐在家裏也要梳得這樣光的頭作什麼？」她暗中便譏諷她有「婊子心性。」

現在，竟然把她丈夫引誘去了。這怎得不恨呢？

此外，她因為恨小文嬖，又恨到她自己的丈夫，恨到小文嬖的丈夫。自己的丈夫畢竟是自己的丈夫，是自己的兒女的父親，還可以原諒；而小文嬖的丈夫，卻是很可以發噱，很可以咒詛的，他是連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而讓她偷男子的烏龜。「啊，小文便是生定有烏龜性的小烏龜！」金龍嫂心裏想着，極端的鄙夷小文。

「那個小烏龜，他還是謝你呢，還是同你吃醋？」

「這是什麼意思呢？說人家烏龜，你做見證嗎？——吃醋，他沒有吃醋，你到在吃醋了。他的否定吃醋，意思是想否定小文嬖和他有關係的；但這話說出之後，卻在語意中確定他和她是有關係的，並且說小文並不吃醋，而她反是吃醋，更增加許多笑柄。

「我自然要吃醋的！人家把我的丈夫奪去，——我是有兒有女的喲！——我怎能不吃醋呢？」

「不要誣陷他人，將來有事實見明白的。」他說着，背起一籃工具，到人家做工去了。金龍在工場中，拿起斧頭的時候，拉着鋸子的時候，耳朵裏似乎都聽見小文嫂的語音——牠是那麼輕柔而親切的。

「她不知有沒有告訴小文了？論今早小文的冷淡而蔑視的態度，似乎是已經曉得我的舉動了；但想起她昨夜這樣同受甘苦的貼心的計劃，似乎同過了風波險惡以後的親切的樣子，卻可以料定她是不會，而且不肯告訴的。」

「小文倘使知道了，我便是絕望；她倘使不肯告訴小文，這便有四五分成功——怪討厭的是我的女人，她曉得什麼呢，我還毫無影跡的時候，她倒給我宣傳——大概我昨夜酒後對她說了什麼可疑的話罷，以後無論如何在她的面前說話應該謹慎些了。」

「她究竟對我是有意，還是無意呢？小文倘使不來；她來開門，還是拒絕呢——難道呼叫起來嗎？」

金龍想着，想着，想得自己發笑起來。「這真是第一遭了，有了三四個的兒女，年紀差不多到了四十，忽然還有這種心思；笑話，笑話。快點撇開罷！」

他手中磨得發光的斧頭，忽然在他的眼裏一閃，他似乎看見梳得如明鏡一般的小文嫂的頭髮，——他的斧頭下去時，卻沒有對準墨路，——斧頭在木上斜跳起來，微微的傷着他左手的姆指。鮮血頓時在刀口中溢出，他即時感到愛的迷惘的情境。

這一種小小的創傷，在粗木匠們的經歷中是不足為奇的。但他這一次卻特別的覺得滿意。「我爲了思念她而流血，她倘使知道時，我是何等光榮呢。——至少，我將告訴她。——」

那天回家的時候，他是已經在東家裏吃了晚飯來的。他走入公共的中門，眼光就傾斜到小文這邊的窗上。他還以爲和昨晚一樣的，她將背着燈光坐在窗下凝想。他將輕輕的告訴她一件事情，還要她表白兩句話。但她的窗上是黑的，毫無一絲燈光。他想昨夜那

麼遲的時候，她還沒有睡——今晚，莫不是生了病嗎？最好，不要爲了我而起相思病的。——如果，真的爲了我而生相思病，我便應該給她吃一服藥，一顆定心丸！

他自己家裏是有一盞黯淡的燈光搖晃着的，燈光的下面圍着一桌子的小人，正如餓鬼一樣，又好像施粥廠中的乞兒一樣，粥粥的聲音，遠遠的溢出屋外鑽入他的耳朵。

金龍嫂是抱着最小的兒子在自己的懷中吃乳，而右手卻挪着一大碗的粥往口裏灌。

他因爲家人還在吃飯，便放下工具，走出公用的中堂。那裏沒有燈，只有一絲淡到幾乎沒有的燈光從他家的竈間射來。他很留心小文嫂一邊的動靜，眼光在黑暗中竭力的探索。他似乎聽見小文嫂在室內呻吟的聲音，又蹣手蹣脚的摸到她的窗下。窗內黑暗得如同地窖，一點聲息也沒有。窗口中透出一些微茫的脂粉氣，那種不甚強烈的刺激，卻使他在不可捉摸中沉迷陶醉起來。他悄悄的，呆呆的立着，心坎中蘊藏着的疑問，又浮泛上

他的胸口，逼迫着他的喉頭。

忽然聽見他的大女兒在中堂上喊他，他便很快的跳上石級。在那裏，他又故意的斥他的女兒，「我又沒有逃去，眼睛不生，只是張着喉嚨亂喊——什麼事情哪？」

他女兒說要拿錢買洋油，因為今晚上母親還要做法，而燈盞上的油卻跑回店裏轉去了。他隨着女兒，走入竈間，在工具籃裏，摸出一個小錢包，又在錢包中取出幾個銅板給他女兒。

在解小錢包的時候，他的受傷的姆指，高高豎着，恰巧給他的女人瞧見。她問他今日怎的又傷了指頭，問他傷得損不損。他又疑心她是挖苦他。他猶豫着，沒有一種明白的態度答覆。

「那麼年紀的老木匠了，你的魂飛到那裏去了呢？還會把自己的手指當木料削的！」

「我的魂，我的魂在想你，被你這老蛤精迷住了！」

「不是老蛤精，是嫩蛤精罷！」

他不能再有回答。自己吸起旱烟來。青烟從烟管中吸入，蓬蓬勃勃的積滿在他的口腔中，喉下與胸膈；復在那裏蒸壓得往鼻孔與口腔中猛噴。他眼看着口中吐出來的青烟，徐徐的舒散，徐徐的消滅在黑暗中，心地覺得非常開展，腦筋也格外的清爽。

一種幽遠的遐思，在若有若無之間繚繞住他的腦際，正如幾乎淡到將要消散的青烟，籠罩住他的週身。

他奇怪小文嫂何以今夜睡得特別的早；而他的女人今夜卻睡得特別的遲；恰恰與昨夜相反。

他今天一天沒有看見過小文嫂，心裏總是若有所失。他在心中擬好的問她的兩句話，早就想跳出口外了；但因為不是時候又縮了轉來。他計劃明日相見時第一步將做如

何的手勢與情態，心中擬好的問題，將用怎樣的謹慎，怎樣的才能引得她歡心的態度表出。他又給她設想出回答的語句與態度……等等。

旱烟一筒一筒的吸下去，腦筋漸漸有些昏蒙了。他女人在一針針的給兒女們做鞋子，他卻先鑽入被中就睡。

在睡夢中，他看見小文嫂打扮得頭光粉滑的，立在她向中堂的門口向他欣笑。四面一個人也沒有，他立在她的身邊問她：

「你沒有告訴他罷！」他夢中的話，竟然說出聲音來了。

「什麼事，告訴誰喲！」金龍嫂還坐在燈下做活。

他在夢中聽見小文嫂回答說：「是的，我告訴他了。」他心中非常氣憤，似乎就要把

小文嫂抓住打一頓出氣。他兩手癢癢般的握緊拳頭，口中喃喃的說，「你騙我，你騙我！」似乎喘不過氣來的樣子。

金龍嫂看到好笑，「那麼年紀了的人，也會發覺的——夢見了什麼了？——新鮮些，醒了吧！」一面使用力的推醒他。

張眼一看，見是他女人在問他夢見了什麼，而睡的是在自己家裏。他把被推開些，身上滿是一陣熱汗。他不願把夢境告訴他女人，便含糊說亂夢與人打架，吃力得很，他還要睡，不要同他纏繞。

三

金龍一覺醒來，窗上恰露白光。太陽還未上山，鳥聲叫得喧耳。他覺得時間還早，不妨再睡一忽。但神志已甚清醒，只能聽他的女人睚睚的酣睡。

他靜靜地躺在床上，聽對門開門的聲音，碎然的傳到他耳朵裏來。他料想她是起來了。「那麼早起來幹什麼呢？」他想着，他就悄悄的起來，並不驚動他的女人。

他走出臥室，又向外輕輕的把室門掩上。他先在向中堂的竈間門的門縫中窺視，對

邊的小文派的竈間門正是開着。他偷偷地把門開開，便看見她立在對門的門內，手托着面頰，倚在門扇上凝思，正像一個思春的嫵婦。

天空是排着魚鱗一般的白雲，中堂與道地是充滿着清人靈魂的晨光與清風。外面的公用的大門還是關着，似乎老天特別爲他們範圍成一所清淨而聖潔的場所，給他們晨會。

他用眼色向她示意，又用手搖搖，叫她不要作聲，便一步一步的走了過去。她的沉靜得如同朝晨的青天一樣的臉色，頓時轉變了幾次顏色。她好像有一種無可抗拒的命運，立時扼住了她的喉頭，叫她不要叫喊，只有聽着命運宰割。她的心頭不住地跳躍，見他一步一步的走近身來，便回頭退入自己的臥室。

他見她有抗拒的情氣，走到門檻的外面，呆了一呆。他心中交戰着一種心思：一種是對於異性的挑撥的嘗試，一種是失敗後的名譽和羞恥。但他終於決定了，決定再跟進她。

的臥室。他用搖手示她不要作聲，用「先是去問一問話，也沒有什麼」的解辯辭，來壯自己的膽。

他搖着手，走入她的臥室，她坐在靠壁的一條檯上；檯的那端，很馴善的蹲着一隻虎斑貓。

「這不是你來的地方，你快些去罷！我等一息喊起來，你是難爲情的。」

他一聲不響，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警告似的，只是注視檯端蹲着的虎斑貓。他用兩手去捧那豐潤而可愛的動物，嘴裏說：「你真是喜人呢！」貓避開了他的手，撲陸的跳落檯下，曲一曲弓背，伸一伸四肢，便咪嗚一聲去了。他回身上貓的座位——同她並肩坐着，——順手環過她的肩上，摟住她的粉頸。她要立起來，把他的手推開；但他卻用力的摟住，使她掙扎不脫。

「做人要自己做的，那麼年紀了，——這算什麼呢！——我要喊起來。」

「喊起來我都沒有益處——小寶貝，我喜歡你呢！」

她心頭不住的狂跳，每一個汗細管漲滿了血潮。她心裏進行着許多複雜的思想，但終於不能決定，只是沒有勇氣反抗，坐着不動。

「你還要做人嗎——自己不識羞恥，害人家做什麼呢？」

他坐得靠近一些，左手拿到她的胸前摩撫她的胸口與乳房。他本來想來問一問她：他那天晚上在窗外說的說話，有沒有告訴小文；再問她對他有沒有意思。但現在卻成了騎虎。

「快回去！不走怕你的大嫂起來看見難爲情。我和你說好，好人！」

「我有什麼難爲情呢？我可以說是你喊我來的——我可以守祕密，要是你答應的話。」

他竭力的摟住她，好像懂事的小孩兒在母親前面要求吃乳般的撒嬌，一定要摟住

她的頭頸親嘴，一定要她答應。他的左手還是不住的在她胸前上下的摩撫，她是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中；雖然異性的有意摩撫，是很能引起她的肉感，但她還是嚴詞的抗拒。

「我只有喊了呢！」她盡力的掙扎，但他卻把她的嘴巴捫住了。他從轆轤下來，跪在她的膝下，倒頭插入她的懷中，他聞到她心跳的速度。

「嘿！嘿！唔——」他要裝成兒童的聲音口要求……

「砰！」然一聲，對門的門已開出來了。他們屏息着，他跪在她的面前，輕輕的把頭擡起來靜聽。他們都聽得清清楚楚的：只聽見金龍嫂與她的大女兒在談話。

「媽！媽！怎麼這一雙門是開着的呢？」

「那總是你爸爸開出去的。」

「爸爸這樣早到那裏去呢？」

「他恐怕到菜園裏看菜罷，這幾天沒有雨，園裏的菜都要燥煞了——你爸爸日裏

又沒有功夫，要到人家去做工。」

他們不曉金龍嫂是有心暗示他到菜園去，或是無意的猜度他是到菜園去。他在她的膝前立起，好像自己的惡事，已被他女人捉住，便毫無主意。她催着他：「快點到菜園裏去，等一息恐她們又到菜園裏找你。」她把自己這邊向外的後門開了，要他快點出去。他在門裏還把她的手拖住，送到嘴邊去親。口裏說：「晚上，晚上我是要重來的，你等着我！」

一跳出門口，三步兩腳的跑進菜園，幸虧還沒有人看見。

菜園是幾日沒有來了，地土堅硬得如同石塊；蔬菜是稀疏的立着，一株株都是萎靡，都是枯黃而憔悴。他曉得這是應該灌溉的時候了，但他來的是空手，沒有帶來水桶及木杓等東西。他想回到家裏去拿，又恐她們疑心，說出去有許多時候，究竟在什麼地方。他就這樣空手的走回去，又恐她們不信，說他沒有到過菜園。沒奈何，踏入菜畦上，來來往往的踏了許多脚印。又無選擇的拔了幾株青菜回家。

回來的門路，卻使他爲難。公用的前門還沒有開，自家的後門也不能走，小文嫂那邊更不用說了。他不走自己的後門，恐怕他女人疑心他沒有開後門，而卻辦出菜園。他一直到公用的大門外敲門，敲了幾時，才有他的大女來開門。他假裝的發了怒：「誰把大門關起來！天又大亮了，還怕賊嗎？我剛才走出去，門又關得那麼緊了，有什麼寶貝要飛出去嗎？」

他的怒罵的效力，僅能使他的女兒發寒；把她的眼睛罵得青釘釘，不知爸爸爲何來歷發惱。但是，這卻瞞不過他女人；在他女人的心中，反是因了他的無端的怒罵，而疑心到他的行徑。她聽見他在門口罵人，便走出去說：

「誰人飯吃了空不過，要來給你關門，討你的臭罵呢？你自己知趣些罷！這門我又沒有關過，女兒又沒有關過，你難道是飛牆頭出去的嗎？」

「你見了鬼，我又不是賊，要飛牆頭出去？——明明我走門上出的，誰又把牠關上了。」

金龍竟然在老婆面前發了大怒。

「我又沒有說你是賊，你倘使要做賊，你恐怕已經偷了什麼東西吧？」金龍嫂不敢忤他的鋒，只是輕輕的說。

金龍聽見他女人的冷語，怒火更加爆發，便如雷吼一般要打他的女人，他女人見丈夫今天清早，無緣無故的向她發怒，心裏實在委曲，怨天尤人的咒詛起來。

「誰去關門的是惡鬼衝撞着的，手是大麻瘋的……。」

「你倆夫妻好好的，又何必爲了這一點小事放聲大叫呢？」一個女人立在他們後面勸解。他們回頭看時，原來是小文嬌。「你們請息怒，那門是我關的；我因爲今早起來，看見大門是開着的，還道是昨夜沒有關，所以便把牠關上，卻不料是金龍大伯早起開出去了，好了，金龍嫂，且請息怒！這原是我的不是，我恐怕小雞跑出門外去呢……。」

金龍是四肢軟化了，他差不多是全身都酥透在她的柔和的勸解聲中，他的怒氣是

完全消除了。他的女人呢，她也因爲她「嫂嫂，嫂嫂」的叫得親切，一時也翻不轉面孔。雖然明知道這事情多少同她有些糾葛，但一時也只能收下了怒容，不能當面出她的醜。

當他們夫妻相辯的時候，大女與二女立在旁邊呆看，而初醒的小兒卻被抱在他大姊的手裏哭泣。金龍嫂經過小文嬌和言勸解以後，便在女兒手中接過小兒來，豁開胸口，撈出乳房，塞入小兒張開哭泣的口裏。

小文嫂給他解了圍之後，看見金龍嫂這種似妬似恨的情形，心裏又有些懊悔自己做事太鹵莽，不能三思後行。但她以前決定出來自己引咎，給他們勸解的時候，卻以爲是千是萬是的——一半是爲了金龍，一半也是爲了自己。可是現在卻更糟糕了，她本來對他沒有什麼關係，沒有意思的，而他的老婆，卻因爲她的辯護，便證實了她與他的關係了。她真悔不轉來，這真是自己套入罪孽之圈裏去，待埋怨誰呢！她給他們勸開之後，便想到這一步了；但已悔之晚矣！她是愈想愈悔。

金龍嫂捧着小兒吃乳，鼻孔裏不住的在打鼻銃，時常現出一種假裝着得意的皮笑。二女看見地上撒着幾株青菜，有幾株竟是踐踏得不成東西了，便俯身一株株去拾。這是金龍在菜園裏拔來做意名的；他想用這幾株菜做他撒謊的證人，卻不料一時氣憤填胸，遷怒到大門之戳穿他撒謊的漏洞，遷怒到開門的人——更想痛痛快快的大罵一場，以發洩這心頭悶着的猛火，卻不知不覺的把青菜撒在地上。

她從二女手中拾起的青菜中，又悟到他方才的詭計。她決定他是在小文老婆處有了事情了的；她料定他是恐怕她疑心他起得這麼早到那裏去，所以拔幾株菜來做掩飾。她見到小文嬸來給他打圓通，更可以證明她的料想的確切。她是愈想愈恨，愈想愈恨。

他呢，他見女人已抱住小兒乳奶，怒氣似乎已漸漸減殺，而且日光已經照到了簷下，便背上了工具的籃去作工去。他第一是恨，恨他女人太挖苦他，太可惡；第二是悔，悔自己不該發這麼大的脾氣；第三卻是喜，喜的是小文嫂竟然能夠出來爲他解圍——這不是

很有意思了嗎？她要不愛他，或是心惡痛絕他，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出來解辯的。他決定了，她是愛他的了。

他拿起斧頭的時候，又看見拇指上昨天的傷痕。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心中若有所失。「我怎的不告訴她，我爲了思念她而劈傷了拇指呢！——啊！只要你愛我，我便是砍落了十個指頭，也不會心焦的；你要是不睬我，真使我痛心入骨，真比挖去我的心肝還要難過呢！——但是，現在也好了，她已經傾心於我，我也可以用不着這麼動聽的辭句了。」他自己醫解了，又自己高興起來。

他的心潮起落着，直無寧靜的片刻。他的一顆心，正如被人們蹴來蹴去的皮球。他不知如何是好。

四

金龍趁着歇午作的時候，又跑回家裏。走入門口，看見他女人的冷淡的面色。又失望

了一半。他量度到他女人已經曉得他的心懷，他是又恨又羞。他不敢向小文家偷看一眼，只能裝假若毫無心事的走入家中。

「現在回家有什麼事呢？忘不了什麼人嗎？」她冷淡的問。

他回來本是沒有目的的，不知怎樣回答是好。含糊了一忽，才說：「我忘了那支扁鑿。」

扁鑿是鈍得不可以用的，鑿鋒早已落了幾個缺，鐵鏽是花斑斑的上滿——那是早已沒有用了。他含糊的拿了這支鑿，不敢對他女人說話，坐也不坐，便走出門去。

在大門以內，他一瞥眼看見小文嫂在窗內一閃，他的眼睛幾乎花去；要是不是他女兒在他的背後，他差不多便要呆住。

他拿着那支鈍鑿，走回工場，深恐他人看見發問，便偷偷的丟在籃裏。他仍舊在做工，可是他在木頭上面，在斧頭鋸子上面，時時看見小文嫂的嬌羞的招引，自己老婆的冷淡

的彈笑，與小文的復仇的嫉視。他有時欣笑，有時震怒，直把工場中的工友弄得莫明其妙。晚餐時，照例是有少許的酒的，他的酒量本來不十分宏大，又加今晚是自己把酒壺節酒，所以便吃得有點醺醺，脚下恰巧有點輕飄。他覺全身都很興奮，但他爲要免除他人的猜疑起見，竭力的自制。

在他們酒正吃得有味的時候，外面忽然下起雨來。雨是那麼霏微，下了許多時候，他們還沒有發覺。

他們吃好了晚餐，辭開東家出門時，才曉得是已經下了雨。酩酊的金龍，覺得這微微的小雨灑在他每個細胞都在發爆的面頰上，精神分外舒適。地下的石路，早已下得溼了，附在石上的小雨，正如塗在石上的油一樣，那麼容易滑溜。本來已經酒醉得臨空了的金龍的兩腳，現在又加上這滑溜的石路，差不多便要滑跌。

細雨打在他發燒的面頰上，隱隱中喚起他一種不可捉摸的感覺。他心坎中似乎在

祈求下雨似的：好像這便是多年闊別的舊相識，一時遇到雖然記不起名姓來，但心中的映象的確是很深刻的刻着的。他漸漸的從下雨憶到菜畦的脚印，憶到枯黃的青菜，更憶到了小文嫂，以及今晚重去的約會。他的脚下實在有些輕飄而臨空，石面又是那麼光滑，他倘使不是提起精神，每一個脚趾都鉤住，——釘着下面石路，他幾乎要跌倒幾次。

許多工友們在路上各自分別去了。他拿着工籃，一步一滑的走回家來。他在自己的大門上看了一看，又偷偷的繞到小文嫂的後門；那裏，便是他早晨逃生的一條門路。這小門的外面是荒園，荒園接着一片荒草中的累累的荒塚，荒塚的後面，便是深密的松林與榛檜，更遠便是幽僻的深山。他在晚上，平素是不敢去的；但今天卻爲酒力的興奮，與對於她的迷戀，便冒着霏霏的細雨，一步一滑的踉蹌到那邊。那扇門是關着的，用力的推推，好像裏面有泰山礙住，無論如何總推不動。他伏在門縫中往裏面窺，可是內外都是一樣的黑暗，什麼東西也看不到；——及到看得眼花時，才在眼前看到幾個紅綠的彩圈。他曉得

在這下雨的黑夜，在這接着荒園古塚的小門外面，一定是沒有第二個人來走了的；使用力敲起門來。但是裏面毫無聲息。他不敢開口叫門，他只是用力的敲。他愈敲愈響，差不多可以使他自己家的妻女們聽見。

金龍嫂那時正坐在燈前做鞋，繼續她昨夜的工作，她女兒們坐在她的四圍閒談。忽然聽見對過小文嬭家的後門，在這樣雨天的黑夜，還有人敲門，真有些奇怪。

「那敲門的人也是呆子，何不到前門來敲呢。」金龍嫂說：

「黃昏的時候難道硬睡得死去了嗎？這樣敲門也要敲醒了。」她的大女兒說小文嬭貪睡，笑她像一根睡蟲。但是她的二女卻曉得細底，她說她看見小文嬭到外婆家去了，提着一個手巾包，把前門鎖了去的。

「所以，那個呆子在後門這樣敲還會敲得應嗎？便是把門敲得跌下去，也只會走出一個鬼來接應的。那人一定是酒醉的瘋子。」

真的：在小文嫂後門敲門的，的確是一個酒醉的瘋子，正如金龍嫂母女們所批評的一樣。但是金龍還沒有曉得小文嫂是已經轉娘家去了，更沒有曉得他敲門的聲音已經被他自己的妻女們聽見，並且在笑他是酒醉的瘋子或是天生的呆子呢！

外面的雨，漸漸的下得大起來。他敲門已經敲得疲倦了，酒力也漸漸的退了，荒塚中時常有一陣蕭蕭的斜風夾着細雨撲來，使他心裏發寒，不禁打了幾個冷噤。

他想走回家去。忽然想起工具籃裏那支鈍鑿。那是撬門的最好的工具，他一時想到，便想利用牠完成這一件天大公事。

斜風細雨，寒澈了他的骨髓，荒園外的荒草中，時常有一種可怕的聲音傳來，使他毛骨悚然。他心中的慾火，敵不過斜風細雨的澆淋。

他想到村上酒店中再吃幾碗酒來，一面可禦寒，一面還可以壯膽。在風雨瀟瀟中，他拿着一枝鈍鑿，沒有簪笠，更沒有蓑衣，出着頭，在雨下淋到酒店。酒店中有許多人坐着講

神怪的傳說故事，講那裏的妖精現形，那裏的僵屍吃人。那裏的許多小孩兒，都擠在大人們的膝前，不敢向黑暗處看，更不敢獨自一人回去。金龍進去的時候，他們正講一個木匠遇鬼的故事。那故事是說一個膽子很大的木匠，有一次在細雨濛濛的黑夜中行過一處很險的地方。他因為恃自己的膽大，又因為有幾分酒意，便獨自歸家。在那裏，他遇見一個女子，白布棉衫，不帶雨傘，他便有些疑心。恰巧那時他手中的燈籠熄了，那女子便把他引入荒塚的中央。但他還說自己膽大，那女子便變成了披頭散髮，七孔流血的鬼臉給他看。他呀的一聲嚇得倒去。幸虧他身邊帶着斧頭，斧頭碰到地上的石塊，轟然一聲，見到鐵器，鬼才跑開了。那人以後回到家裏，第二天便生大病，沒有幾日便死了。

金龍坐在酒櫃上，一邊拿着杯子喝酒，一邊靜聽他們講的木匠遇鬼的故事。本來是不十分膽大的金龍現在聽他們說着，雖然不同小孩兒一樣的怕懼，但週身也會經起了一次肌粟。金龍酒喝得很快，喝了半斤，又要半斤。金龍在喝第二個半斤的時候，他們又講

起一節鬼故事來。

那故事是說蒼岩山下的倒死鬼的。蒼岩山就是從小文嫂後門口通去的那座深山。他們說那個倒死鬼的頭是裂開幾叉的，滿面都是血跡，非常之難看。他出來的時候，總也是在風雨瀟瀟的黑夜。他來的時候，四山的林木，四野的荒草都要蕭然的搖撼起來的。他的一陣怪風吹來，時常使你發噤，時常使你呆了昏去。那個地方夜裏是無人去的。

金龍從杯中喝入的酒的熱氣，還敵不住聽了倒死鬼出來時的寒噤，週身豎起汗毛來。一斤酒喝了之後，金龍的酒已經恰到好處了。但是在這時候走進一個朋友，他說他獨自在此地吃酒，便硬強要他再打一斤請他。他本來是不能自持的，現在更加上酒後的興奮。又很起勁的喝了一斤。他是醉得不能動彈了。

他拿起手邊放着的鈍鑿，付了酒錢，走出酒店。門外的細雨，好像有腳似的，跟着一陣的斜風，便撲得他滿頭滿腦的一身。他怔了一回酒噤，眼睛一撒花，前面便有七孔流血，滿

面血斑的怪像。他不敢再走小文嫂的後門那邊去，他走回他自己家中的公用的大門。在大門以內，他又蹣手蹣腳的摸到小文嫂這邊門外。

雨更加下得大了，他的醉意也到了十二分。他立在小文嫂的窗外偷聽，窗內寂然無聲，反聽見他女人同他女兒的談話。

「雨格外大起來了呢，媽！我們菜園裏的菜，現在不會燻死了。」

「菜的雨是早就够呢？」

「媽！這樣大的雨，爸爸不知在那裏呢！」

「不知他到那裏去，——今天中飯的時候，同落了魂一樣的跑到家裏拿一枝鋪了的鈍鑿。不知拿這枝鑿作什麼用？——你爸爸近幾日是變了呢。」

金龍在小文嫂的窗外聽到她們母女談他的鈍鑿的時候，自己心坎中的祕事，便好像被這一枝鑿，鑿得胸口洞明，被她們看得直穿似的。在急遽中，那枝鑿便從他的手中滑

出，鏗然的跌在地下。

他想俯下身體把牠拾起，卻不料石階太狹，窗壁阻住他的臀部，無意中似乎有人把他的屁股一送，早已酒醉得頭重腳輕的他，便站立不定，從階上跌到階下。

粗重的肉的身體，觸到地面，造成一種碩笨的如土委地的聲音。接着便是一聲聲無力的嘶聲，在風雨瀟瀟中吼起。

金龍嫂母女們在房中驚了一嚇，還道斜風雨把門口那堵土牆吹到了。但細聽那唔唔的吼聲，又好像是生物的聲息。金龍嫂因爲坐着做活，不願輕易走動，叫她的大女兒到外面去看看。大女兒因爲外面太黑，又不敢去，但外面的雨下得更急，風也吹得更大，而那種唔唔的吼聲呢，也吼得更強了。她們想出去看看，心裏實在有些害怕；想不出去看，究竟那跌下來的是什麼東西，——那一聲聲在嘶吼的，又是什麼東西；——萬一一個人壓死在跌下來的泥牆之下呢？

金龍嫂爲要壯壯女兒的膽，不肯說怕。她要女兒拿燈同她一道到外面看一下，萬一忘了沒有關好的門也可以關給他好。

開出門來的時候，一陣冷風，差不多便要把油燈吹滅了。唔唔的吼聲也隨着陰風，格外明瞭。她們走過公用的中堂，在中堂的前面的階下，她們瞥到一堆龐然的似人的東西。那唔唔的吼聲似乎是從他鼻孔中吼出的。大雨在他的週身淋下，狂風在他的身畔狂笑，他醉倒在雨水中實在不能自己振作了。

她們從堂上看見他時，身上長了幾身汗毛。——她的女兒先喊起來：

「是爸爸，媽，好像是爸爸呢！」

一陣大風吹來，燈光小得如豆，從這一點燈光中，她也看清楚是她丈夫了。第二陣的大風又來了，她們手中的燈火便失了效力。

因爲是自己的親人，便不費思索的冒着雨踏下石階去扶他起來。大雨在她的頭上

跳舞，她的脚連鞋浸在水泥中，用力的拖他，才把他扶起。起來的時候，他還道金龍嫂是小文嫂，含含糊糊的說些酒話。

五

金龍因爲在雨下睡了一忽，第二天便在床上睡了一天，第三天第四天口裏還是覺酸澀，覺得食物無味；身上各部也是十分廢弛，疲倦。第四天的下午，他才從家中踱出來，踱到村後臨溪一邊的平野上。雖然是三秋的天氣，但隨風飛舞的柳林，也是嫵娜得怪可人的。他在柳蔭中徘徊，病後的倦體，舒適了一半；他忘記了這是秋天，這是小病之後，他只覺得暮春三月的溫和天氣洋溢在他的四週。

幾日睡在床上，精神恍惚的把小文嫂忘掉在不甚明瞭的陰影中的他，今日忽然陡的憶上心頭。

「小文嫂若是曉得我這幾日爲了她病的，她將不知怎樣掛念呢？想起那天早晨，爲

了這一點小小的事體，她也能體貼我，代我向我女人辯白；現在我病了，她不知怎樣絮念呢？——或者我在昏嚶中她來望過我的病也說不定呢！——她對我是何等多的情喲！我須得怎樣酬謝她。——我想：她一定是不愛小文的，小文是全像孩子脾氣，又不能時常在家，年青的她，一個人在家裏，那裏能夠過得慣這種孤獨的生活呢？她真是好人，倘在別人跟着這種丈夫，早就偷男子了。唉！她的愛我是應當的，小文當然及不上我，又近，又便——

他立在水邊，倚在楊柳榦上看水下靜穆的柳枝錯雜點綴着他的週身的水影，呆呆的在想。忽然自己想到會心的所在，不由得笑花從心坎中怒放。柳林外面的路上，似乎有沙沙的脚步聲。他從錯雜的楊柳枝榦織成的隙縫中望去，似乎珊珊地移動着兩個倩女。和風拂着楊柳，輕透柳蔭的疏疏的日影，在她們的面上衣上移動，愈顯得嫵媚不凡。那女子的頭梳得很油滑，日影可以在她頭上閃光，她穿的是一身藍綢的夾襖，在柳蔭下被日光映成許多不同的顏色，伴她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衣服雖則不漂亮，但也

甚合身而清潔。

金龍從柳蔭中仔細端詳時，那女人原來就是小文老婆——她到外婆家去了四五日了，今天才回來的。她不曉金龍爲了她而吃酒，更不曉得他吃醉了酒睡在她窗前的雨下等她來扶。

他的心中料定她是和他很有情愫的，現在又是幾日不見，便在柳蔭中輕輕的喊她。她回頭看看四面都沒有，心裏有些恐懼。他輕輕閃出到她的面前，假裝的欣笑，漾在他眉尖與嘴角。

「多日不見了是我呢！」他說着；她是不知去向了。「我不知要怎樣的謝你才好呢，你那天給我辯解。」

她只是無可如何的婉轉的回答：

「你昏了呢，這是什麼地方，你不應該在路上對我說這種話喲！」

「我那天晚上在你後門敲門——他繼續的說下去——你爲什麼不應呢——我爲了你酒醉得要死。——你告訴我，你將在幾時開着後門等我？——今晚嗎？——」

遠處有人走來了，他又隱入樹林中去，她見他走了，便如出了重險。

他在林中尋味她剛才對他說的話，「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那麼我須得有一個適當的地方和她說話。——她一定樂從我的。你看她對我多少和善！她只是因有第三個人所以沒有對我說愛我罷了！——啊！我將到那裏去尋一處說話的地方。——」

他想起那枝鈍鑿；想起幽會的地點，還是她的房間，那裏雖則難免要祕密外洩，但畢竟也是那裏最好。用鑿撬門也不見得高明，而且須在深夜，而且須在鬼火出沒的後門；——他想不如取靈便的方法，決定了，便回到家裏。

在焦心等待的心境中，好容易等到太陽下山，等到暮烟四起，等到朦朧的晚景用灰色的面紗籠住大地。在那個時候，他走出中堂，在中堂若有意若無意的徘徊。他看看四面

沒有人了，便在灰色的陰影中一溜烟隱入小文嫂的門後。門後的光線是更暗了，但他還恐被人家看見，又偷偷的隱入櫥後。那是一個很大的櫥子，一邊靠着牆壁，一邊連着一口大缸；他用力的夾入壁縫中，差不多要把櫥子推倒。他立着，胸板貼着櫥後板，而背部卻緊緊的貼在後面的牆壁上。他把頭頸伸長，把腳尖點起，才能把頭擱在櫥上。他自己看看，直如刑法中的立籠，覺得十分好笑。

室內已經點上燈火了，晚餐的香味在他的鼻腔擺動，引動他的腹中的餓蟲。他聽見她一人在吃飯，想出去時，又不敢出去，終於只能推想她吃飯的滋味，口內不住的流出口涎來。他偷偷的把滿口的口涎嚥下，暫時消除他那在等食物消化的飢渴。

他聽見他女兒在高聲的喊他去吃飯。在喊聲之後，并聽着她們詫異的驚疑。「天黑了時還在這裏的呢！那麼快的，又不知到那裏去了？——便是不在家吃飯也該說一聲。」等了一些。小文嫂的飯已經吃了，且在收拾碗鏟了，他又聽見他女兒的叫喊。他的肚

皮實在餓得打滾，但想起隱在此地的功程，又不情願廢於一個轉念。他想便是羊羔美酒，也須得犧牲了，成全這一件大事。

他如挺板一般的立着，數着自己心跳的次數；他希望時間快點過去，他禱祝她早點把門關好就寢。他屏息靜默，一點也不敢轉側，不敢動彈，他只是數着自己的心跳。

不知是爲了疲倦，或是飢餓，他竟然在心跳中朦朧地睡去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四週是漆黑如墨，空氣靜寂得如同墓壙。他偷偷擡起頭來，稍稍能够聽到她睜睜的酣睡聲。他不知是什麼時候，趕緊從壁弄中鑽出，伸一伸四肢，便如受了幾年酷刑，一旦重復自由。心地和平了許多，精神也比較充足。他一點一點的摸出去，到處都輕輕的用脚尖試探，用手掌按們。

那簡直是賊的行爲，他的心跳得厲害，脚尖着地的聲音，盡量想減他輕來，但在靜夜中總不能沒有聲息。偶然一個不當心，他的手碰着一件東西，那東西便轟然的響起來。這

正如在野戰中，頓時被敵人發現了，放了一響快槍——而子彈恰巧從他的耳邊掠過似的，那麼使他心跳，使他感到前途的沒有希望。他屏息了多時聽聽沒有另外的聲音，除了她的酣睡聲以外，心思又放寬了。

她房間的門是虛掩着的，他曉得她是開着待他的。他輕輕的推開房門，走入房裏。房裏斜映着一小方的月色；月色迷濛，房中的空氣十分雍和而寧靜。

天空中還航行着灰色的雨雲，房中的月光忽明忽暗。他借着月光走到他的床前，她還是睡得十分甜美而和平。他的心跳躍得厲害，月光忽然又黑暗了。他伸手攬開帳門，不提防銅的帳鉤竟鏽然的一聲。他停了一會，又伸手去摸，恰巧摸到一隻手——終於手與手在空中握住了。

他輕輕的告訴說：「是我！」而床裏的人卻一拍坐起，喊「誰呀！誰呀！」

那是小文的聲音，而小文嫂也在他的裏邊被喊醒了，驚異的問：「什麼？什麼？」小文

見她若無知一般的問，以爲是她的情人，她是假裝着如此的，回頭便給她一個耳光。

他趕緊從房中跑出，卻不料在脚櫬上絆了一交，推翻了許多東西；小文用力的喊起賊來，喊得對門金龍嫂們也從夢中驚醒了。

小文已經追出來了，小文嫂也起床了；金龍從脚櫬絆倒之後，便三步兩脚的跳出門外。門外便是他們公用的中堂，外面公用的門已經上了鎖。他雖然路道熟識，但一時總不能用隱身的法子逃出門外。

堂前的月色，忽然從雲縫中鑽出，照得到處洞明。金龍被他們喊作賊了，心手只是發抖，覺得大潮已捲到他的腳後，無處逃遁。小文嫂在房裏照出燈來，金龍嫂見呼得凶狠，也急忙的點出燈火，喊「賊在那裏！賊在那裏！」

金龍在四面叫賊聲中，終於無可逃遁，被他們捉住了。當他們把他捉住的時候，他才從新奮起精神來說「是我呢！」於是他們都呆住了。

改嫁

新死了丈夫的啓清嫂，抱着她的惟一的女兒，坐在一間房裏哺乳。那間房子很幽暗，在從前，她是覺得很緊湊，很熱鬧的，現在卻覺得很空虛，很冷漠了。她本來是不大修飾的，便是從前她丈夫在世的時候，也是亂髮蓬蓬，衣襟不整，托言有了孩子吃乳，便沒有功夫裴束的；何況現在又是新孀呢？

她把她膝上躺着的女兒換了一個方向，要她吸盡了一隻乳房的乳汁，再來吸着另一隻的乳汁。

她的女兒是瘦削得不像人樣了。面色是金黃的，頭上生着一頭的癩瘡；癩瘡的膿漿結成的許多瘡痂，點綴在她的毛毳毳的黃毛中間，正像荒草蒙茸中龍盤虎蹲的岩石。她的頭部細小得竟像一個棠梨，但她的眼睛卻靈活得如一隻老鼠。她雖則剛滿了週歲，但

她卻很聰明；所以她母親很愛她。

啓清嫂把遼曠的室內看了一眼，覺得有一個可怕的暗影永遠在她的眼簾中搖晃。她雖然在人前不肯說起寂寞，說起孤悽，說起還可怕的暗影，但在獨處的時候，心裏總是惘然。她每在無可奈何的命運與悲哀之下，便只有想法請她自己的心肝女兒來慰藉她了。她把自己的乳頭從她女兒的口中抽出，兩手推動她的女兒，問：「小小奶（讀若孺）爸爸在那裏呢？」她的乖覺的小寶貝，便骨碌着她靈活的老鼠眼睛，向她母親的面上投射一些安慰的眼光。一手無意的向外一指，意思是說她的父親是在天上。

「爸爸在天天上上嗎？」

「上——上，」她的女兒不成聲的回答。

在從前，她父親病着的時候，她們問她「爸爸呢？」她總是用手平指的，於是她們便問她「在床床裏嗎？」她也是回答一聲不成聲的「床——床。」

「寶貝真聰明，爸爸在上上。」她把胸前的衣襟隨便一理，便把女兒抱在懷裏，自己立了起來。

她今年還只有十九歲，但已做了三年的人妻，與第二次的人母，而現在又是孤孀了。她是十六歲嫁給啓清的，那時啓清已有三十四歲了，啓清的前妻是癆病死了的，身體虛弱而又時常出人床第的他，大概也有些傳染吧！啓清在日是時常呼腰酸，喊背痛的；但他還很殷勤的給她做事。在去年小奶生產的時候，他已經瘦削得很難看，臉孔也幾乎黃得可以榨黃水了；但他還是爲她跑進跑出，翻湯倒水，捧桶捧纜的。她要他不要這樣「用力」，恐怕做成病了，將來又要倒床；但他却偏偏硬頸頭說：「不要緊！」誰知他便在那時病了，一直晴晴雨雨，總沒有復元的氣象。便是在病得厲害的時候，他還是爲她抱小奶。

她每想起她的丈夫來，便如自己的心肝被他人挖去；他雖則已留給她這一塊心肝寶貝肉，但這一塊太小的小寶貝，總不能填滿這一個絕大的空虛。她雖然在人前，還是裝

強，說死了丈夫不要緊；但她總覺丈夫死了，實在是一個絕大的傷痕，便是她在十四歲那年，自己的兄弟死時，也沒有如此創裂心痛。

在無論何時，她常感到一種有話無處說的痛苦。就是這一點，她便覺得非常難耐。她在平時，無論看到什麼，或是想起什麼時，若是他當時沒有在旁，她便無意中有一種心情，說要告他知道。大概這一種思想之途徑已經走順了的；在現在她明知他是死了，但總是時時想起他。這一種心情的傾向，便是她想硬強，也是壓抑不住的。

家裏的情形，在她的眼中看來，簡直是討厭。姑娘總是婆婆親生的骨肉，她們總可以黏貼攏來；而她却是外人了。

在幾日以前，婆婆會對她商量過：——說是商量，實在就是暗示，或是一「勸嫁」來得確切。婆婆問她怎樣處置，說她年紀還是這麼輕，又沒有一男半子，現在懷中雖然有一個女兒，但女兒還是這麼幼小，就是費盡心機把她養得大了，將來也不是張姓人物，還要嫁

給別家的東西。她說她手中捧着的小東西若是個男孩子呢，那末張姓的香火，還可以不絕；便是做娘的，在年青時守了寡，把他養成人——現在苦了幾年之後，將來兒子大了，還可以過老，還可以享幾年的兒孫福；——總算還有一點希望。只是現在——

「大嫂，你自己總很明白，你還年輕——這是我短命的啓清害了你的（她的乾癯的眼眶裏竟然淌下淚來了）我年紀這麼老了，我能說什麼話——實在我也沒有法子，你是個聰明人，你請自己想想看——你以後享福的日子正長，我們再不能耽誤你——你想還是——你自己心裏怎樣——」

那時她只含着眼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心裏這樣想着，「啓清死了只有這麼幾日，她們就不認我是張姓人了嗎？——論你們這種良心，我無論如何，也不給你守寡，你又沒有幾百萬的家當，我難道在這裏餓死嗎？我當然是要走的。——只是死鬼啓清啊！（她的心裏也酸得厲害，眼淚便如湧泉了。）我到有些忘記不了你。」她平素總想裝硬心腸，

但終於流出眼淚來。

「本來，」婆婆又接下去說，「啓清還是熱滾滾的，他的口氣還是剛才跌下去，我不能說這話：——可憐我這樣老的年紀！我不知前世作下多少罪孽，要我這麼老的人來送兒子的終，——現在還要看着全家分散；——大概我的日子也不長久了。」

「你要我送你的終嗎？」她心裏想，滿面流着眼淚，只是說不出口，「這也不難；只是你還有你自己親生的女兒，你恐怕不喜歡我吧？我再服侍你幾年，等你歸山後再嫁人也不算遲，只是我有些怕着姑娘呢！她現在是好福命，有丈夫，有兒女。」她的心腸畢竟還是軟弱得很的。

「天地老爺，一定是弄錯了的，把我掉換了去，不是很好了嗎？」婆婆含着眼淚說。後是一聲長嘆：「唉！」

「我也這樣想呢？」她想：「天地神明一定是無眼的。」於是她也用不同的情調，沉

入長嘆聲中。「唉！」

她們沉默在眼淚與悲嘆中很久很久之後，婆婆才立起來說：

「大嫂，你再仔細思量思量看，萬事總得隨大嫂的心願。」

「婆婆說得好，我是小輩，總得由婆婆作主。」她也立了起來。

那天晚上，她又空床上哭了一夜，她左思右想，除了一走，別無善策。她預先怨自己的命苦，以後又從自己怨到丈夫，怨到家裏的父母。最後，又怨來怨去，終於怨到自己。她想起她認識的幾個婦女的歷史來：譬如荷花塘的玉表姑到了頭髮梅花白了嫁人，還不得雙雙到老，崔家橋的小川乃娘，連嫁了五個丈夫，還是獨守空房，自己掙錢養活。她覺得這許多人的惡命運，都匯集在他的身上。來日茫茫，不知將要如何結局，她愈想愈覺得前途的可怕。

她又想起婆婆對她的態度，似乎有點各異。而且她昨日對她的情形，又有些轉變了。

從前的口氣。從前，啓清新死了的時候，她是說得何等的至誠，何等的誠懇！說從此以後，她倆將相依爲命的了。但是現在又轉了機，難道她真的怕耽誤了她的青春罷！或者別有緣故呢？

第二天的下午，她果然在鄰舍女人的口中，聽到一些風聲。在村上的空氣，她似乎聽到一些謠傳。那是關於她的轉嫁的事情的，這一種謠傳，究竟是誰播造的呢，這可不得而知，但對於昨天她婆婆對她說的一番說話，却不能說沒有關係。那謠言的意思，似乎說她自己很不安穩，很想改嫁。最初她的婆婆還不肯放她走，以後經過她姑娘的勸告，才決定了。

謠言雖是如此，但據鄰舍女人報告她的說話，實在的主使，乃是她的姑娘。她姑娘說她從前待她不好，現在她的親兄弟死了，她便不是她的嫂嫂，她便沒有權力再主持她兄弟的家政，來驕傲她，說她現在便是外人。

她細細推尋，她與姑娘實在無多少惡感。姑娘回家的時候，她還是對她客客氣氣的，只是當她是客。難道以客禮待她，便得罪了她嗎？大概是爲了婆婆藏着的一粒珍珠罷！她想起來，這一粒珍珠很大，非常之有寶光，有精彩，非常之可愛。姑娘是很瞭想這一粒珍珠的；但她却在暗中教唆她的丈夫，教他叫母親不要把這粒傳家寶貝送給姊妹。大概她姑娘便爲了這粒珍珠恨她，所以現在便想報復她罷！

但她回來後，也不露聲色。在家裏，也是照常的操作。

她爲因她的女兒發了一頭的癩瘡，似乎便沒有空閒的功夫可以騰出來料理家事。她女兒又不喜歡他人接手，在家庭的空氣中，似乎時常充滿了一種憎厭的，相排斥的情調。

她女兒頭上的癩瘡，許多人都說是「胎裏毒」。她想起「胎裏毒」的病原來，覺得實在也有些因果，心頭便燃燒起羞慚與熱忱之火。她現在是每每注視着她女兒的頭上

遐想。她覺得這滿頭黃膿，滿頭瘡痂的女兒，在他人看來雖則十分討厭，而在她自己看來，却似乎反刻着許多痕跡，讓她深深的咀嚼着過去幾段生活之甜美滋味。

她那天在自己的房中給女兒吃了兩袋乳汁以後，便想抱她出去到鄰舍人家去閒談一回，散散心悶。

當她走出她的房門時，她便瞧見了她婆婆和一個男人在輕輕的說話，情形似乎在商酌着一件緊要而且祕密的事體。她這幾日是有了戒心了的，便一大半確定了，不是媒人，定是「相親」來的男子。她剛想避開時，心裏又起了一個轉念，「我且仔細的看一看那男子究竟是什麼人罷！」他便偷偷的隱入門後。

「我和你一句話說完。」這是她婆婆的聲音。「依命分，我的啓清新死了，我那裏要她就轉嫁呢？只是我們家裏又不是有錢人家，她遲早是要走的。不瞞你說，啓清的醫藥和喪事的費用，虧空下來的，正索得很凶。我不是把她——」下面的聲音轉輕了，她立在門

後聽不清楚。

「話是不錯的，我不曉得她自己情願不情願呢？」這是很熟的聲音，但她並沒有想到是她自己的父親。

「所以我要請老親家來商量呢？——便是她不願，也只有請你勸勸她。」

「啊！婆婆把我的父親也叫來了。」她隱在門後想：「且看他們怎樣商量呢？」

「我想要她先回轉到我家裏住幾日，我將吩咐她母親細細的體貼她——她們母女，總能夠說得來些！」

「我總要她自己情願才好，——最好請親家姆體貼體貼她看，要到鄉下或是城裏，要怎樣的男子與人家才對？——」

「這些那裏管得到呢？天下又不曾把城裏城外要討老婆的人都排在那邊讓我們去揀選的——橫直是她的命，是天數。」

「我現在已經四處托人出去物色了呢！——昨日有人來說，說東門外有個人，年紀也同我啓清不相上下。家裏只有一位老母，從沒有娶過妻；人家到是很好的，只是不能出錢——」

她懷中的女兒，因為站在那邊太久，便唔唉起來。她恐怕她們發覺她在門後偷聽，故意放大了聲音，鄭重着脚步，說是剛從房裏走出來的。

她走出門口，她父親便看見她了。

她裝出驚詫的情色，好像奇怪她父親什麼時候來的，怎麼她都不知道。「啊！爸爸！」她又回頭推動着她滿頭癩瘡的女兒，「小奶，外公呢？」她把女兒向外掙着，向着她的父親，好像教她的女兒這樣問，「外公幾時來的，外公？」

她父親看見這滿頭癩瘡的外甥女，心裏似乎不能引起什麼親暱的快感。但她的如老鼠一般的眼睛，却水滑滑的釘住她外公手中的烟酒（乾絲烟）盒。外公被她釘得奇

怪起來了，便說「這小奶到很伶俐，兩隻眼睛像老鼠精呢！」

「很聰明呢！」她想她在父親面前顯一顯自己女兒的聰明，裝做平常一樣的問題：

「小奶，小寶貝爸爸呢？」

她女兒機械的沒有動。

「爸爸呢！爸爸在上上，告訴你外公喲！」她婆婆也注意到小孫女的身上來。

外公用自己手中的烟酒盒送到甥女的眼前搖晃，帶着笑臉問她：「爸爸呢，你爸爸呢？對外公說說看！」

她見這生人的面目有些可怕，而且聲音一步一步的逼近來，於是把流動的眼光凝住，把兩嘴角的肉筋扯下，——扯成一個半圓形，——連眼也扯得閉了，才「呱」的哭了起來。

「啊！陌生，陌生！外公陌生！」她把女兒抱在肩上，用手輕輕的在她背上拍着，身體在

不住的搖擺。

「小寶貝，小心肝啊——嗷！乖乖不要哭啊——嗷！」慈母的心腸，便在慈母的聲音中流露出來。

看看女兒的哭聲漸漸低下去了。「爸爸幾時來的？」她抽空問她的父親。「母親弟弟都健嗎？」

「你母親要你到家裏去住幾天呢！」

「是母親喊我去的阿？」她閉着口，好久沒有閉下來，等她父親的回答。

她父親有些愣住了。「你母親說恐怕你在這裏心裏難過，」她婆婆急急的給他解圍。「要你連小奶帶去，去玩幾日，解解悶。」

「我不去，我在此心裏並不難過。我有我的小奶伴我，他死了也沒有什麼。」她雖然勉強的做出硬心腸的女子的聲口來，但一說到他新死了的自己的丈夫——往日的恩

愛臥床的慘狀，死後的淒涼，便一概匯上心頭——心裏總不免有些悵惘，從心底裏湧起的一陣酸意，便在眼眶裏鑽動。但她還不肯露一絲軟弱的聲色，在婆婆與父親面前，因為現在的他們，對於她的中間也沒有一種親切的感情維繫着。她覺得自己是太孤獨了，甚至於自己的親生的父親，也是同她隔離着遠遠的——她實在是太孤獨，太寂寞難堪了！想到這裏，她早在眼眶鑽動的酸淚，便跳了出來。

她曉得自己的眼淚忍不住要跳出來了，便順勢的向她女兒一親。「我有我的小寶貝呢。小寶貝！」

剛才收了淚痕的她的小女兒，還道她的母親和她開玩笑，在她的胸頭格支，她便「阿哈哈」的笑起來。

這真使她的心頭覺得異樣的難耐呢！她勉強的說「啊！笑了，笑了！哈哈！」在這一種笑聲中，她盡力的把自己心頭的哀火埋葬了。

「你把小奶給我，你去燒點心去。」婆婆對她說。「外公還沒有吃過一杯茶呢！」

「小奶要娘娘（祖母）抱抱，媽去燒茶茶給外公吃。」她把女兒送到婆婆的身邊。婆婆伸手去抱時，乖覺的女兒，又回頭抓住她母親的衣裳。

「沒有人喜歡抱你呢，你這小癩頭，還要作俏。」

小奶終於被她的祖母接去。她伏在祖母懷中，似乎想哭，但又沒有哭出來。

她便匆匆的走入竈下去。

「倘使把這小東西也帶走，人家會不喜歡的呢！」外公輕輕的說，仍舊繼續談論着她的改嫁的事情。「誰歡喜要這樣累贅的東西呢，討老婆的人。」

「只好貼幾塊錢，等她帶大了幾年領還——現在又斷不了乳。」

「隨便的人，恐怕就不要了呢！許多人是喜歡小孩兒的。」

「真的沒有法子的時候，只有讓我老苦，小奶留在家裏給我。」

門外走入一位中年婦人，紅光滿面，含着不自然的慣於在人前獻殷勤的欣笑，向他們點頭。

她叫妙香姊，雖然她的兒子也很大了，但從沒有人稱她做「大姆」或「嬌嬌」的。她認識的人很多，真是路路通的，人家叫她叫「天下蟻網」。她的身邊，時常有許多青年男女的「八字」；關於婚事上的事體，若是和她商量，沒有不使人滿意的。

她因為東門外那一家有一些不合啓清乃娘的意，所以現在又來說起一家人家。她們見她進來，笑着請她坐。她開口就說：

「你說那家不好，我現在又給你找得一家很好的人家呢！」她用一種很能夠體會他人意旨的眼光在他們的身上週轉着，表明自己本領之**高強**。

「南鄉柳江岸，很有名的富戶，——田有一百多畝，一隻水牛，一個長年（傭工），無兄無弟，只有一個六十歲的老人，底下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真是像一家人家。只是

幾個月以前把他的「內當家」走了，家內無人經管，所以急急要找一個賢慧的人嫁。他又是「二婚郎」，又不要娶你錢，只要「人」好。我想你的大嫂是最好也沒有了！」

「數目說過沒有呢？」婆婆只是注意到這一方面，無意的搖着身體，拍着懷中的孫女問。

「早嘍！現在「人」還沒有看對，那裏便可以說數目呢？不過一定會出大價的——他說，只要「人」好，錢多幾個不要緊。」

「有五個小孩子到討厭呢！」她父親想到這一層，便有些沉吟起來了。「要做五個孩子的後母，到有些不容易的！」

「你說那個最大的女兒有幾歲了？」婆婆問。

「十七歲，下半年就要做新婦呢！」

啓清嫂捧着一個木盆，盆上放着兩碗米麵。她們見她走來，都把話頭縮住。

妙香姊的職業，啓清嫂是曉得的；她看見妙香姊坐在他們中間密談，心裏便吃一驚。雖然她早已明白她們是在議她的改嫁的事情的，但總覺得妙香姊的可怕——好像她自己的命運，完全要被她所支配似的。

她盆裏放着的兩碗麵，本來是預算着一碗給父親，一碗給婆婆的。現在見妙香姊在座，便有些遲疑了。她婆婆看見如此態度，心裏早明白了七八分，便說：

「妙香姊請吃一點便點心。」她一面又用眼色暗示給她的媳婦，要她捧給妙香姊。啓清嫂把木盆放在桌上，原來兩碗米麵是不均齊的。她把滿點的一碗捧給她父親，那留下來的淺點的一碗，說是要給客人吃，似乎便有些難爲情。

「我不要吃，」妙香姊推辭着：「我剛吃了酒來呢！」她指着自已紅暈而有醉意的臉，「看我的臉！——我是不要吃了。」她似乎有什麼觸動了她的心機，她的慣常的如藏在舌下的說話，便滔滔汨汨，牽藤帶葉的來了。

「吳家青萍兄真客氣呢！今天在路上碰到他便叫我到家裏去坐；他夫人也好，當即就泡一碗糖霜茶出來，青萍兄自己去拿酒，他說酒是自己做的，要我多吃些。我說，「我不會吃酒的，」他笑着說，「不會吃酒，不能做媒——俗語說，「做媒不成，吃酒千瓶，」做媒便是貪口酒，別的還有什麼呢？」他一定要我吃酒——他真是好人，他說他要我給他的兒子留心着一個聰聰明明的媳婦——」

「你吃啣！不好吃也吃一點啣！」婆婆催着她。

小奶本來在她祖母懷中，是覺得非常不舒服的；現在見到她的母親來，便倒掛過去，要她母親抱。

妙香姊把一口麵送到嘴邊了，還講着她的「媒經。」在她的語意以外，似乎是暗示她們待她欠客氣，欠優禮似的。

小奶見着他們吃東西，如老鼠一般的眼睛，便釘住不肯轉睛。

「婆婆，你自己到竈下去拿罷！」她覺得婆婆沒得吃是很難爲情的。小奶看着他們吃麵。她母親從小奶的身上，想到妙香姊的可惡。她想，若是妙香姊不來，這一碗麵是婆婆吃的；而婆婆呢，却能够一口一口的喂給小奶吃。

小奶看見人家沒有給她吃，似乎便要哭出來。

妙香姊說：「滿標緻的女兒，爲什麼要生癩頭瘡呢？這是『胎裏毒』吧？——將來不要弄癩頭了，我給她找個好子丈（丈夫）來——」

啓清嫂聽到「胎裏毒」這一個名詞，時常引起一種異樣的心情，好像自己的祕密，被人家發覺了似的；是羞慚，是喜悅，是悲哀，於是造成一種不可言說的悵惘。

「你現在給她找一家人家來哪！我帶她不大，我欲把她給人家帶去做小媳婦。」

「你會捨得了，拋棄她？啓清嫂！」

「我自己的錢竈也築我的脚肚上的。我的命運還是半天裏的斷線紙鷂，不知倒東

倒西呢？」

她本來想向妙香姊說幾句半諷半刺的說話，所以很引用了許多成語；却不料自己心中的渣滓太多了，感情那麼脆薄，在不知不覺中帶出許多悲哀的分子，使自己也覺得
茫然！

「真的，我們母女終須要分散的，你把我好一點的，只要能够愛小孩子的，能够當自己親生一樣看待的人家找一家來，便好了。」

「你倘使說老實話，我自然給你留心。」她把一根米麵盤在箸頭上面，送到小奶的嘴邊。「你的娘說要把你嫁了人呢？——吃這口麵罷！」

啓清嫂的父親已經吃完了點心。他把嘴吧一摸，立了起來，抽出烟酒筒打開了烟酒盒，——在盒內撮出一球的烟絲，押在烟絲筒的銅斗上，便往竈下去點火。

「啓清嫂！他們都沒有在這裏，我對你說。」妙香姊做出一種貼心的情形，輕輕的說：

「你自己的『大把』要把定的呢！——女兒不帶，自己身輕些；帶住，總覺得放心，眼看得自己的一塊肉，讓她狼戾，總不忍相。關於金錢衣物等重要東西，也該自己檢點檢點。」

啓清嫂雖則到處裝強，但是，若有人用柔和而切貼的言辭，去打動她心坎中蘊藏着的哀感，她立刻便會頓化了的。

「我還有什麼『大把』，『死鬼』去了以後，我的魂，我的福，一半也被他帶到閻羅王那邊去了。」

往竈下點烟火的老人，已經口裏噴着青烟，走了出來。看來，好像他在竈下又說了什麼祕密話。雖然從他口中吐出來的乳白的烟，迷茫的把他的面色籠住，但總掩不了這種情色。

婆婆也在後面跟出來了，一聲不響的，看着她的親家，向他遞眼色；而他呢，也似乎在推讓，要她先提議。

婆婆似乎想說了，看看她媳婦，又停了下去。啓清嫂是會意了一大半了，她想索性裝做不曉得一樣，看他們怎樣；便把頭低下去。

「我有一句對你說呢！大嫂！」婆婆終於開口了。「你的父親，老親家，也在這裏；我想在我家裏總不能久長，想要叫妙香姊給你找一家相當的人家。前幾日我已經對你說起過了。這是你終身大事，下半生世的幸福攸關，你應該自己出個主意。」

「你母親也這樣說，她說你的年紀又不老，不用像有錢人家的『書務』」（書迷之意）說三年鑿守滿，或是終身守着——你自己心意如何？」——她父親插說。

「你倘使有什麼意見，可以對我們說。現在妙香姊也在此地，她說她能盡心的給你擇一家好人家。我們橫直瞞不了的，妙香姊！剛才你說的南鄉那家人家，重新說說看。」

「我想有前頭的兒女，是不大好的；雖然他家裏有家私。」她父親的說話，他的語意中，是含有從他老人的經歷中所得來的教訓，說做後母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勸她們不要

看重他有錢，要他女兒去受罪。

「還有一層，我沒有問你們。」妙香姊說：「小奶要不要給她娘帶着走的——」

他們還沒有回答，啓清嫂便插着說：「我不要帶，她是姓張的人生的，交還張姓人。」實在，啓清嫂是沒有多大本領（智能）的，她的對話也不十分有來路，時常要跳出行港之外。她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不出於本心的；她因為他們要把她嫁了，所以發這一種議論。「不然就是娘也做新婦，女兒也做媳婦。」一種打趣的言辭，本來是想硬着心腸取樂，但終於禁不住覺到一種悵惘，覺得泣然。

她們見她這種情形，反是不敢多話。

她想想覺得自己格外悲哀起來，連知心都沒有了，相知的話也無從說；並且以後不知怎樣結局，未來的新丈夫不知如何人；自己的不好的命運——荷花塘的王表姑，崔家橋的小川乃娘的命運，又浮現上心頭：她「啞」然的哭了出來。

「啊——啊——我不嫁，我死也要死在張家。啊——啊！小奶乃爸——」

她懷中的女兒見母親哭了，也呱呱地哭起來，好像恐怕她的母親太孤單，太寂寞，所以她來陪伴她似的。

她抱着女兒，走到她丈夫的靈座前面，隻手抓住「木主」，砰砰的只是在臺上猛敲。

「死鬼啓清吓你害了我——涎人笑！」

紀念碑的奠禮

那天是東方大帝國的鎮亞城中的慶祝節。

鎮亞城中的大街上，滿堆着行人。大家都在人縫裏擠着。他們用力的把腳跟豎起來，但他們在四週所能看見的只是一片的蠢動的人頭。從這一個人頭到另一個人頭的中間，再不能夠放進一件任何東西，除非是一隻手，或是一件比人頭更小的物件。牠們平鋪着，擁擠着，正如平疇上成熟了的麥穗；牠們這樣東西洶湧，正又好像海岸上的潮頭。

一個青年，在憔悴的面容中，還不減他勇敢的氣概，他在這如潮如水的人海中，彷彿立着泗水一般的，把平頭的水面撥開，走上路旁的一家茶樓。那茶樓是叫「飛花樓」。

二樓三樓的樓沿，憑着大街的欄杆，也如構板壁一般的站滿了人。樓裏的茶座上都沒有，光線覺得異樣的陰暗，情調也有些淒涼。

青年是和緩而匆促的坐下天字茶座的桌旁，態度非常大方。

那裏的侍女平子姑娘，跑來仔細端詳以後，始在他的異樣的不合身的服裝中，辨別出他是她久別的相知，便說：

「你，近幾天到那裏去呢？——穿這一套衣服，我幾乎認不出你。」

「沒有到那裏去。」青年淡然的，「這一套衣服難道穿不得嗎？」

「沒有人說你穿不得，——面容這樣憔悴，沒有生病罷，那天飲醉以後，」言下就非常擔心，「以後不要飲啤酒了，飲醉了，傷身體。」

青年才憶起前一次失敗的起事，也是在這裏飲醉的；後來便沒有到這裏來過了。

「那天我沒有飲醉呢！」他用親霸的眼瞟她，聲音非常動人，似乎要故和她說笑的樣子。

「沒有醉！」她也笑起來取笑他，「我扶你上車的時候，你還人事不知，同小孩子睡

醒一樣，叫「媽」呢！」

他只是笑笑，說：「而且我今天還想喝一點啤酒。」

「喝啤酒？你還要喝啤酒嗎？我請求你，新生爲了我，請你不要喝啤酒。」她的聲音有些悽然。

他們沉默了片刻，她又和氣的說：「我想你今天無論如何也不要再喝啤酒，最好，只許喝一杯中國的綠茶，龍井，要不然也只好喝一杯可可，或咖啡。」

「但是我今天須得喝啤酒，而且是只有這一次。」
和緩可親的青年，語聲也好像嚴厲起來。

平子姑娘終於強不過新生君的主意，只得把一瓶啤酒拿來了。

外面的人聲非常嘈雜，遠遠的似乎聽見放礮的聲音，與軍樂的聲音。

新生君一面在飲着啤酒，一面在想着眼前將要發生的事。外面的呼聲，隱約中彷彿

是在唱頌揚帝德的國歌，是歡迎萬威將軍的吶喊。新生君喝了一瓶啤酒，取出身邊的錶來看看，已是十點半鐘了。他預計同預約的時期還足足相差一個半鐘頭，所以便暫時把餘下的酒量空虛起來，等過些時候再飲。

新生君走近臨街的欄杆，憑欄下望，滿眼的在下面蠢動着的全是些烏黑的人頭。大街的對面的商店中，除了樓下盡是人頭外，二樓三樓的樓沿上，也有許多男女老少憑欄點綴着。

立在飛花樓的三樓樓沿上往右望去，是滿街滿巷的人，街漸漸的往兩邊狹攏來，而街上的人影也漸漸的稀少去，往左望去，是一座巍峨的新建築的紀念碑。這一座紀念碑建築得非常雄偉，而裝飾也很華麗。原來鎮亞城中今天這樣的熱鬧，居民這樣的興奮，一半也是為參預這座紀念碑的落成典禮的。

這紀念碑因為是萬威將軍所督造，又因為是紀念萬威將軍的功威的，所以就題名

做「萬威門」

萬威門恰巧建築在飛花樓的左側，牠那底下一層和古式的城門一樣的圓洞，立在飛花樓的三樓望去，已經相差無幾。那圓洞是完全用各種不同顏色的太湖石或是大理石砌成的，聽說立在下面仰頭望去，有紅霞掩映五彩斑斕的現象。這圓洞的題字就叫萬威門。圓洞的上面是平的，那裏很廣闊，就叫做萬威臺，臺的中間豎着一塊四五丈見方，十幾丈高的方塔，塔的四週，都刻有紀功的碑文，紀念萬威將軍一生的盛德。塔的上方，巍然的立着的，是萬威將軍的銅像。他穿着全身的軍裝，胸前掛滿各種的嘉禾章和紀念品，頭上的翎毛高聳，腰間的指揮刀下垂，神色逼真的，略俯着頭，注視他下面洶湧着如糞蛆一般的人頭。

紀念碑的四週，那時又搭滿了彩棚，各種的花朵，經過了聰明的匠人的編綴，排成各種圖案，如各種花鳥之類。五色的綢緞，把萬威門下一層綴成國旗一樣。銅像的下面，更堆

滿各種美麗的花籃，與各種珍奇的東方的寶物。

「萬威門」的落成還是昨日的事，萬威將軍因為要趕到在今天的慶祝節舉行落成典禮，所以便加工督造；一面更是裝飾得華麗。

鎮亞城的慶祝節本來是很熱鬧的，今年又加上「萬威門」的落成典禮，所以便格外人山人海一般的擁擠。他們這樣潮湧一般的擁擠着，原來便是想瞻仰瞻仰這新建築的偉大壯嚴的萬威門和萬威將軍的銅像的。

新生君在欄杆前憑立了一回之後，心裏覺得暗暗的好笑。他想，這樣煞費苦心，耗甚人民的生命與財產的建築，轉眼間便要如一現的曇花似的，破壞在我們的手裏。哈哈！什麼萬威將軍，萬威門……

他退回了天字茶座，仍舊叫平子姑娘拿啤酒。平子姑娘很依戀的走近了他。

「新生先生！我很不放心呢，我看你今天的神色總是異樣。」她很擔心很親切的說：

「你不要喝這個了罷！喝一杯可可，或是一杯綠茶……」

「沒有異樣，你疑心什麼呢？——你依了我吧！這恐怕是末後——」他神氣很雄壯的說。

「什麼，末後一次？」

「不，我請求你允許我這一次最後的請求……」

「…………」她默然地多時。

「你去把啤酒拿來，我請求你，姑娘，切不要耽誤我的時間，像前一次一樣。」

「我還沒有問你呢，」她輕輕的靠近他的耳邊問：「前一次你不是也說不要耽誤你的時間嗎？告訴我，你究竟喝醉了酒到那裏去？」

他用手輕輕點着她的鼻尖，淡笑的，故意想把話頭避開，說：「呆人！喝醉了酒當然去睡，還要到那裏去幹麼？」

「那麼，你怎麼說誤了時間呢？」

「那是說你誤了我喝酒的時間喲！」

她又默然了多時，輕輕的牽住他的手，很親暱而且很撒嬌似的說，「你還騙我來，你酒醉了的當夜，萬威將軍的部下，便說破獲了一個機關。那時我還不曉得你同他們有關係的。第二天早晨，你的朋友愛和先生，便跑到這裏來探聽你的下落。他雖則沒有對我說明，但我已暗暗地給你捏了一把冷汗。——你還瞞我呢！請你不要把我當做別人，我已經陶融在你的偉大的人格裏了。」

真的，前一次的事，的確是酒誤了的；但他自己的自由與生命，却也因為酒而暫時保全到現在。那天晚上，他們本來預備在十一點鐘，到新起工的萬威門下去散傳單的，暗中心想運動工人們全體罷工，一面還想用炸彈把這罪惡的結晶萬威門炸崩。

他們約好是十一點鐘的，但是在十一點鐘，新生君却還沒有到。那時已是十一時另

五分，他們決定便是新生君不來，也須得動身出發，忽然外面聽見打門的聲音，他們以為是新生君回來了；誰知一開了門，原來門外已包圍着五六十個的巡捕。這風聲不知是誰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洩漏的，但到現在還有什麼法子呢？於是二十七個同志都一齊被捉了。在那裏，在各人的身邊，又搜出許多手鎗炸彈和各種的宣傳品。正在人聲嘈雜的時候，新生君的車已到了，他見勢頭不對，便命車夫往別一個方向拖去，那時還只有十一時八分鐘。

新生君想起那次的情形，心中十分難過，好像這被捕的二十七個同志，都在指着他大罵，罵他無恥，罵他偷生。罵他欺騙他們，特意失了時刻。他想到這裏又把身邊的錶掏出來一看。時間還只有十點四十分，距他今天的預定時間還有一點多鐘。

「你快去拿啤酒來吧，」他看着手中的錶，說，「真的不要再就誤了我的時刻。」

「你今天一定要做什麼事去，我心裏總覺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放心不下。」她賊

然的說，「請你相信我，啊！我可以把我的生命做保證。」

「沒有什麼事，你放心罷！」新生君不是疑心她是假裝的，便是恐怕大事同茶樓下女說明，容易洩漏，所以用話支吾開。

「但你今天何以穿上這一套異樣的衣服呢。今天的神色又何以這樣張皇呢……我是陶融在你的人格裏的，我是一個孤苦的女子……」

外面一陣礮響，人聲如怒濤一般的闐然，歡呼之聲，贊美之聲，直可以震得山嶽崩頽，天地傾折。

「聽聽！聽聽！外面的聲音，你快點去拿酒去，沒有酒，我是鼓不起勇氣的。——」

「你鼓勇氣幹什麼呢！呵！新生！你我的感情，你還瞞我嗎？」她緊握着他的手，眼淚含在眼裏，「你以為我是那種女子嗎？你藐視我了！」

「你以為我是那一種人呢？」他鎮靜的問：

「我相信，我曉得……你所做的事是光明的，是正大的……你是人類的光明，人類的救星。」她氣急的回答。

「……」他靜默着，沒有話說。

「你還不了解我嗎？」她幾乎哭了出來，「請你相信我！請你信託我，我不是那種的女子。」

外面的軍樂聲，放礮聲，歡呼聲，鬧做一團。

「現在不是你哭泣的時候呢！」他還是淡然的安慰她。

「我雖則是一個下賤的侍女，但是我身體與靈魂，却還是沒有墮落——我是一個孤苦無告的女子，我在風塵中混了多年，我才結識了你，私心認你是我的知己，理想的英雄。只有你，才可以代我的父兄們報仇。」她想到她的父親與兄弟，已往的身世與現在的處境，不由得一陣心酸，眼淚便不住的如潮湧一般淌下。

「啊！新生！我的身世……」

壁上的時鐘鏗鏘的敲了十一下；接着，外面便是一排轟天的礮聲。人聲愈加嘈雜了，在人聲中，很清楚的可以聽到萬威將軍萬歲，萬威……萬歲的呼聲。

平子姑娘在淚眼模糊中，隱約地看見她父親被暴兵迫脅至於被殺的情形，她看見她哥哥爲了參加某大工廠的罷工，終於被捉，終於被人實行鎗決的情形，她又看見她年老的母親傷夫哭子以至於死的情形……平子姑娘因爲她的父兄的慘死，與她的血液中有革命的遺傳的傾向，所以非常愛慕新生，願以真心相見，性命與共。但新生君終於沒有了解平子姑娘心中的悲哀與愛意，只是如對平常的侍女一樣的對待，所以乘着平子姑娘昏迷的時候，又走近沿街的欄杆。

萬威門下舉頭瞻仰着這新落成的偉大的紀念碑的人，還是同從前一樣的擁擠着，萬威門下的直街上，也是一樣的堆滿了蠢動的人頭。在右方的遠處的路上，似乎飄着各

種慶祝的旗彩。遠處又是一陣轟天的鞭礮，烟火滿天，呼聲震耳。

現在還不到十一點半鐘呢，怎麼他們就出來了。——他心裏懷疑着，走回天字茶座。他剛才坐下，接着，外面又是一陣一樣響的礮聲。

平子姑娘已經被礮聲從悲哀的幻覺中喚回來了，她嗚咽地牽住新生君的手。

「你還不能收留我，你不能把我當你的一個知心嗎？」她仍舊悲感似的請求，「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可敬的行爲，革命。」

「我還要喝一點酒呢，請你不要阻止我。」

平子姑娘沒有法子又開了一瓶啤酒，看着新生君喝；他差不多一口便要把牠喝盡了，她的心只是震蕩。

外面的人聲又湧起來了，新生君掏出錶來看看，還只有十一點鐘過一些，樓下街上的人最初是喊聲震天的，等一些，便只聽見馬蹄的聲音。步履整齊的大隊人馬的聲音，於

是洋洋的軍樂聲也在飛花樓下起來了，這時人聲反是十分靜寂。

新生看到這種情形，心裏非常急遽。他們，他和他的同志們，本來是預算着遊行的軍隊在十一時半以後到萬威門下的，怎麼現在提早半點鐘呢？他懷疑的把手裏的錶送到耳朵邊聽聽，但是的確沒有停，他又問平子姑娘現在是什麼時候，而她也說剛敲了十一點鐘。

新生君對於平子姑娘的感情，本來已不是尋常的。一向是新生君可憐她是一個身世飄零的女子，又有學問，性情又不差，所以很同情她，很愛惜她；——或者可以說是很愛她。但是因爲前一次失事以後，他一方面因爲良心的自責，說不應該幸災樂禍，趨吉避凶；一方面呢，他也懷疑到女子的誤事。所以這一次雖然被同志們派到這重要的地方來，他仍舊很想事前守着極端的秘密的；——尤其是對於平素有了情感的，恐怕容易誤事的平子姑娘。

但是平子姑娘呢，却與他大不相同。她自從他那一晚喝醉了酒以後，第二天便了解他的人格。她想，她也不枉在這樣下流的社會中混了多時，總算結識了這樣一位英雄的朋友。她的心坎，雖然稟有她父親遺傳的革命的種子，但她也的確有些被他人格所感化的呀！

她看他今天的來早，就看出他是有什麼心事的。她盡力的探索他，但他盡力的祕住。她明知他是在懷疑到她自己，但她却更加相信他辦事的歷練，手段的精密來。

大軍在飛花樓下面行過；走過萬威門；再從門旁繞上臺上，立定在大紀念碑的四週。
新生憑欄下望，雖然在鎮靜的不露神色的態度中，但心中却感着慌張與壓迫。

樓下街上的大隊的軍威是莊嚴極了！最先一隊是五色的彩旗，與各種頌揚功德的幡旒。第二隊便五六十人合奏的洋洋的軍樂。接着便是背上背有輜重的步兵；他們在大街上排成六行，刺刀雪亮的在日光中成排的搖晃；這一隊兵，大概有六七百，裝束是非常

特別而且威武。

許多剛才如潮如水擠得滿街滿巷的民衆，此時更擁擠得不堪。他們立在兩邊，懸起腳踵注視着，而兵士們走過的地方，却距離得平均適度，很有條理。

接着這一大隊的步兵以後的，便是騎兵。騎兵大概也有一千上下。騎士的先後，是以馬的顏色分的：最前的一隊是棕色馬隊，中間是白馬隊，最後才是一切各種雜色的馬隊。這些騎士都裝束得非常之勇武，頭上戴着高偉的盛帽，身上用很闊的彩帶繫得腰肢筆挺。腰刀的旁邊，一律飄着純軟的大紅紡綢。腿部束着節節斑斑的虎腿，——坐在馬上，覺得非常奪目。一切的馬背上也披上各種馬披，顏色因了馬的顏色而各異。總之這一隊馬隊，是萬威將軍最得力的軍隊，最出風頭，最耀武揚威的軍隊。

在馬隊的末後一段上，插着一批囚犯。那批都是勇敢有爲的青年，都是血氣與靈魂一樣的在肢體上洋溢，在歌頌着真理，在反抗着強權的青年。實在，他們都是英雄，都是人

類的光明，人類的救星；——只有他們，才是偉大的犧牲者，才是不朽的英雄。

他們有二十七個，一共有二十七個。他們便是前一次新生酒醉了時失了事的同志，他們便是把全人類的幸福頂在自己的頭上而自己却心願腳踏在罪惡的濁水裏的英雄，偉大的犧牲者，人類的福星，革命家。他們的每一個人的手都向後縛着，他們的背後，都跟住了兩個扶刀的步兵。但他們是神色不變的，一步一步的踏上去，口裏喊着「真理不滅！」「打倒強權！」等口號。

啊！啊！滿街的觀衆，竟然有許多被他們不屈的精神攝住了！他們黯然的沉默着，但不敢叫喊。啊！偉大的革命的精神呵！

這二十七個以後，又是一大隊的馬隊。馬隊以後，便有一羣特別的騎士，簇擁一輛紅色汽車。汽車高而且大，四邊結滿了花彩，車頂裝着許多花圈。那便是萬威將軍所乘坐的汽車。萬威將軍坐在車中；車過處，也有許多人唱「萬威萬歲！」「萬威萬歲！」

最後是三四百人的礮隊與鐵甲車了。鐵甲車之後，又是一批看熱鬧的市民。

啊！鎮亞城中這一次的慶祝節真熱鬧極了！

新生君看着大隊從他的面前走過，心裏起了一種厭惡與疾恨的情感。及至看到他的二十七個同志，偉大的犧牲的情形，他心裏便如刀割。他想，他寧可自己讓他們這批野獸，牽着去就死；但不情願看自己的同志慷慨赴死的情形。最後，他看見萬威的耀武揚威的汽車，恨不得立刻便把炸彈擲下，使他即時粉身碎骨！

但是那時還只有十一時二十五分，距他們同志所預約着的時刻，還差半點多鐘。

原來新生的同志們，是約好了的。他們擬定今天正午十二點鐘時，各人從四處隱伏着的屋頂上，同時把傳單散下。啊！傳單漫天的紛飛着時，便如從天上散下自由之花。啊！一次之，便四處同時的齊聲叫喊。那時，萬威的軍隊，正遊行到萬威門前，飛花樓下；於是隱在飛花樓上的新生，就可以對準萬威的耀人的紅汽車擲下炸彈去。

但是，現在的時候是同預計的不相同了，而紅汽車正停在樓下時的機會，又不可以輕易錯過。這真使新生君爲難了。

前面的步兵與軍隊，已經登上萬威門的臺上了；許多的騎兵，却團團的圍繞在萬威門的四週。

臺上大紀念碑的前面，陳列着一長排的禮桌；他們的慶祝紀念碑的落成禮，是預算用這二十七個英雄的血做奠基的。

啊！殘忍，殘忍！

事情不知怎樣弄洩漏了的，聽說在昨天晚上，政府方面，還是決定在今天正午十二時舉行鎗決的；但到了今天，却改變預定計畫，提早了半點鐘。

大概是洩漏祕事的人的造謠罷，他們聽到的謠言，比新生君同志們所要實行的還要厲害。他們說亂黨要乘機炸毀紀念碑，要暗殺萬威將軍，要搶劫這二十七個亂黨的囚

犯。但是時機已迫，一面只有提早時間，使這方面來不及措施，一面也只好嚴爲防範而已！

新生君看見時機將要過去，心上急得沒有話說。他這一下在心中充滿着的，只有一腔的英雄肝膽，與愛人類的熱血！他差不多把他身邊依隨着的平子姑娘所給與他的愛情完全忘記了！

二十七個偉大的犧牲者已經陸續的登上臺上；萬威將軍的汽車，恰巧停在臺前，正當飛花樓的斜左方的街上。

新生君又看見萬威將軍從汽車中走出，在四面簇擁着的人羣中，他頭上的翎毛一步一搖的登上萬威臺。

「失了這機會便怎樣呢？二十七個同志的生命便這樣犧牲了。」他心裏這樣計算着，於是情急智生，便情願不等到預定的時間與各處埋伏的同志一同起事。他悄悄的從樓沿的人叢中退出，一溜烟跑到四層樓的頂上。

在那裏，他還看見萬威的翎毛在石級上的人叢中搖動。他在破舊的外套的裏面的袋裏，摸出一枚炸彈。他猛力的把炸彈向左斜方擲出時，平子姑娘已經追蹤而至了。平子姑娘見他實行英雄的行爲，心裏非常快樂，但也非常爲他擔心。

炸彈打中在軟橡皮的汽車篷上，車篷只是上下的搖了一搖，却沒有炸裂。許多的衛兵的口中，立時「刺客！」「刺客！」的喊起來，四處立刻靜肅，殺機頓時來臨。

他見第一個炸彈不能命中，於是再擲第二個；但是第二個擲去，又恰恰打在一個衛兵身上，也沒有炸裂。

啊！危險極了！

當第二個炸彈擲出時，許多的偵探已經追蹤而至了！

那時平子姑娘還站在新生君的旁邊，她說：

「新生君，請你保重有用的身體，快點逃罷！我已經灑沐在你的精神與人格當中了；

我不願你受害，勝於比我自己。」

但新生君還沒有當她的話是可以相信的。他並沒有逃，終於被四五個偵探圍住。一時人聲大亂，喊聲震天。啊！這是狂風暴雨的時期！

在新生君被捉的時候，平子姑娘在旁邊極端爭奪着；但這有什麼用呢！平子姑娘終於被暴力的衛士們推倒在地下，終於看着新生君被他們擒了下去。

平子姑娘起來時便聽見一排的鎗聲。那鎗聲不知一連有幾響，但平子姑娘的直覺，知道新生君一定也在這一陣鎗聲中倒斃了。鎗聲過後，接着全城的空氣，就非常的沉寂；頓時，天光也好像黯澹起來，隱隱中空中充滿了一種礮烟與血腥氣。啊！平子姑娘的心，被人血淋漓的彈穿了！

她趕快跑下樓下，赤手空拳的，爲了熱血所驅使，一直跑上了萬威臺。一切的兵士們見她這樣雄壯的氣概與舉動，都不敢攔阻她。

在臺上，她看二十八個已死未死的，躺在自己潰出來的血泊上的英雄，在他們中間，她發現着新生君也躺在那裏。他還沒有死，全身還在血泊中掙扎；熱血從他的耳際流滾。他是躺在那裏，睜大了兩眼，在疲乏的聲音中，還極力的喊：

「真理不滅！」

「打倒強權！」

衛兵的刺刀森森的圍住了他們，好像全沒有心肝沒有靈魂似的，看着壯士們在血泊中轉側，掙扎，呼喊！

啊！
啊！
偉大的犧牲者啊！

平子姑娘要搶上前去，但四週的衛士都用輕屑與譏刺的態度對她。她恨極了，走到一個衛士的身旁，奮起全力，乘他不備時，把他的刺刀奪來；她順手便刺死那個衛士。

她大聲呼喊，那聲音是這樣的悲哀而且雄壯，她說，誰個敢來近她，她便爲了自由，爲

了真理，用這刺刀與他拚命。

她在血泊中把新生君抱起，新生君很驚異的睜眼看她，悔悟與悲哀哽住在他的心頭，他默然不能說話，不由得一陣心酸，從心坎中湧起，落了幾顆英雄之淚。

「新生！新生！」她左手抱住他，右手的刺刀便從他的喉間刺入。「我們的精神永存了！我們的精神永存了！」

她忍心的將刺刀從他的喉間插入，又忍心的拔出。拔出以後，她又很快的刺入自己胸膛……

「我們精神永存了，我們的精神……」

當她的刺刀插入自己的胸膛時，她的腦壳上也同時着了一顆子彈。那是衛士們爲了報復才射來的。但是她已經勝利了！

衛士們見她自殺之後，便從四面圍集攆來，幾十把的尖刀，都同時白閃閃的貫在她

的身上，但是她已經一時血肉橫飛，血痕狼藉，不能感覺到苦痛了！

她已經勝利了！

這真是出於萬威將軍意料之外的，萬威門的落成典禮的奠基，本來只預計二十七個人的血的，但現在却增至二十九個。嚇嚇！

慶祝節以後萬威將軍的銅像，便高高的，永遠建築在這二十九個暴徒的血肉上。他全武裝的頭上豎着翎毛，腰間佩着指揮刀，微微地俯着頭，在藐視人類，譏笑那些送死的暴徒。

他是永久的立着了！

但是……

出嫁的前夜

室內充滿着新的油漆的氣味，與新的箱櫥等器皿的閃光。

燈光是黯然的，空氣非常之靜默。是深秋的二更時分，秋意蕭然的如一潭冷水般浸潤着人們的靈魂。窗外時有落葉的聲音，着地重又飄起，索索的，如怪物的指爪在地上搔爬。

這室中的女主人還沒有睡，她有滿腔心事，無處訴說，在背着燈光默想。

她明天要出閣了。

她的腦筋似乎昏迷了的，坐着只是發呆。在她的腦中閃過的都是一團團的黑影，輪廓與形狀完全是不分明的。

她本來是富於理智的，但情感亦非常熱烈。她的坐着發呆，不能有分明的悲喜的輪

廓與色彩，正是因爲她具有冷淡的客觀的理智性，而又富有火熱的主觀的情感之故。她不曉得對於眼前就要發生的不良的運命將如何處置，她實在已墮入理智與情感激戰的深溝中了。她覺得人生都是奇怪的把戲，而她所玩的把戲，尤其奇怪。她實在不曉得將如何對付她的運命。她只有聽天，聽着未來的新發生的事情來支配她的全心身；她只能讓黑團團的陰影在她的腦中翻騰。

在靜寂中，她似乎聽得她的情人呼喚她的怪熟的聲音，她的精神便振了一振；但同時她又十二分的害怕，正如一個亡命者恐怕在狹路中遇見他的兇狠的仇人。她對於她的情人，有兩種矛盾的心理交戰着：一面想他來救她，但一面又想避免他的侵害，一面想盡情的向他訴說自己無可訴說的隱衷，但一面又想努力把自已的瘡疤隱住，恐怕引起他的討厭。

她的情人有許多時候沒有到她家裏來夜會了；她也並沒有想到事情會轉變得這

樣迅速。他這一次的來，在她當然十分心願的。但她明天就要出嫁了，她將對他怎麼說呢！想到這上邊，她又躊躇了。

房門呀然的推進來，她擡起頭來看，那立在門前的却是她的母親。

母親爲了她的事情，運思忙碌，奔跑憔悴得不堪言狀了。慈母畢竟具有普天下最仁慈的心腸，對於她女兒的出閣的事情，她是這樣的擔心呵！

「你在發呆，有什麼相干呢？不要這樣半癡不瘋了。這許多箱櫥中的東西也要你親自過目一番，新的鎖與鎖匙，你也須試一試，而且也應該自己整理整理。」

她還是背着燈光坐着沒有響，只是發呆。

跟着後面走進來兩個人。一個是前年出嫁的她的表姊，還有一個是時常在她家裏幫忙的中年婦人。那中年婦人一手拿着一盞「手照臺」，燭火燃燒得很起勁，室中頓時添上有生意的春的氣象。在她的另外一隻手裏，挾了許多新的嫁衣。那些嫁衣是剛才做

好的，裁縫們現在還在下面吃點心。她的出閣時期的臨時決定以及這樣的匆促，便在這種地方可以想像得到八九分了。

原來她早已許給她的名義上的未婚夫陳老六的了，但出閣的時期還沒有定。命運要這樣惡作劇，聞說她的未婚夫的年紀是這麼幼稚而身材又這麼渺小；而她雖則說比他大僅兩歲，但她的身體與靈魂却這樣的發達得長大與靈通。

有人說她這樣聰明俊俏的女人，那裏肯把美妙的青春坐等她的不成器的未婚夫而虛度了呢？這話或許是真的。倘使在春夜，她一個人陶醉於春氣中不能入睡，前後左右，連肚倒底的心事都翻騰起來在腦中迴思，這那裏能按捺得住呢？倘使在第二天，正是神志不甚清明的一雙媚眼眯昵着，表明她因春色惱人而眠睡不足與對於異性的渴求的時候，她獨倚樓頭，忽然看見樓下窗外有一個青年男子在稜眉飛眼對她調情，她那裏能不心動呢？

事情便這樣的發生了。

她的家在楓溪村的西邊角上。她的住宅外面是個楓林。楓林中有一座古廟，廟前有一座高聳入雲的寶塔，寶塔下面，又有一座四角高翹的戲臺。這古廟的牆垣，寶塔與戲臺的飛角等，都在那裏幻成美的幽會的境界，呈現在她的前面，而頻頻向倚在正對着這幽會的境界的樓窗上的她相引誘。

這是偶然的偶然，在一個深秋的傍晚，一切的景色都轉成衰老的情調，她正倚在樓頭，對着這夕陽紅葉，古廟頽垣，以及如沉默的頭陀的高塔，嘆息青春已過，美人遲暮時，她便發現了她的生命，幾年來發掘不到的靈魂——她的情人。他是粗勇的男子，他所表現的除了結實的筋肉以外，便是爽直而強毅的性靈。他是毫無虛飾的，沒有彎曲的與柔軟的心腸。他的思想，他的決定是非，便是不可更改分毫的鐵律。他有這樣的英雄氣概，粗野無文的行爲，照例就不應該懂得柔和的女人的愛的生活了；但他却又十二分的了解愛。

在那天的晚上，他耕作歸來，全心身露着工作後的弛緩，舒適與成功的自得，以及肌肉的光潤等各種特徵，從她窗下走過。偶然間，她咳嗽了一聲，他擡頭把她看了一眼，他們便鍾了情。

鍾情以後，他們便在這聖潔的楓林裏的古廟中幽會，而高聳的寶塔，便是永久沉默着撫摩這一對愛人的心的老牧師。

他倆是這樣的相愛呵：在秋月如鏡，樹影疏疏的塔下，在繁星滿天，鐘聲悠然的林中，在凍雲密合，北風搖撼的階前，在雨雪紛飛，四境蕭然的臺上，他們倆是每夜每夜都密接的擁抱着，度過了深秋，度過了殘冬，轉到風和日麗，花香鳥語，大自然都在含笑的春天——又從春天轉入最適合於夜的幽會的初夏的。在最初的時候，他倆的幽會地點總在這處林中，但以後，却大膽的改在她的樓上。

愛神是頂會惡作劇的東西，牠一面教人類愛得祕密，但一面又在告發人類。在去年

殘冬的時候，隱隱中已經有關於他倆的暗語了，及到了今年的暮春，便什麼人都曉得了他倆的祕密，除非是陳家的陳老六那乳臭未乾的小孩子。但是事情變化得還要快呢，愛神的告發，豈只在他人的口頭上宣佈就算完事，牠還要在她自己的身上給她指出真憑實據來。在今年的仲秋節，她每日只是昏昏迷迷，心裏要發嘔，實在不要吃什麼東西，但又想東想西的要吃。於是被她母親發覺着，她已經有了身孕了。呵！這一個大大的打擊，教母親，爲舊禮教所籠罩，以名譽爲生命的母親，將如何處置呢！

這一個發現，距現在還不上半月。事有湊巧，忽然陳老六的母親，她的阿姑，病得十分厲害。這樣，事情就可依着風俗的先例轉圓了。

議定之後，她須即日過門，這叫做「衝喜」。「衝喜」的意思，便是說叫新人去衝一衝，使病人能轉兇爲喜。但其實呢，是做父母的人心事重，眼不見自己的兒子娶媳，便爾死去，未免遺憾，所以想在未死之前看看兒子完婚。至於有的說女子有了身孕叫有「喜」，那

對於衝喜的話，說來更滑稽了點。——衝了一衝，這個「喜」就衝出來。於是「命來運來，討個媳婦帶胎來」的歌語真詠得着了。

總之，她因爲有了「喜」，須得借「衝喜」爲名，即日送到陳家去，無論那汗毛阿六能不能夠對她肚裏的胎兒負責任，而她的母親總算把這個責任推到阿六肩上了。

那時跟着她母親走進房間的她的表姊與幫忙的中年婦人都勸她不要發呆，要她快點檢點東西。

表姊把新做好的衣裳一件一件的點給她，她也只是看看。

「心懷放開一點，我們女子，總有離開「娘門」的一天的，何必難過。」表姊本來是知道她的事情的，但她的說話只能說到這裏爲止。

她們把沒有鎖的一隻隻箱子開了，當着她的面，把一切衣服都裝進去，并告訴她夏衣放在那箱，是那一個鑰匙。冬衣放在那箱，是那一個鑰匙，她們又開了櫥子，櫥子裏放了

各種瓶子，糖食盒，磁器罐等。因為櫥子是新的，開關起門來十分的生硬，發出討厭的噪音。櫥子的油漆還不十分乾燥，銅鉸鈕是纜釘上去的，油漆的氣味一陣陣的噴湧。

「心志須得提一提，神氣也該清醒點，到了他人的家裏的確不如娘家的隨便。——而且事已至此，你有什麼心事，總可不用瞞娘；娘跟前，你有什麼心事都可說得。——你說出來，或者可以由娘給你補救，事情已經至此，日脚又這麼逼近，你須得自己知曉。」

她還是默然，室內一時沒有聲音。

「你還忘不了那人嗎？那人是一個賊，他現在倘使來，我恨不去要咬他一口。他害你到這步田地……」

她嘿然到要哭出來。表姊似乎因為比較年青，更能貼近青春的女子的心，便勸出了她的母親。

「姨母，現在不要再說到這些罷！我想我們須得叫表姊到下面去看各種嫁奩，使她

親自過過目，可以放心，免得摸頭不着。」表姊說了之後，又向她說，要她下樓去檢點檢點。但她也沒有回答。表姊又催她說：

「下去看看罷！」

「我不曉得！」她勉强的回答。

「不曉得？——你又不是三歲小孩子。」

她又默然了，大家也只得暫時靜默。

「你有什麼意思，你總得表白表白去還是不去？一個女子會癡到這步田地。」她的

母親發怒似的說：

「我又沒有說不去。」她似乎有滿腔難言之隱，幾乎要哽咽出來。

她們對於她的事情，萬事都沒有頭緒。她本來是不愛說話的，而這一次的事情發生，更不能使她自己說話。她實在得曉得如何是可，實在不曉得應該怎麼說。對於社會上的

一切道德與風俗，她是不能反抗的，即是對於關於她的言論，她也不能不表示服從。她雖然曉得人們已經窺破她的破綻，但她自己總不得不希求萬一的隱瞞。對於那人，在理智上，換句話說，合於道德與風俗上，她是應該即日拋開他的，但她的感情又似乎不答應。而且，她自己想，這還不僅是感情，並且還含有正當的理智成分的；她想，要有勇氣毀棄了這虛偽的婚姻，才是真正的理智。但是，這點又怎麼出口呢！沉默罷，沉默罷！命運的力量，強於一切的力；聽牠罷，到了臨時，牠總給我一條出路。

「時候已經不早了，你們先去睡吧，明日還要絕早起來，一天的忙碌呢！我在此陪表妹，你們可以下去了。」表姊把下樓的提議取消了，重作這樣提議。

她的母親答應了，她們領會表姊話中的意思，知道她想留在這裏同睡，總有許多話來勸她的。

她的母親動身走了。但是她說，「不勞表姊陪我。」

「爲什麼呢？」

「我想獨自一人清靜一點。」她答。

「明晚就要兩個人睡了呢！」表姊想說這一句趣語，但因為想到她已經有了那人的關係，恐怕她疑是諷刺，便縮住了，改口說：

「我恐怕你一人太靜，太寂寞了，所以想陪伴你。」

「不，我懇求你，我並不寂寞，我正要細細的嘗這一夜的寂寞呢。」

她的母親立着默然。

「我懇求，我懇求，讓我一個睡在這裏。」

她們沒精打采的下樓去了。

她默默的坐着，疑心在做夢。她反悔而且咒咀，咒咀社會，咒咀「他」，甚至咒咀她自己，以及那初會時偶然的好像被神所驅使的一幕。

室內的光線與氣氛，仍舊沉入陰慘與靜默中。

往事一重重的兜上心頭，卽又模糊糊糊的過去，終於轉成一團團在眼前蠢動的黑影，她想起她與她情人初會的情景。她是怎樣的若有意若無意，半迎就半推拒，心頭又驚跳又好奇的在自己決斷不定如何的時候，他却何等勇毅與爽直呵！這是男性獨有的美德罷。從此以後一直到現在，他倆也不知起了幾次的衝突。在美的一方面說，他是爽直勇毅，但在另一方面說，他却是一蠻橫粗野。他如果有什麼些微的間隙的時候，他是老實不客氣的只有惡狠狠的動打。但是這於她算不得什麼粗野蠻橫，因爲她除了柔順之外，似乎另外還有一種說不出原因的心情，對於這種舉動，非但無礙，而且有點近於歡迎。因爲她知道，他的恨她，他的打她，都是他的真情，都是他愛她過於她愛他自己的一種報復；這是每次都可以證明的，便是他發了一次脾氣之後，及到恢復感情時，他是更其纏綿，更其柔膩，更其黏貼了。倘使是另外一個人，真不會想到，剛才發脾氣時魯莽固執的，他便是這時

柔情宛轉的他。但她很了解這些。因此，她對於他的發脾氣，甚至於是無理的，也沒有不樂得依從而細膩的體貼他的。

在他倆的已往的經歷中，這樣的留下了不少的痕跡。

她忽然想起他兇狠的情形，忽然又想起他的體貼……這一切的心象，在這一生一世，她如何能把牠消滅得乾淨呢！「如今是事已至此了，時間是這樣急迫，我知道他是一定不了解我的苦衷的，我有什麼方法呢？要我反抗嗎？肚裏的這一點東西該由誰來負責任……一切都是命運……唉！」

「唉！」她想着想着，不禁嘆了一口氣。

「呵咳！」窗外一聲乾咳，似乎與她的嘆聲相應和。那聲音是怪熱的，那便是她的情人，粗勇的情人。他在窗外等了許多時候了。

這聲音是怪熱的，她惘然的做那習慣了的反應動作。

她輕輕的開了窗門，只見窗外有點月影，楓林經了秋風，已經是疏疏的，塔影沉靜的高聳着，四圍是一片靜寂。她無心看這片秋夜的景致，又輕輕的把窗門關上。她只要表示她在樓上，表示她還沒有睡，他是勇敢而走熟了路道的，他當即會意，自會跳過矮牆，依着菜園，走進那豬圈旁邊的小門，再從那裏，躡着上樓；於是她便走到樓梯頭去接他了。幽會的第一個禮節是握手，第二個是擁抱，第三個親嘴，香面孔。以下是相將走入房中，自然有許多錯綜變化與奇幻的情景了。

進來之後，本來是雄糾糾的他，如今更罩上一層氣恨。他這一次似乎來復仇的。他身上穿的是短夾衫，脚下縛起虎腿，腰間直挺挺的圍着闊帶。衣袖高高的捲起，臂上的肌肉十二分的緊張。他眉眼稜稜的，面上流走着憤怒的氣概；——那氣概是不能隨便觸牠的鋒芒的。這一切便是他蠻野的表徵，而今夜尤其來得過火。

照例，他的發怒，她只有默坐不響的；何況是今夜呢？她除了飲泣之外還有什麼？

「你明天出嫁了嗎？我已經曉得了，我呢，丟着我不要吧！」他雄糾糾的自己坐下，兩手插在腰際，用審判般的口氣問。

「我呢，你把我丟開了吧好！」

她只是發抖。

「你說，我有什麼對你不起，你要這樣的負心！我告訴你，我是很乾脆的，說一句做一句，彎彎曲曲的心腸也沒有，說到那裏做到那裏，我是不能放鬆你的……你聽好了。」怒氣充滿了樓頭。

這於她將怎麼辦呢，她實在是太難了。在這茫茫世界中，除了向自己訴苦，還有什麼人呢？哭罷，哭罷，用眼淚來安慰自己罷。

「流眼淚有什麼相干呢？女人的眼淚是不值錢的，這是下賤，我不歡喜看這個——而且哭也是無用的，你總該給我句話，——你是怎樣的主張，說，——啣扭扭怩怩，怪討厭

的。——說喲！」

「我的心碎了，請你不要說，你讓我去吧！」

「讓你去你這無良的東西！」

「我終久還是你的，我不能丟開你！」

「你如今要去了呢！」

「那還是你的。」

「你騙什麼人喲！我又不是三歲小孩！」

「我並不騙你。」

「不騙我騙誰？你明天不是要去同那毛頭小鬼同羅帳了嗎？」

「……………」

「告訴你，當心你的一切！」

「請你原諒我，請你寬宥我！」

「你要我怎樣呢？」

「放我去了，去去再轉來……我不能抵當一切，我不能離開你……我到那裏不久必當回家，你我還是一樣……」

「你再到說這些騙神騙鬼的話，誰聽你呢？你到了那邊還會歸來，還會想着我！」

「我怎能不想着你……除非要我死！」

「賭什麼誓呢，我現在要你死便怎樣呢！」他說了，掣出腰間插着的一把皮壳花柄的小尖刀。

這一把小尖刀的閃光真討厭，一時間竟有酸酸的意味鑽到她的鼻子裏去。同時，他也在這閃光裏看見四週新的嫁奩的閃光，他的鼻子裏蠢動着一種油漆的氣味。

他把小尖刀在新漆的廚子上一頓，便插定在上邊。

她不敢擡頭再看了，舞臺上殺人的幻影幕上心頭。

「我現在要你死便怎樣呢！」

「你能够說出……這句話……我也聽憑你……但是，我總請求你……呵，掩飾一點……我們的爛脚疤的臭氣一定要揚遍天下嗎……」

「什麼爛脚疤不爛脚疤，你是我的人！我不能爲了你戴綠帽子受辱……總之，你明天不許去。」

「爲什麼呢！」她婉言問：

「不許去，我說不許去！」

「去去就來不好嗎，我始終忘不了你的！」

「不好，不好，你不要騙我！」

「我求你原諒我！」

「什麼原諒？」

「我們須得卸一卸我肚裏的責任。」

「我忍不住你這些話了呢，你這忘恩負義的賤婦！」

「我可以起一個誓，我可以以生命起誓。」她含淚走去，在箱子中取出一枚戒指，再在頭上拔下一枝銀簪。「你收藏着，你可以知道我的心。」她又說，「你讓我去一去，其餘什麼都依你。」

他把金戒指與簪子接了，撒在地上，「我要這些作什麼用，活着的，立在眼前的人，也要去了，何況這些！」

她投入他的懷中，荷荷地哭起來，她的大聲，幾乎忘了一切。但他還是用力的把她推開。她柔情的說：

「心肝，你試探我肚裏的東西，我倘使這次不去，我將怎麼處置呢？」

「那自然是我的」

「你又不來娶我，你有什麼辦法？」

「我管得這麼許多！」

他把她推開，在廚上拔起那柄小刀，又死命的在廚上斫了兩下，便好像殺死了仇人，雪了讎恨的樣子，丟下小刀，回頭往樓窗門跳了下去。

許久許久之後，她如死屍一般的走到窗口。明月已經隱入團團的黑雲中，秋須淒厲得可怕，塔影搖晃震蕩，似乎在向她狞笑。大概是半夜以後了罷，再不要多少時候，事情便要發生了。這將如何呢！

她回頭看那樹上的新的刀痕，便好比她心上的刀痕一樣的難過。

便是對於這新的刀痕，她將怎樣的處置呢？呵，困難的問題接二連三的飛來，她真心痛欲裂了！

她從前相信的是命運，現在，似乎連命運都靠不住了。因為命運如靠得住，便應該只有唯一的路可走；而現在，而現在她的前面竟有這樣多的路途排列着，有許多的難題阻礙着，她將怎麼探擇呢！

小刀的閃光，忽然在她眼裏一閃；死的念頭在隱隱約約中湧上心頭。

她拿起一把小刀，左右看了一週，又輕輕的放下。心頭在隱隱作痛。

她頹然的坐下，眼前火花四濺，黑團團的陰影到處飛舞；她一時墮入昏迷狀態中了。

她醒來的時候，窗外已經有些白光了。小刀還在她的手中，她毫沒有決斷的能力。此時既無所謂感情，更無所謂理智。她好像覺得理智與感情是混合成一個，分不開來了；她只覺無處訴說的悲哀與苦痛，只覺糊糢與昏迷。

她拿起刀來看看，又把牠放下去。說自殺，似乎是有理，但又似乎說可以不必。說讓家人們排佈，今日也去應應景，但又似乎不可能，於心不安。

感情於她是極冷淡的了，毫不能有一種興奮的表情，但亦不能說她沒有感情。

看看天就要亮了，她若心願有什麼作爲，不趁此時做了，還待何時呢？

「出走罷，我至少可以脫離了這一次的罪孽。」

她興奮的立到窗上。她想往下跳時，心頭顫抖了，一切心中的苦痛又旋回着，她昏沉的跌了下去。

她跌傷了一隻腿，許久許久時候，還不覺得什麼。她在牆下漸漸的醒轉來，覺悟自己還是存在，纔漸漸的發現各部受傷的疼痛。

那時天已經大亮，她已經被她們扶上床上調養了。她是受傷了，但她腹中的嬰兒偏會惡作劇，並沒有受害，仍是安然的伏着。

吃過早飯以後，各種幫忙的人都來了。他們帶着繩索與槓子，來擡她的妝奩。再等一歇，她的花轎也來了，樂聲是這樣的悠揚。

傷了腿的她，終於在無可如何中，聽着灰色的定命的指使，帶着肚裏的胎兒扶着病，被她們扶入花轎中了。

「命運仍舊是只有一條路的，這便是不得不上道的那條灰色的路。」

在路上轎中，她瞻前顧後，陳家的與剛才分別的……對於以後的命運，終免不了還是有些懷疑。

「這叫做什麼生活呢！」

子卿先生

新出茅廬，一直駛了順風船，便覺得世間無往而不是他的勢力範圍的少年訟師子卿，醉醺醺的踏出了得月樓酒館，興致淋漓，感情興奮，在心中蕩漾而蠢動着的，是一種奇怪的思想。

雖然早到了初秋時分，但除了夜半稍有一二絲秋涼之外，日中與傍晚，還是炎熱得悶人。

受了外面氣候的薰炙與腹內酒精的燃燒而感到熱悶的子卿，很軒昂的把草帽戴到頭頂，讓前額與前半個頭顱好承受他用大紙扇搖出來的涼風。他的翠藍色的羅紡長衫飄飄然掛在臂彎上，像女人的裙裾。

他步履匆匆的像是去赴幽會，像是恐怕去得遲了，致使伊人惱恨的細心的情人。他

的興奮的神氣，又好像着了魔致使兩腳不停的向前的男巫。

在他心中蠢動着的，雖然說是一種奇怪的思想，但這思想畢竟還是平常而且單純的思想。

一向曉得自己的威風，所向無敵，鋒鏑永未挫折過的子卿，他心中想到的事情沒有一件做不到的；何況現在要做的，早就在他的勢力範圍以內的呢。

這一種奇怪的思想，是久已在他心中存在着的，而且也不能說是奇怪。在他，一直駛順風船永未有挫折過鋒鏑的少年訟師，想要實行這種思想，也不只這一次了；而且，這種思想，就是今日不實行，遲早也總是要實行的。

譬如花園中開着的一朶美麗的玫瑰花，遲早總得讓牠的主人去欣賞或是去採摘的；譬如黃狗口邊的一根火腿骨頭，終究是黃狗肚裏的東西吧；譬如雞窠前面泥洞裏的蚯蚓，誰能禁止母雞們去搜尋爬剔呢？

這一朵玫瑰花，這一根火腿骨頭，或者是這一條肥壯的老蚯蚓，子卿先生早把牠看
在眼裏，存在心裏，只等個適當的時日到來罷了！

子卿飄着裙裾般的羅紡長衫，搖着由一個縣知事書畫的大紙扇，額角油光光的映
着夕陽發亮；一切都很輕鬆的從大街折入財神巷，再在財神巷的中段，土地橋的旁邊，轉
入了合興小餛飩店的店堂。

合興店的店主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肥胖的男子，他是新喪了偶，僅依着他的女兒度
過那慘淡的生活，並支持那慘淡的生意的。他原還有一個兒子，但這個兒子出外當兵五
六年了，國內這樣頻年的砲火連天，而他卻杳無信息，誰能斷定他不已化了砲火下的灰
塵了呢？

他因近年來的磨折與教訓，愈懂得命運的冷酷與世情的嚴峻。同時，他的應
付環境的手段也更圓滑，宛轉，遷就而且高明了。

他的肥胖的身體，雖因年來的窮愁消蝕得清瘦一些，但週身還只是一些沒有筋骨，沒有稜角的肥膩的肉塊；——這便是他整個的靈魂的表徵，雖然他靈魂深處還存着——兩根剛強的骨頭在裏邊。

「子卿先生，呵，子卿先生！」他見子卿踏入他的小餛飩店中，便停止了洗碗的工作，順手揭起胸前的圍裙揩手，殷勤而敏捷的出來招呼。

合興餛飩店是一間狹長的小屋，門口向着財神巷一邊的是一座油煙薰人，塵灰四布的竈頭，竈頭的前面是一座做餛飩的作臺。竈頭的右方留着僅容一個人可以出入的要道，從要道進來，迎面便豎着一座峻險如峭壁的樓梯。樓梯的後面與左面放着三四張方桌子，以及幾條歪斜的板凳。

子卿揭起羅紡長衫的下襟，裝出有清潔癖的樣子，好像在戒備着油膩與污垢的進攻，而努力潔身自守似的。他走到檯梯下的一張桌子旁邊，一手把草帽摘下，一面回頭向

那給他獻殷勤的店主人點頭。

店中已經籠罩上一層傍晚的陰影了，油膩的氣息在這陰影中蠢動。

子卿把草帽丟在桌上，又在陰影中低下頭去斜睨桌面，觀察是否清爽；然後，再把手裏的那件羅紡大衫放上。擡起頭來，覺得有一陣熱氣噴上頭皮，一絲絲的熱汗，便一齊從心底奔向頭頂。他在大衫的底下抽出大紙扇用力的搖動，便想在那桌旁的凳上坐下。

店主人用圍裙揩乾了油膩的兩手後，又殷勤的用圍裙揩擦條凳。

子卿的高傲之氣在額上閃耀，自滿的心情幾乎湧到喉頭；他神氣十足的張目在屋中打掠了一圈，知道他的女王沒有留在屋內。

「是隱在她的宮闈中納晚涼呢，還是被那些黨部裏的無賴青年騙出去野合呢？」他心裏想着。他想問一句「你的女兒呢？」但礙於自己的大衫與大紙扇，似乎一時不便出口。

「子卿先生是難得到小店來的，今天炒一盤餛飩下酒好嗎？」店主人的奉承搗亂了子卿的思想，於是他含糊地說：

「炒餛飩好，炒一盤餛飩。」

慣於體味人的酒意與酒味的店主人的鼻子，早已知道子卿的醉態，已不在七八分以下了。而且這一種傲然的既醉且飽的神氣，也早已提醒了善於待人接物的店主人——他覺得子卿之來，總有些奇怪。

「今晚的事倒有些尷尬呢！」店主人想到這位盛氣的少年訟師的往事，以及他平常在店門口向自己的女兒丟眼色等情形，心裏便知道了一半。「在無可如何當中，我只有盡量的殷勤敷衍吧。」他決定之後，便裝着假笑，來窺探他的心意。

「子卿先生，今天有什麼得意罷，——是縣知事，總長先生，請酒嗎？——先生已經有了三分酒意呢。」

「唔！」子卿不住搖着紙扇，不經意的回答，「你去炒餛飩去——餛飩要新鮮。」

「酒要吃什麼呢？玫瑰還是紹興？」

「玫瑰，你到同昌酒行去揭一瓶白玫瑰來，記我的帳。」

「呵！」店主人答應了出來，預先走到向着財神巷的竈口前，燒紅了竈肚裏的火，又一個人回到竈頭上清理鍋鏟。

一會兒，他又興忽忽的跑到店外，向着土地橋那邊跑去。

在平時，他出門的時候，一定重重的叫一聲：「梅英，你下來看一看店，我出去就來。」但是今天，卻沒有，便一逕出去了。這原因不難推測：倘不是太信託子卿，便是太不信託子卿了。

暫時間，店中只有靜寂陪伴着子卿的孤坐。傍晚的暗紗雖然漸漸的籠罩下來，但環境對於孤坐的子卿卻比他剛進來時明哲得多。在靜寂中，他隱隱的聽見一絲絲少女的

氣息他聽得這樣清楚，正如他漸漸的把四週的景物在暮色籠罩的小屋中看得清楚一樣。

「這便是她呀！雖然是已經有了幾次偷香的經驗的子卿，但心頭的跳躍還是不能按住。」在樓上罷！在樓上罷！他猜測着，心頭搖曳的便想提起脚步上去。他輕輕的繞過樓梯前面，正想回轉身來，踏上樓梯的第一級時，店主人已經氣噓噓的，手裏拿着一瓶未啓封的玫瑰酒跑回來了。

子卿看見店主人這樣忽忽的跑回來，好像有意提防他的出軌的行爲似的，那隻已經提到樓梯第一級邊的脚步，不禁動彈得連兩頰都起了共鳴，嚦嚦的說不出話。

「阿興，你跑得這樣急；後面有什麼人趕來嗎？」

「唔唔！」店主人見子卿立在樓梯腳邊，露出這樣驚慌的情形，便含糊着回答：「唔唔，我怕墮肚裏的火燒得太紅了呢。」

子卿跟着阿興，重又走入店堂中。

阿興從外面進來，覺得店中太黑暗，——而且在黑暗中滿儲着熱悶，——便走到房子的後面，開了一扇小門。那扇門是向東的，當阿興把牠呀然開開之後，一陣涼風便與一道光亮一齊透了進來。

「子卿先生，」阿興在擦那門邊的桌與凳。一面向子卿招呼，「請到這裏來，——這裏有些風，又明亮些。」

子卿移了坐位之後，阿興仍舊走到竈頭邊來做工作。

「今天的天氣還是熱得很呢，子卿先生。」阿興爲要敷衍子卿，雖然遠遠的在竈邊做工作，也要大着喉嚨和他說話：「是早已交了秋了喲，還像六月裏一樣，一些涼意也沒有。」

子卿搖着大紙扇，沒有回答。他的一雙耳朵彷彿在一點一點的伸長，直伸到樓上；他

在靜靜的探聽樓上的女王舉止。他的心已經在上下的打算盤，盤算着怎樣可以用美妙的言詞與和善的手腕進攻。他聽見阿興用氣候來和他敷衍，忽然也悟到一種可以敷衍的題目。

「阿興哥，你的老婆是沒有了罷，這樣一個人，老境是很淒涼的。」

「淒涼，哈——淒涼倒沒有什麼淒涼，橫豎我的年紀也到了『門』了。」

「應該找一個女人來溫溫腳才是囉！」

「子卿先生，你同我說起笑話來了——保得定還有幾年的壽命，這樣的亂世，我的年壯的兒子還不知是死是活呢！——我是在棺材岸翻筋斗的人了，還說到這些嗎？」

「你還壯健得很呢，看你這樣滿身肥胖……」

「……而且我眼前還有一個女兒暫時可以慰慰寂寞。」

文章已入到題目了，子卿的精神更振作了許多。他一想到「餛飩小妹」，心房便跳

動得非常厲害，此行的目的，全在她的身上。

「阿興哥，」子卿的酒意有些撥動了。「是餛飩小妹嗎？」

餛飩小妹是梅英的似譽似諷的綽號。梅英也曾入過兩年半新不舊的女學校，態度與裝束也與她所入的學校相稱；這在小城鎮中已經是很出類拔萃的新人物了。人們因為她是餛飩店的女兒就給她起了這個雅號。這餛飩兩個字，雖然是無關輕重的說笑，但在阿興的耳中聽來，卻是生刺的，有辣味的。

「子卿先生，不要說笑呢。」

「還有什麼笑話，聽說她的餛飩做得特別的好，而且有名，我所以來的。」

「他們有一批無賴要這樣在外面造謠，我也沒有法子——子卿先生，你也同他們一樣的捉弄我嗎？」

「真的，我要吃她親手做成的餛飩；不然，我便不希罕。」

那時阿興正用一隻木盤盛着餛飩，要放到鑊裏去。子卿一直趕到竈邊，一面是帶笑，一面半真半假的酒興十足的威嚇，阻止他把餛飩放入鑊裏。

「這個我不要，你陳了多日的東西要賣給我，當我是『土老』嗎？告訴你，阿興，要認得我子卿！」

這是所謂「差人面，時時變」的當紳士兼訟師的子卿的慣技，也是開了幾十年的小餛飩店經歷的世事。正如他肥胖的肚皮一樣飽滿的阿興看多了的歪坯伎倆。阿興因爲在社會經歷了幾十年的艱辛，他的少年時代的英鋒，已經如溪澗裏的岩石一樣，磨成了滾圓，——正如他的滿身脂肪的軀體。他領教了多少酒醉了的英雄的英鋒，他知道有了酒意的朋友是不可造次的；他更閱歷了許多紳士訟棍的事業，他知道他們是茅草山上的大王。而且阿興覺得子卿的要求也不大，自然起不出什麼大花頭。就是叫女兒下來給他做了餛飩吃了，看他還有什麼話呢。何況梅英當店中生意吃緊時一向是幫忙的，何

沉碰到這樣的主顧，也應該給他一個光亮的體面出去。於是阿興就決定遷就了。阿興僅有的細微的精神的稜角，是深深的藏在他肥胖的肉體當中，永沒有露過鋒銜的。

「這有什麼呢？」阿興露着詔笑的面孔，改變了神氣說：「子卿先生，你要新鮮的，我就給你重新做幾隻就是。只要你吩咐出來，我阿興又不是木頭人。」

「我吩咐出來嗎？你……」

「梅英，梅英！下來做餛飩！」子卿還沒有說出來，他吩咐的是什麼，阿興早已猜透了他的心，擡起頭來，向樓上叫他的女兒了。

阿興手中的一木盤餛飩就即放下，又舀了一杓水倒在鏟裏。那竈邊的峻坡一樣的樓梯，已經各當各當的從上邊嫻嫻然降下來一個女神了。

在充滿了色情狂，對於她的肉體的追慕已經沸騰到極點了的子卿的眼中看來，那下降的女神的確不是一切人世間的凡人所能比擬得上的。他用腦筋中藏着的幾個同

他有過肉的關係的女人和她比較，覺得她們都不及她……寶德嫂太胖了，但金老頭的女兒又太瘦些，——幾乎瘦得如同竹桿；英生家的燒火娘姨皮膚太黑，——雖然她有風騷的眼色與手段以及豐滿的肌肉，而他的嫡親姑母的表妹又太白些，——白得沒有精神……只有她，只有梅英，只有餛飩小妹，——眼前從天半嫋嫋下降的神女，才是他如今眼中的西施，完美無缺的唯一的情人。

子卿的心活活的在肉的陶醉中跳躍了，他想趕過去，跪在樓梯下，先向她的腳邊舐了幾舐，然後立起來抱住她的身體親吻。

梅英穿着一套稱身的花麻紗的小衫褲，袖口與褲管都是很大方的。她走下樓梯，一直便走到做餛飩的作臺旁坐下，開始做起餛飩來。

梅英走下樓梯來的時候，一看見在搖晃的大紙扇側邊忽隱忽現的輕薄的面相，已經猜到是子卿了。子卿對於她的調情，豈只是今天呢？在只知顧着店中生意的肥胖的阿

興，或者不能完全注意到店外過往來人對於他女兒所施的眼色；但在她自己的心目中，是一絲不漏的瞭解過往來人對於她所施的眼色的意義的——尤其是對於這半個月以來無日不在店外踏着大步，搖着紙扇，飄着羅紡大衫，一聲乾咳之後，便是許多輕薄的手勢與俏皮的眼色的子卿。

關於子卿的放浪的行爲，在梅英的耳中也曾有一些微微的風聲聽到了的。那是在三四個月以前的關於英生家裏燒火娘姨的糾葛。

英生是子卿的先輩紳士，但他又很看得起子卿。這是因爲子卿能够做他的手脚，使他在鄉村貧民的背上多刮一些血汗的緣故。英生和子卿很能够投合；因此子卿也時常躺在英生的烟榻上過日子，談論「敲竹槓」以及一切的猥褻瑣事。

英生家有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燒火娘姨。聽說是新喪了丈夫的寡婦，因爲爭分遺產的關係，她自己一個人冒着險到城裏來找訟師，去打官司。她到城裏去便投奔了英生。

生是四十開外的年紀了，但當烏烟抽飽了的時候，對於異性的獵求，自身的肉慾的衝動，也還不減一般的壯年男子。他因為那鄉村寡婦的俊俏的眼睛，帶有引誘性的乳峯，小腹，與臀部，以及好像終日在表示性的渴求的，兩頰上的奇特的笑渦，便起了心意，要他在他家裏執役，他可以給她努力爭遺產，打一場包贏的官司。那女子本來也不是什麼不怕火的真金（正經），何況又被這樣一位闊人看中了，她就是要反抗，她的在陰間護佑她爭遺產的丈夫也要不答應的呢！——她在進他家執役的第一夜，就被他收用了。

但是年紀比英生還要輕一半，而性慾卻比他增幾倍的子卿，他那裏能夠看在眼里，擦在手裏，而讓她從手指縫中漏出去的呢？而且正因為子卿年紀輕，調情的手段也就比他的先輩新式而且進步，也正因為他年紀輕，引起對方的傾心也就來得容易。

子卿終於從英生的手中把燒火娘姨奪過來了。

那日，燒火娘姨託言回到鄉下去，子卿就設法把她藏在他乾兒子的母親的房間裏。

他乾兒子的母親就是三十多歲了的寶德嫂，是子卿過時的情人。那天早晨，子卿送給寶德嫂幾隻老羊，她就眉花眼笑起來，答應他保守秘密，代他保存那燒火娘姨——到了晚上，又情願將自己的床鋪讓出，玉成了他們倆的好事。

那日晚上，子卿在寶德嫂家裏置辦了許多酒肉，從他的目的人燒火娘姨起，一直到寶德嫂一家的大小兒女止，都吃得個既醉且飽。當夜，子卿與燒火娘姨就乘着酒興濃厚時，游泳入合歡的被窩中，一直抱着頭沉醉到第二日的半晝前，還不肯分飛。

可憐寶德嫂一家的大小兒女，昨晚因為蒙了義父的恩賜，醉飽了一頓酒肉，今晨卻也因為這位放浪不羈的義父的恩賜而餓了一個朝晨。原來寶德嫂家的米罐是藏在子卿所隱居的房前裏的，而子卿到了太陽已經從窗上退到地下的時候，還是不肯起來開門。不知寶德嫂因為今昔的醋酸呢，還是忘了昨夜的醉飽而感到空虛——她跑去請了一向要睡到太陽六丈高方肯起來的烟鬼英生來，請求開門。

這樣一來，寶德嫂幾乎在無意中挑撥起了英生的酸焰，他與子卿幾乎鬧成一齣悲慘的喜劇。

於是這一段關於這位風流放浪，少年英俊的紳士訟師的浪漫史就傳遍了這小城鎮，同時也傳到了梅英的耳中。

雖然讀了一些書，進過二三年學堂的梅英的知識，在實質上還是幼稚得非凡的。但社會上幾千年傳下來的傳統思想與貞操觀念，以及從戲臺上得來的一些崇拜小生的概念，卻在她心中佔據得很牢固的。

她近來也會迎合着社會的新潮流，時常在外面來往；但她還沒有理想上的固定目標的良人。她因為生理的關係，似乎漸漸的知道有異性的存在與需要，但對於近半月來日日向她丟眼色的子卿，有了風流才子的故事，子卿卻不感到興趣。

那時子卿睜着得意的猙笑的眼立在梅英的前面癡看。梅英是坐在她父親的旁邊。

她父親搓着餛飩皮，她便一隻一隻的給牠包裹起來。

一時空氣非常沉悶，室內幾乎黑暗得沒有人影。梅英就起來點起了油燈。

在各人的心中，迴繞着各種不同的心情。子卿是想着想着，想着他如何可以下手；他推想阿興的思想，又推想梅英的思想；他希望他們是明白人，明白了他的來意，成全了他的欲求。他更神經過敏的預測到反面，他想他們如拒絕了他，他們將逃不了他的辣手。

在肥胖到沒有稜角，只知營利的阿興的心中，他自然是不敢想到這些事的；他雖然知道子卿之來，目的完全在他女兒身上，但總好像想起這種事是不應該的。他的沒有鮮明的稜角的思想，正如他的肥胖而多脂肪的肉體一樣；他是含混的，幾乎平板到沒有的隨便的思想着。

至於有了舊的遺傳，而又染上一些皮毛的新的洗禮的梅英呢，她卻在推想小丑演的鼻梁抹着白粉的公子大爺與小生演的落難書生的區別，以及他們對於小姐們調情

的措施；她又推想眼前的子卿的屬於那一類。她也贊成現代文化的「自由」，但她覺得子卿不是她的自由的對象。她在初次的一個男子對她有野心的時候，是有幾種不定的心神在或左或右的。她對於向她用情的男子似乎只有傾慕，但對於這一位有了風流史的子卿卻又是厭惡。

各人的心中似乎都說不出什麼話。時間在他們各各不同的心情中過去，像是悠久，又像是迅速。

「前日黨部的幾個人捉去了，如今怎麼樣呢？子卿先生。」阿興在沉默中想出一件轟動全城鎮的新聞來問。

黨部二字刺激着子卿的腦筋所引起的反應，是一種仇恨的厭惡與勝利後的自得。黨部裏人們所做的事情與所喊的口號，在子卿的心中總覺得是辣辣的，怪討人厭。而且在以前幾時，黨部裏的人還沒有失勢的時候，也曾有幾次被子卿看見，梅英的確在黨部

裏出入。如今黨部裏這一批搗亂的小孩子已經被他們勾結了「清正」的縣官逮捕了。這小城鎮中的天下，又是英生與子卿等一批紳士訟師們的天下了。在這個時候，子卿對於黨部的議論自然要大發而特發：這一面可以自己吹牛，另一面便可以在阿興與梅英的耳中引起題外的作用。

「那批人嗎，只有送命。他們年紀這樣輕，口口聲聲喊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官也可以打倒，紳士也可以打倒，父母可以不認，老婆也可以拿出來「共」……這真是無法無天的，連王法國法都沒有了……」

「是的，他們喊得實在刺耳，也難怪英生先生們要恨。」阿興回答着，便立了起來。他的說話，完全是敷衍。他把新做好的餛飩拿到竈上，又吩咐梅英到竈口去看看火勢。

「真是胡鬧，這一批小孩子乳頭還剛纔放下，真是乳臭未乾，卻敢來觸犯我們！」子卿也隨便的說着。

「玫瑰酒的瓶塞，把牠開掉罷。」阿興喊。

「唔，」子卿曼聲的回答，他想起黨部裏青年們所喊的劣紳的劣字來，心裏覺得又恨又慚。一聽到玫瑰酒，他便要先嘗爲快了。「你先把玫瑰斟一杯給我。」

玫瑰是梅英給他捧過來的，他差不多第一口便喝了半杯；接着，炒餛飩也送過來了。夜已經臨到大地，店外的路上全是黑暗，店內點上了三盞油燈。阿興與梅英便料理他們自己的夜飯。

子卿一面喝酒，一面用媚眼在向梅英瞭。

「你們的夜飯吃什麼呢？」子卿向他們問：「梅英妹，你來吃一點餛飩罷，想來肚皮餓了。」他夾起一隻餛飩在指點。

梅英沒有回答，她聽子卿在叫她怪刺耳的妹妹，心頭突突跳動。子卿把梅英妹三字大呼得顫抖而低微了。

「來喝一點酒，不要客氣，我們和自家人一樣。」子卿又催促她。「阿興哥也來，來喝一點酒，酒有得多呢。」子卿放下了箸，改用側面進攻法，先跑去拖阿興。

雖然是心靈還有些機警的阿興，對於子卿降格的招呼與芬芳的玫瑰的香味；也覺得子卿的盛情是不可拒絕了的；於是他首先被子卿拖去入席了。

在子卿拖阿興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叫梅英來侑酒以及任他調戲，纔是真正的目的。阿興既入了席，還能放過梅英嗎？終於梅英也被子卿與她父親的催促，把自己家裏的飯菜，一同搬到子卿的桌子上共同就食起來了。

子卿一見梅英入席之後，第一便給她斟滿了一杯酒，恭恭敬敬的送到她的唇邊，她惶悚的把牠接了，卻仍舊放在桌上。

「我們如一家人一樣，頂好我們聯一點親眷。」子卿說。

「那是不敢當的，天上的龍那能同黃鱔做親戚……」阿興答。

「你是幾歲了，阿興哥。」

「五十四。」

「我爸爸倘使還在是六十歲了，你差不多是父輩。」

「不要取笑呢，我們是賤人。」

「梅英妹是十九罷？」子卿回頭問梅英。她沒有回答，阿興卻代她點頭。

「我是猜得到的，她比我小六歲，正是『六合』呢。」

阿興覺得回答不來，他們又沉默了多時。

子卿於是盡量的把酒來灌，面孔已經灌得緋紅了。但他還吩咐阿興到同昌酒行去再拿一瓶酒。

「我想不要再拿了罷，子卿先生，明天還可以吃的。」阿興說。

「明天的酒且到明天吃……你不替我去拿嗎？我吃我自己的酒……」子卿完全

是醉了。他放出一向慣用的壞紳士的眼色與聲勢把剛纔的柔和的情感丟掉。肥胖而無稜角的阿興便機警的帖伏下去，立起身來答應他到同昌酒行去拿玫瑰酒。

梅英心中所感到她父親走去後的情景，完全與剛纔的情調不同了。子卿格外乘着酒意嘻皮笑臉起來。他預先用醉眼斜睨梅英，他在桌下用腳踢她的腳。他在桌面上伸手過來把她的手抓住，她觸了電般一震動，連忙縮了回來。她此時起了一種完全的仇恨與厭惡的心情，她認他是猛獸般兇惡的暴徒。

「梅英，你讓我親一個嘴好嗎？」他踉蹌的立起，幾乎把凳子拖倒，如大鷹一般，張開兩手，骨碌着眼睛撲了過來。在沒奈何中，梅英只好後退。

「心肝，我愛你呢。你怕羞什麼呢？」他又兩腳輕浮的，好像已經立在水中，那水是漲到他胸口了，把他的身體擡了起來一樣的輕浮，神遊一般追過她的身邊。

「你的父親是答應了，而且現在又是『自由』……」他忽然想到另一件事情，急

遞的在小衫袋內摸皮夾。他把皮夾中的三元大洋取出，轟然的在桌上一拍，「啊！這個我先送給你。」

梅英是無地可以容身了，她在忽遽中從他的手下滑過，一直逃上了樓。在這個時候，子卿自然不肯放鬆的了，他豈願讓一塊又香又美的臘肉骨頭從口邊滑過嗎？他也奮勇的趕上了樓。

他是這樣的沉醉，他的舉止已經不聽腦筋的指揮，他在樓梯上走，自己覺得身體如同騰雲。

樓上完全黑暗，他不能辨認靈敏的梅英究竟隱匿在黑暗中的何處；但他的興奮了的腦筋已不讓他立定脚跟，暫時先思索與觀察，他只是向前亂衝直撞；他在黑暗中，不知撞着了什麼，忽然頭皮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眼前飛出許多星火；他終於砰然的倒在樓板上。

阿興手裏拿着一瓶玫瑰酒，在土地橋旁邊的轉角處，便聽見家裏的一聲崩山倒海似的聲音，心裏一跳，滿身是一陣熱汗，不曉得出了什麼亂子。急忙加緊脚步，跑到門口。店中只有幾盞煤油燈吐着紅焰，在靜寂中搖擺，連一個鬼都沒有。子卿與梅英不知隱到什麼地方去了。在躊躇籌思中，剛纔開着讓子卿納涼的後門那邊忽然吹來一陣陰風，頓時室內的燈火變了光彩，火焰如豆，呈暗綠色。阿興剛纔跑得發熱的身體，觸着這陣陰風，立時周身豎起汗毛。

不祥的陰慘而怕人的環境，自然會引起相當的反應；阿興在這一情形之下，幾乎手足無措，疑心店內出了鬼魅。

等了許久之後，好像覺得樓上有一些響，他的過敏的神經，好像告訴了他，眼前發生的事實，一定是子卿乘着酒興，與梅英隱在樓上幹那猥褻的行爲。這真使他老人家爲難了，他將如何處置這件事情呢？點着明亮的油燈上去成全他們的事嗎？於良心上似乎交

代不過，到街上去喊了人來，破壞了他們嗎，却又怕着子卿的威勢……這真教他左右做人難呢！

他一時思想昏亂，忽然恨起子卿的大膽與魯莽來，竟敢仗着威勢來破壞他女兒寶貴的處女的童貞；忽然又埋怨起梅英的無恥來，她染上自由的惡習，見到什麼人就可以委身。他想起他已死的女人，倘使她還在，總不至於讓女兒這樣輕薄吧！他想起他的兒子，倘使他在家，總不肯讓子卿這樣目中無人吧！他又想起自己的灰色的生活，在這樣的時勢，一切惡的勢力，不良的現象，壞極的人物當權的時勢中，決不能有什麼好的滋味的。他究咀自身何以不早些死去。

在這一剎那間，他把埋葬在肥胖的肉體中的幾乎生了鏽失了鋒芒的靈魂，重新透露出來。

但這只是一時的，他立刻又被肥胖的肉體把那稍露稜角的靈魂包住了。他據以往

的經驗爲準繩，只好抱着「家醜不可外揚」的主旨，「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遺訓，與「生米已經煮成熟飯」的格言，含含糊糊的假裝不知不覺，聽他自生自滅了。

他籌想了多時，自己以爲只有如此，纔可以應付如此的局面；却不料樓板上躑着的子卿，已經漸漸的清醒轉來，在沉醉的叫喊了。

「你要打死我嗎？好，你不要看錯了人……親一個嘴都不肯嗎？怪賤的賤貨，擡舉你都不曉得……要打死我，我是不肯放鬆的……」

阿興聽見子卿在樓上無秩序的喊，只得跑上樓去。在樓梯中，他忽然想到自己沒有拿燈，又轉下來拿上一盞手照燈。

在燈光之下，樓上現着一種奇怪的雜亂的景象，一個盛布屑的竹箕與幾隻小箱子都已倒翻在樓板上；子卿便錯雜在這些東西中間。他還不能自己爬起來，於是阿興上前去扶他。

阿興難受。

子卿在醉眼模糊中，老羞成怒的無條理的狂罵：

「你不要看錯了人，做了老烏龜還要學『蟹走』，明天且給你見個分明……狗生的，不識擡舉的婊子，你這種狗拖了的賤貨我也不歡喜……」

稱起重量來雖有一百幾十斤天秤的阿興，氣力却是很單薄的。他用盡了所有的力氣在搖石柱一般的拖不起子卿。

後來，子卿覺得身體搖得奇怪，張開眯矇的醉眼看看，纔瞥見阿興。他掙着坐了起來，怒目舞爪的對阿興宣言：

「阿興，當心些；我是一定要得到梅英的！」阿興到此時還是莫明其妙。他注意到梅英了，但他不知梅英在那裏。

子卿忽然把喉際所有的酒菜都送了出來，連肚到底的嘔。一時臭味充滿樓面，刺激得子卿的腦筋清醒不少。

子卿忽然把阿興的肩膀抓住，說他調擺他，圈套做得好，明日要請他吃官司。肥胖而機警的阿興，好像有什麼人傳授與他的，一時計上心頭，知道他酒醉得沒有力氣了，忽然用柔和的語調去與他斟酌，說情願叫梅英伴他一夜，先請他睡在她的床上。

那時阿興已經看見躲在門後的梅英了，他向梅英示意，吩咐她暫時避到樓下去。

「子卿先生，這一定是我的女兒的，不是，她得罪你……」

「連親一個嘴都要逃……」

「那賤貨真不識蠶舉，有眼不識泰山……」

「哈哈！我子卿看中你，就是你的福分呢！他的心已經有些轉變了。」

「不過，子卿先生，請你先睡在她的床上等一等，我就吩咐他來侍候你。」

於是子卿睡上她的床上。床上的被褥，雖然不十分珍貴，但一種柔和的情調與處女的香味，卻使他綿貼的貼伏着。

阿興出去了，他把樓門向外關上；於是戰戰兢兢的偷下樓梯，隱在樓下靜聽。等了一歇，纔走了出去。

子卿在樓上的床上輾轉反側着，柔聲的頻呼「梅英，」「梅英。」他在床上期待着，期待着，期待到用脚跟擊着床板呼梅英，期待到憤怒起來用拳頭猛擊板壁呼梅英。一直期待到他的夫人來了，他才被他夫人帶來的幾個人，七手八脚的扶了去。

原來阿興與梅英等已經跑去告訴了子卿的夫人，說他在他們的店中吃醉了玫瑰酒，暫時躺在她的床上了。於是這一晚的風波，各人感受到的奇怪的印像，都在驚悸之後平靜的過去了。

